

美国研究

季刊

1991年第3期

AMERICAN STUDIES

第5卷

9月5日出版

二十世纪美国与亚太地区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孤立主义与美国对亚洲的干涉
九十年代的太平洋亚洲地区与美国
二十世纪美国在东亚的战略优先选择
冷战后美国与东南亚的力量平衡
中国和美国的环境问题及其国际合作
美国在香港制造业投资的发展状况及趋势
海明威与中国当代创作
《黑奴吁天录》——第一部译成中文的美国小说
美国现代派传教士教育家的形成与中国教会学校的改革

赵梅(4)
张也白(14)
卢林(22)
蔡佳禾(26)
徐昕(34)
茅于軾(42)
孙海顺(48)
董衡巽(53)
陶洁(57)
史静寰(64)

本期责任编辑：赵梅

编辑出版

中华美国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照排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印刷装订

北京仰山印刷厂

发行、订阅处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刊号

ISSN1002-8986/CN11-1170 / C@

国外代号

Q1122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 399 信箱

定价：

国内版 3.00 元

国际版 3.00 美元 (邮费在外)

AMERICAN STUDIES

Autumn 1991

Vol. 5, No. 3

CONTENT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N THE 20TH CENTURY" : A SUMMARY

Zhao Mei (4)

The conference, probed into issues concern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sia-Pacific region which were viewed from scholarly perspectives. The agenda included: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Relations (Contemporary),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Relations (Historical), Economic Relations, Cultural Relations and Educational Relations.

ISOLATIONISM AND U. S. INTERVENTION IN ASIA

Zhang Yebai (14)

Historically, isolationism was directed at Europe, while U. S. intervention long prevailed in Asia. Neo-isolationism during the Vietnam War resulted in U. S. retraction in Asia and the rise of interventionism in the 1980s caused U. S. return to Asia. America will seek a new balance between the two "isms" and continue to get involved in Asian affairs.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90s

Lu Lin (22)

Problems in the region are complicated, mostly independent of one another and by and large irrelevant to U. S.-Soviet confrontation. Asia-Pacific nations lack common economic interests and political cohesive force. Hence the necessity of American involvement. The U. S. role in the region will be limited to one of a balancer rather than a leader.

AMERICA'S STRATEGIC PRIORITIES IN EAST ASIA IN THE 20TH CENTURY

Cai Jiahe (26)

The United States rearranged its strategic priorities in East Asia several times in this century. China was positioned below Japan and Southeast Asia except during the Pacific War. The Eurocentric policy and ideological considerations di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rearrangements. The lack of a long-term strategic plan and overemphasizing security and ideology may impair U. S. interests in East Asia.

AMERICA AND THE POST-COLD-WAR BALANCE OF POWER IN SOUTHEAST ASIA

Xu Xin (34)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the Soviet Union and Japan are the most influential countries in the regional balance of power, but the role of the ASEAN should not be neglected either. These forces have constraining effect on each other. The United States will continue to be a major player in Southeast Asia, though it is retracting from the region.

CHINESE AND U. S.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ao Yushi (42)

Comparing the factors affecting pollution in the U. S. and China, one can see that serious problems exist in both nations. While damages to environment are due to poverty and excessive exploit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China, they are caused by affluence in America. In resolving environmental issues through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conomic measures may be effective, but the force of ethics is more important.

U. S. INVESTMENTS IN HONG KONG: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Sun Haishun (48)

U.S. investments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of Hong Kong are characterized by large scale, stress on high-tech and fixed capitals, and priority of exclusive investment. Such investments will continue to grow in the next few years, but the rate of increase may decline.

ERNEST HEMINGWAY AND CHINESE CONTEMPORARY WRITING

KDong Hengxun (53)

Hemingway's influence on Chinese contemporary writing can be found in some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His works provide for Chinese writers references for the art of story-telling which includes new perspective, new narrative style and skill. Once mastered by Chinese writers, these techniques will be integrated into Chinese traditional narrative art.

UNCLE TOM'S CABIN IN CHINA

Tao Jie (57)

Uncle Tom's Cabin was the first American novel translated into classical Chinese in 1901. In 1961 it was adapted into a play in China, but the plot wa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original due to the "leftist" ideological impact. The novel was retranslated into spoken language in 1981 and then Chinese scholars began to analyse its structure, characterization, etc.

U. S. MODERNIST MISSIONARIES AND REFORM OF CHINESE MISSIONARY SCHOOLS

Shi Jinghuan (64)

American modernist missionary educators in China formed their initial ideas in the 1890s and 1910s, but not until 1920 did they play any sensible role. They undertook reform in teaching and curriculum in missionary schools to meet Chinese social requirements. However, despite all their efforts, they could

not resolve the contradiction with the Chinese society.

AMERICAN STUDIES, a quarterly, is published jointly by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American Studies, and the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he content of the articles in this journal should not be construed as reflecting the views either of the Association or the Institute.

二十世纪美国与亚太地区 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赵 梅

1991年5月23—25日,中华美国学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在北京联合举办了“20世纪美国与亚太地区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的主题是从学术角度探讨20世纪美国与亚太地区关系的有关问题。

参加会议的中外学者共146人,其中中国代表94人,外方代表52人,分别来自美国、中国、日本、苏联、蒙古、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度、巴基斯坦、新西兰、加拿大、台湾、香港等16个国家和地区。代表中绝大多数是研究美国问题的著名专家学者,其中包括原美国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所所长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原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主席、现威尔逊中心亚洲部主任布洛克(Marry Bullock),现任美国人文学会理事会主席斯坦利·卡茨(Stanley N. Katz),苏联科学院美加研究所副所长鲍罗柯夫斯基(Anatoly A. Porokhovskiy),马来西亚陆军学院院长穆斯林·阿伊博(M. Ayob)等。

此次会议收到论文共94篇,其中中方50篇,外方44篇,内容涉及外交战略、经济、文化及教育等方面。本期《美国研究》特从每一方面择出论文一至二篇,以使读者对会议能有一个概略的了解。

会议根据论文的不同内容,分成外交和战略关系(现实)、外交和战略关系(历史)、经济关系、文化与交流、教育与科技5个专题组进行讨论。下面介绍各专题组部分文章的特点及讨论情况。

一、外交和战略关系(现实)

该组提交的论文共21篇,其中中方10篇,外方11篇,讨论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 美国与亚太地区的战略关系

有关论文共7篇,它们包括:马来西亚学者穆尼斯·佩兰(Munis Paran)的《美国在亚太地区未来的作用》、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卢林的《90年代太平洋亚洲地区的美国》、泰国学者威韦特·芒凯迪(Wiwat Mungkandi)的《20世纪美国在亚太地区:历史的与现状的分析》、苏联美加关系研究所鲍里斯·舒缅耶夫(Boris G. Shumeev)的《美

国与70年代亚太地区的战略问题》、马来西亚学者穆斯林·阿伊博的《90年代亚太地区的战略前景》、新加坡学者廖建裕(Leo Suryadinata)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对当代美国战略政策的反应》、北京国际战略学会萨本望的《海湾战争对美国全球战略和军事战略的影响》。

亚太地区国家众多,各自的经历不同。这一地区的人民为建设自己的国家付出了艰苦的努力。讨论中,与会者认为,美国应当更多地关心这些国家的要求、尊重它们的文化传统及价值观念。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由于苏联国内遇到的困难,美国在该地区事务中将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海湾战争是在西方“冷战”趋于结束时第一场具有全球影响的热战。这场战争对美国在新形势下进行全球战略和军事战略调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这种调整体现在:由重点对付苏联的全球挑战转而应付重大的地区性冲突,由以欧洲作为防务重心转向更多地考虑第三世界国家的事务。美苏冷战的结束对亚太地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利于亚太地区缓和与发展国家之间关系,同时又给某些问题的最终解决带来了契机,如柬埔寨问题和朝鲜半岛等悬而未决的问题。有些学者指出,冷战后亚太地区形势发展对本地区安全与稳定既有有利的方面,也有不利的方面。一些学者还强调亚洲的情况与欧洲不同,认为亚洲冷战格局的最终结束还需要一个过程。对于亚太地区在美国战略上的重要性问题与会者意见不一。部分学者认为亚太地区在战略上将对美国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持异议的学者认为对美国来讲欧洲比亚太地区更重要。

2. 美国与亚太地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关系

这部分论文涉及面较广,分别论及美日关系、美中关系、美苏在太平洋的地位、美国与东南亚、南亚以及与南太平洋关系等。

关于美日关系,日本所刘世龙认为尽管美日关系中充满了冲突与矛盾,但美国对日政策的主线仍是加强与日本的合作。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潘锐的《80年代美国对苏政策及其对亚太地区的影响》一文将80年代美苏关系划分为三个阶段:1979—1985年为对抗时期,1985—1989年为对话时期,1989年至今为合作时期。他认为今天美苏在国际问题上的合作将会导致一些地区争端尽早解决。

有关中美关系的文章共有3篇:国防大学顾德欣的《影响当代中美关系的三因素》、外交学院苏格的《三权分立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新加坡学者李励图(Lee Lai To)的《中美关系对亚太地区的影响》。他们认为,过去10年来美中关系的重要基础——抗衡苏联的战略关系已经不存在了,而且由于1989年的“6·4事件”,给美中关系带来了新的困难。今后美中关系如何发展,将对亚太地区的稳定产生重要的影响。

美国与南亚的关系是会上讨论较为热烈的问题。有关论文是:印度奥斯马尼亚(Osmania)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格兰·约翰逊(Glen Johnson)的《美国与南亚的关系》、巴基斯坦学者阿兹米(M. Raziullah Azmi)的《冲突与合作:美国与巴基斯坦》。格兰·约翰逊认为,虽然冷战结束了,美苏在南亚的势力角逐有所减弱,但该地区的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阿兹米认为,美巴关系中矛盾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存在核武器、人权以及民主等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美国对巴基斯坦缺乏足够的理解与关注,在美国人眼中巴基斯坦没有印度重要。

涉及美澳关系的文章是外交学院宫少朋的《澳美安全合作的纠葛及其前景》。新西兰学者塔库尔(Ramesh Thakur)在《美国与南太平洋、新西兰的反核情绪》一文中认为,反核情绪是美国与新西兰及南太平洋地区国家关系的症结。

3. 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

20世纪以及未来时间里,意识形态在美国对外政策特别是对亚洲政策中所起的作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孤立主义与干涉主义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是受到与会者关注的、也是讨论的热点。关于这方面的论文共4篇:台湾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所长李本京(Thomas B. Lee)的《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反映:对东亚的历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张也白的《孤立主义与美国对亚洲的干涉》、美国所霍世亮的《美国理想主义与东亚》、北京师范大学张宏毅的《意识形态与中美两国的和平共处》。这些论文就理想主义、孤立主义、意识形态等概念的含义及其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李本京教授认为,二战期间,以罗斯福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采取灵活的外交政策,对有着不同信仰的苏联及中国共产党采取联合政策,以期在战争中得到他们的合作与支持。这一时期,意识形态因素在外交政策中居次要地位。张也白认为,孤立主义在美国对外关系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美国20世纪外交史就是孤立主义同干涉主义两种对立传统的斗争史。历史上孤立主义是针对欧洲而言的,在亚洲和拉丁美洲,孤立和不干涉从未成为事实。今后美国的政策将是在孤立主义和干涉主义之间寻求新的平衡。美国的注意力终将回到亚洲来,美国将继续积极卷入亚洲事务。张宏毅认为,中美两国由于社会制度不同,历史发展迥异,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极大差别,但这并不妨碍中美两国人民互相学习、求同存异、友好相处。

与会者一致认为,意识形态因素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尤其对美国的亚洲政策的影响不可低估。美国外交政策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产物。然而,不同历史时期侧重面不一样。意识形态因素时而上升时而淡化。讨论中对意识形态和理想主义的含义存在不同看法。部分学者认为,难以划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国际事务与本国内政的界限。

二、外交和战略关系(历史)

这一专题组收到论文共20篇,其中中方12篇,外方10篇。这些论文可分为中美关系、美日关系、美国与亚太关系中的其他问题三组。

1. 中美关系

有关论文共9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章百家的《抗日战争前期中共对美政策的起源与确立》、美国所牛军的《1946——历史转折年代的美国、苏联、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近代史所杨奎松的《论40年代中共与苏美关系及其政策的演变》、留美学者陈兼的《中国的革命外交与美国的遏制战略(1949—1959)》、美国学者沙勒(Michael Schaller)的《变化中的美国对中国、日本及东南亚的战略观和政治观(1945—1953)》、日本学者石井修(Osamu Ishii)的《对华贸易禁运与50年代美国的盟国政治》、加拿大学者普鲁森(Ronald W. Pruessen)的《美国对亚洲的宏伟设想:美国的雄心及其对对华政策的影响(艾森豪威尔时期)》、南京大学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中心任东来的《美国、中国与1955年万隆会议》、美国学者魏斐德的《美国警察顾问与国民政府的秘密警察(1930—1937)》。

中国共产党的对美政策尤其引起大家的兴趣。章百家的文章把1936年到1941年底的中共对美政策分作三个阶段叙述。第一阶段,1936至1939年中。中共开始逐步将美国看成是反对日本侵略的国家,并多次提出要与美国结成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第二阶段,1939年中至1940年底,国际国内局势使中共改变了前一时期的估计,不再把美国看作有利于中国抗战、有利于中国团结的因素;第三阶段,皖南事变后中共又回到了原先的估计,美国在中共的国际统一战线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牛军的文章认为,战后中国全面内战的爆发是美苏国共三方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大战结束以来,三国四方都在调整自己的政策,到1946年,这种调整完成了,三国四方基本廓清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即美苏互相遏制,国民党一边倒向美国,中共则走上了与美国对抗的道路。杨奎松在论文中指出,在40年代,中共对苏和对美政策经历了两个相反的发展过程:对苏是亲近——疏远——亲近,对美是疏远——亲近——敌对。他分析影响中共决策的原因说,意识形态是中共决策中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当切身利益与意识形态发生矛盾时,切身利益的考虑就占了上风。这三篇文章从中共决策的角度探讨了美苏共或美苏国共的关系,这正是以往中美关系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与会者希望随着更多中国档案资料(国共双方)的公开出版,中

美关系的研究将会深入发展。

陈兼的文章指出,中共与美国在有关“承认”新中国问题上的对抗,是它们之间业已存在的基本矛盾的反映。他不同意一些中国学者比较强调美国对华政策影响中共决策的看法,着重分析了中共领导人对国际形势、中国在其中的地位、中国的经济复兴等问题的看法,认为中美对抗是不可避免的。他的发言引起与会者的热烈反响。不少中国学者指出,当时影响中美关系的有许多因素,但一个最基本的历史事实是,美国在战后干涉中国内政,卷入中国内战,实行扶蒋反共政策,并且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坚持敌视中共的立场,离开这个基本事实去孤立地分析别的因素,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

沙勒在文章中指出,美国1950年6月规定的方针(遏制中国和东南亚的共产主义、发展日本与东南亚的贸易)影响了美国干涉朝鲜战争的决定,及当时和以后对华、对日、对东南亚以及对台的政策,在1953年朝鲜停战以后美国仍然固执坚持与中国对抗,并且站在了印支战争的门槛上。石井修的论文认为,50年代美国对日本的政策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美国希望日本在经济上能够自立,以减轻负担,另一方面,美国却要日本对中国实行贸易禁运,这种禁运比欧洲国家在对华贸易中的禁运更为严厉。这就在美日之间引起了严重的矛盾。加拿大学者普鲁森的论文指出,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决策者把新中国看作是在亚洲比苏联更大的威胁,是“过去和今后可能的对朝鲜和印度支那进行侵略的源泉”。任东来的论文指出,美国对万隆会议的种种考虑的反应都是围绕着如何反华反共展开。它先希望会议开不成,继而企图把会议引向于它有利的方向。结果证明,美国对会议的两个基本估计——中国将采取咄咄逼人的立场控制大会和利用大会为解放台湾开绿灯——是完全错误的。这四篇文章把美国对华政策与美国对亚洲其他国家的关系结合起来考察,受到与会者的欢迎。学者们在讨论中指出,为了让日本实施对华贸易禁运,美国竭力鼓励日本发展对东南亚的贸易,以取代日华贸易。这一时期中国在美国的亚洲政策中之所以占有重要地位,就因为美国决策者把新中国当作“遏制”政策在亚洲的主要目标。而实际上,“遏制”中国的扩张恰恰是美国自己进行扩张的借口。与会者还就两次台海危机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魏斐德的文章实际上是中国历届政府(从清末开始到30年代)任用外国顾问建立和发展中国警察制度的简史。他指出,美国对国民政府秘密警察的培训早在日军偷袭珍珠港前10年已经开始。这项研究显然在如何认识美国与国民政府的关系方面提出了新的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结束关于中美关系的讨论时,魏斐德代表与会的外国学者表示,希望中国能进一步开放历史档案,并强调指出,目前中国学者所引用的资料由于无法被证实,其真实性在美国学者看来也就成为问题了。

2. 美日关系

有关论文共4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陶文钊的《20世纪头20年美日在东亚的竞争》,美国所杨达洲的《本世纪的美日关系:竞争——结盟——新的竞争》,日本学者松田武(Takeshi Matsuda)的《新银行团与两次大战之间的日美关系》,五十岚武士(Takeshi Igarashi)的《美日关系中的历史循环——一个日本人的观点》。

陶文钊的文章指出,美国自从占领菲律宾后,维护对菲律宾的统治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最大利益,因此它不得不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对日本作出暂时的让步,并为此与日本达成三个协定。这并不是说,美国在这一地区不想继续扩张;但它致力于巩固已有的扩张成果,要进行新的扩张已经力不从心了。在这20年中,菲律宾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扩张的牵制性因素。美国对日本的让步到华盛顿会议才打住。松田武的论文指出,成立于一次大战以后的新银行团没有对中国的发展起什么作用,它没有向中国中央政府提供贷款,却不能防止各国向地方军阀进行援助;也没有遏制日本,美国银行家之间的密切关系使日本从美国获得了巨额贷款;也没有发展美日之间的友好关系,反倒使美日争端进一步加剧,最后导致了太平洋战争。五

十岚武士提出,在1840年至今的美日关系发展进程中,存在着一种历史的循环。从1840年至1945年是第一个循环,即刺激与反应—→合作—→竞争—→敌对。第二个循环从1945年日本战败开始。自1960年起,美日关系开始进入第三阶段,即竞争时期。如果战前的循环仍是正确的,日美两国将进入敌对阶段。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如何避免这种发展。杨达洲的文章认为,本世纪美日关系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1)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至20年代,主要是结盟;(2)30年代和40年代前5年,双方矛盾激化导致战争;(3)自二战结束到60年代,美日再次结盟,并带有日本对美国的从属关系的性质;(4)70年代至今,随着日本在经济上的崛起,双方在结盟的条件下,竞争与矛盾明显加剧。

五十岚武士和杨达洲关于美日关系周期性演变的观点,引起与会者的浓厚兴趣。学者们对分期的确定、特征的概括及日美关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互相依赖的经济关系,不同的文化及价值观,种族歧视,等等——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但大家都认为,历史的经验表明,美日关系走向对亚太地区的影响至关重要,国家之间应当通过各种方式加强相互了解。

3. 美国与亚太关系中的其他问题

有关论文共7篇:香港大学的普丽茜拉·罗伯茨(Priscilla Roberts)的《20世纪美国外交中的亚洲》、印度学者苏吉特·曼辛(Surjit Mansingh)的《美国与南亚——半个世纪的矛盾心理》、南京大学时殷弘的《美国——南越关系中的政权改良问题》、北京大学徐昕的《冷战后美国与东南亚的力量平衡》、南京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中心蔡佳禾的《20世纪美国在东亚的战略优先选择》、上海社会科学院黄仁伟的《关于美国卷入亚洲冷战的历史反思》、台湾学者陈毓钧的《中国人心目中的林肯形象:现实主义还是理想主义者?》。

普丽茜拉·罗伯茨把美国对亚洲外交与对欧洲外交进行比较,指出前者既不如后者重要,也不如后者成功。她认为美国在亚洲追求的主要利益是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在过去20年中,经济因素又一次成为美国对亚洲政策的主要考虑。

曼辛教授指出,美国的矛盾心理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影响美国对南亚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矛盾心理产生于美国与南亚缺乏历史联系以及地理上的隔离。当美国将其全球政策运用于南亚地区时,其所要达到的目的常常是自相矛盾的。美国对南亚政策的手段和特征很难说是明确的,也不能用成功或是失败来作结论。有意义的是总结过去的历史,更好地安排未来的关系。

时殷弘在论文和发言中,以美国促使南越政权进行政治改革为例指出:政权改良是二战以来美国与亚太地区多数盟友关系中的重要问题,它经常引起美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磨擦或冲突,这些政权拒绝实行改革,又屡使美国政策的基本目标难以实现。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美国对外政策本身的重大改造,美国的附庸政权的改良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些学者在讨论中提出,美国附庸政权的改良是否成功,有时并不取决于美国政策的改造,而与这些政权有关的地区形势往往有密切关系。

蔡佳禾的文章归纳了20世纪以来美国东亚政策的四次大的战略性调整,认为美国在进行新的战略选择时,如果缺乏长远计划,过分强调军事安全和意识形态因素,就很有可能给美国和东亚都带来严重的后果。

徐昕的文章指出,冷战结束后,东南亚与美国及其他大国的关系都处于调整之中:美国在该地区收缩力量,但仍决心在亚太地区起平衡和稳定的作用,苏联也是“缩而不退”,中国和日本则谋求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东盟这个唯一的地区内力量的地位越来越显得重要了。黄仁伟的文章介绍了美国学者对美国卷入亚洲冷战,尤其是卷入朝鲜战争和印支战争进行反思的情况。陈毓钧在发言中对20世纪以来历任美国总统及国务卿的东亚政策进行了评述。

三、经济关系

该组共提交论文15篇,其中中方10篇,外方5篇。与会者就美国与亚太地区总体经

济关系、多边经济合作、中美经贸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1. 美国与亚太地区的多边经济关系

共有5篇论文主要讨论和阐述美国与亚太地区总体、多边经济关系。它们是：美国研究所李国友的《美国与亚太地区经济互动关系中的作用力》、美国所郑伟民的《美国在当代亚太地区的经济地位》、苏联美加研究所副所长鲍罗柯夫斯基的《80年代美苏在亚太地区的经济贸易关系》、台湾政治大学的邹念祖(N. T. Tsou)的《美国政治与美国对亚太地区的贸易关系》，以及美国学者巴乃特(Irving Barnett)的《贸易保护主义剖析》。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80年代以来，随着亚太地区经济的崛起，美国与亚太地区的经贸关系进一步扩大，经济依赖与合作加强。在贸易与投资领域，亚太地区对美国的重要性不断增强。80年代美国对亚太地区的直接投资增长迅速，年平均增长率居各地区之首。现在，美国在该地区的投资占其资本总输出量的1/3。自1984年起，美国超过日本成为亚太地区的最大投资者。在贸易方面，1985年起美国与亚太地区的贸易额超过了美国与欧洲的贸易额，双方贸易关系发展甚速。目前，美国对外贸易总逆差的60%以上是对亚太地区发生的。亚太地区已成为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的地区。美国在亚太地区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利益。

李国友在论文和发言中指出：美国与亚太地区相互间存在着经济互动关系及相互作用力。这种经济互动关系，通过投资、贸易、技术转让、管理经验的交流，促使各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运行机制及管理体制的完善，从而实现生产主导因素、产生优势、竞争力和发展模式的转换及产业结构的升级。亚太地区和美国在相互间的经济技术互动和杠杆作用下，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各国都不可能脱离这种国际互动关系而孤立发展。

鲍罗柯夫斯基指出，美、苏、中、日的相互关系对亚太地区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故应协调相互间的经贸关系。

郑伟民在论文中从投资贸易等多方面阐述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地位，指出，美国不仅是亚太地区最大的投资者，而且是该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亚太地区的经济起飞与美国提供的资金、技术和市场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80年代后期，随着日本、继而“亚洲四小”的崛起，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影响力相对减弱。

在讨论美国对亚太地区贸易关系时，美国所茅于軾提出亚太各国对美的贸易额分别大大超过他们彼此间的贸易额，尽管他们之间的距离比到美国的距离还近。这是不正常的。增加亚太各国之间的经济交往可以使该地区较少受美国经济波动的影响。近年来台湾、香港、大陆之间经济关系的发展充分展示了这种可能性。

关于美国对亚太地区贸易逆差日益扩大的原因，中外学者分歧很大。巴乃特认为，美国外贸赤字的扩大是美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向国外开放市场的结果。吉林大学教授刘传炎指出，美国外贸赤字的扩大是美国国内需求过度、消费过度和债务经济不良循环造成的。

在讨论美国与亚太发展中国家贸易关系时，美国所李国友、陈宝森等和泰国学者蓬杜拉普(Manisri Puntularp)提出，国际间的公平贸易要考虑到发达程度的差异，特别在知识产权和软件上，要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的发育过程。巴乃特认为，对未达到竞争能力的产业实行保护是合理的。

2. 亚太地区内部经济合作问题

南开大学熊性美在《亚太经济合作与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的几个问题》中探讨了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特点及加强内部经济合作的可能性，论述了中国和东亚国家与美国在贸易、制造业、技术等方面合作的条件和应解决的问题。天津外贸学院周世俭与中信贸易公司何建雄合写的《中国经济圈及其与美国经贸关系的现状和前景》一文指出，发展中国大陆与香港、台湾的经济贸易关系，促使中国经济圈的形成，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这是经济区域化、集团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趋势。中国经济圈与美国的贸易是亚太地区与美国贸易的

重要组成部分。

蓬杜拉普和李国友提出,加强中泰等国的合作,提高和美国的谈判能力是有意义的。关键是要检查自己,找出自身的弱点,加以克服,并且要更深入地了解美国,才能更有建设性地改善多边经济关系。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亚太地区是充满生机的地区,近10年来本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已成为一个与美国、西欧相抗衡的经济区域。该地区的区内贸易、资本流动、国际分工与合作是推动该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区内各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上存在不同,经济合作的互补性、互利性大。但是,正因为如此,区内经济走向一体化的进程很慢,在可预见的未来,亚太地区仍难以形成类似西欧共同体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3. 中美经济关系

中国学者陈宝森、孔凡昌、茅于軾、吴念鲁等从贸易、投资、金融和环境保持等几个方面研究探讨了中美经济关系的发展。他们指出,自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美贸易、投资等关系发展甚速。整个80年代中国从美国进口年平均增长率达15.5%,中国对美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2.1%。1989年中美贸易值达122.5亿美元,比10年前(1979年)增加了5倍。美国已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仅次于日本和港澳地区。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发展迅速,1990年底,美国在华投资项目达1200个,美方投资协议额为43.6亿美元,居外国投资者首位。陈宝森指出,为了使中美经贸关系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研究20世纪的正反经验是有益的,从中可以得出两点教益:第一,两国经贸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第二,发展同各国的经贸关系必须遵守不损害第三国利益的原则。

在讨论到美国对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时,中国学者对美国的动机、方式、效果都提出一些质疑。美国学者巴乃特认为,这一问题的出现,主要是美国公众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能否进行下去存有疑虑引起的。

茅于軾在会上谈到了中美两国的环境问题。他认为,在中国,环境的破坏主要是因为穷困和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使用所致;在美国,环境的破坏多是因富足而引起的。而环境问题的解决一方面要靠经济手段,更主要的要靠每人对环境的责任感或靠道德来解决。

四、文化与交流

该组共收到论文19篇,其中中国学者提交9篇,外国学者提交10篇。讨论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 通俗文化与严肃文化

首先发言的是现在南京大学中美文化中心工作的美国学者菲利浦·韦斯特(Philip West),他的《朝鲜战争对中国通俗文学的影响》一文由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而提出了文学形象问题。他认为中美两国对朝鲜战争的反映极不同,而《谁是最可爱的人》生动地反映了中国人对战争的想像,表现了中国文化不同的价值观,甚至词义褒贬的大相径庭。由他的发言引发了关于通俗文化与严肃文化的讨论。魏巍的小说属于通俗文化还是严肃文化,与会者众说不一。

日本学者能登路雅子(Masako Notoji)的《日本大众社会中的美国通俗文化:新有闲阶级与东京的发展》一文认为,美国的通俗文化在日本历史上直至今天影响很大。70年代以前在日本曾有过“非日本化”趋势,也就是使日本广泛地接受美国文化。一些美国著名人士,如乔治·华盛顿、弗兰克林·罗斯福等均进入日本中小学教科书。7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的不断强大,在日本又开始出现了一个“发现日本”的过程。虽然美国的物质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仍然很大,如1983年在东京建立的并且很成功的迪斯尼乐园,但日本人开始试图发现日本自己的文化遗产到底是什么?

美国所施咸荣的《美国通俗文化在中国的影响》对近10年来美国通俗文学在中国的情

况作了清晰的描述,认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实施,美国的通俗小说被大量翻译过来,其中良莠不齐,但优秀的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之间的界线已越来越模糊。又随着电视文化的兴起,通俗文化显得越来越重要,但对它的研究,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还远远不够。

讨论中,与会者认为严肃文化与通俗文化两者之间的界限似乎很难划分,许多目前认为是经典的作品,如莎士比亚著作、中国古代小说,开始时都被认为是通俗文化。

2. 对交叉文化的理解

这部分论文及讨论涉及面广而且内容复杂,头绪很多,主要对不同文化在交流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特别是美国文化对亚太地区的作用和影响,进行了探讨。

菲律宾学者瓜达芦普·A·卡邦内尔(Guadalupe A. Carbonell)在她的《新一代菲律宾人对菲美双边关系的评价》一文中,对目前菲律宾大多数青年相信美国文化及价值观念表示忧虑。

日本学者本间长世(Nagayo Homma)认为:如果说在过去40年中,日本存在着“全盘”美国化的趋势,那么,目前已出现了对美国文化“日本化”的趋势。这意味着当日本人接受美国文化时往往有所选择,并加进一些他们自己的东西。

北京外国语学院赖波的《杜威的实验主义科学观与胡适的中西文化观》一文认为,作为杜威的学生,杜威的实验主义科学观对胡适在中西文化上采取实用主义的立场起决定性作用。胡适所期望的是按照美国文化的模式重新塑造中国文化。他也认为前者不可能真正取代后者。

约翰·迪尼(John Deeney)是曾在香港和台湾工作多年的美国学者,他的文章《美国研究:比较文学、华裔美国人的创作和中国人的反应》谈到了香港及台湾的华人对美籍华裔作家金斯顿等人的作品的反应,认为文化是可以互相影响的,但人们往往根据本文化的传统来对外来作品作出评价。

在泰国工作的美国学者苏珊·穆勒(Susan Moeller)在她的《敌人的形象:美国人观念中的日本人》一文中描述了美国对日本人的概念:先是作为敌人,后是作为战败者,之后是商业中的成功者,最后是对手。其决定因素固然有日本本身的变化,更多地却在于美国人自身与日本的利害和其他关系。

天津社会科学院华庆昭在讨论中认为,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文化都像一枚两面的硬币,因此,美国文化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不宜强加于人,而应由各国人民根据自身条件予以选择。

北京大学陶洁的《〈黑奴吁天录〉——第一部译成中文的小说》,谈到了《汤姆叔叔的小屋》介绍到中国的经过与影响。1901年这部小说首次被译成中文出版。译者林纾将书名改为《黑奴吁天录》,这是由于他认为当中国人读到此书时,不仅要想到无人解忧只得求助于天的黑奴,还要想到他们自己的命运,是否会变成黄色的奴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赵一凡因母病未到会,但提交了论文,文中指出:同属东方学者的史沫特莱和费正清分属美国下层激进派民主势力和中产阶级自由派主流,对中国理解也根本不同。在美国,长期以来史沫特莱在费正清主导的学术领地难登大雅之堂。而在中国,史沫特莱却得到尊敬。

印度学者S·S·普拉萨德(Shaileshwar Sati Prasad)以赛珍珠的作品为例,分析了美国文学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董衡巽在《海明威与中国当代创作》一文中,通过分析海明威对中国当代小说的影响,进而探讨美国文学对中国的影响。认为美国作家在中国影响的程度未必同他们在国内的声誉成正比。这是由作品翻译介绍的迟早、译文的好坏及社会文化心理三方面因素促成的。海明威这个例子说明那些契合中国“创作文化的需要”的外国作家,给中国传统的叙事艺术带来了新的视角、新的叙事模式和技巧。当这些“新”的技法经过作家们的试验和运用,就会变成中国传统的组成部分。八一电影制片厂黄宗

江、美国所梅绍武分别介绍了尤金·奥尼尔及亚瑟·米勒的作品在中国的情况，他们认为奥尼尔和米勒戏剧中的现实主义手法对中国影响很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教授朱世达介绍了多斯·帕索斯的研究在中国的情况。

3. 美国学在亚太地区的情况

印尼学者皮娅·阿丽丝珈巴那(Pia Alisjahbana)的《美国研究在印度尼西亚：起因与发展》、印度学者普拉萨德(Y. D. Prasad)的《二战后印度的美国学》和美国所金灿荣的《近十年美国研究在中国》三篇文章分别介绍了美国学在他们各自国家的发展状况。

上述文章引发了关于美国学含义的讨论。与会者对此意见不一。但大家一致认为，美国是如此重要的国家，亚太地区任何国家都无法忽视美国的存在和美国文化的影响，因此要加强美国学研究。但这一研究如何进行，则应依据各国的不同情况而定。

五、教育与科技

该专题组主要围绕美国与亚太地区教育的关系、科学技术交流、如何评价教会学校在华的作用三个方面展开了讨论。有关论文17篇，其中中方9篇，外方8篇。

1. 美国对亚太地区教育的影响

这是该专题组讨论的热门话题。会上，来自香港、日本以及泰国的学者分别介绍了各自国家在这方面的情况。

泰国学者秦瓦诺(Wariya Chinwanno)在她的《美泰教育文化关系》一文中将美国对泰国在教育文化方面的影响划分为三个阶段：(1)传教士时期(1831—1922)；(2)医学教育时期(1923—1935)；(3)文化教育时期(1946至今)。她认为，80年代以来美泰两国在教育上的合作在不断加强，重点在科技教育上。

日本学者井邑·伊家堂(Fujio Ikado)的《美国对日本高等教育及后中等教育的影响》一文指出，二战结束后至1984年止，受美国教育思想的影响，日本建立起了458所综合性高等院校，532所大专院校，62所技术学院和2328所中专以上水平的专科学校。这对满足后来日本迅速增长的对高科技的需求，起到了重大作用。

香港大学白瑞德(Gerard A. Postiglions)在讨论中谈到了美国对香港高等教育的影响。他认为美国一直没在香港高等教育领域占居主导地位是因为受到英国的排挤。二战结束初期，英国感到了美国对香港地区事务的介入，于是重新开放日本占领时期关闭的香港大学，并建立了第二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以排挤美国的势力。

北京大学齐文颖、郑文鑫合写的《北京大学与中美文化交流(1898—1937)》论述了北京大学从一个封建旧式大学堂转变为一个现代大学过程中对外文化交流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文章又举了北大这一时期对外交往的主要形式：聘请外籍老师、举办学术讲座、授予外国学者荣誉学位、选送教师出外进修、派遣留学生等。他们认为，这些方式对今天的中美文化交流还是可取的。

2. 科学技术交流

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集中在两个方面，即20世纪以来对美国科学技术的介绍及改革开放时期中美科技交流。

中国科学院李佩珊认为，虽然中美关系的发展迟于欧洲国家，但在向中国介绍科学技术方面美国却是领先的。其主要途径是：在中国创办大学、招收中国留学生等。她还列举事例说明1949年以后中国从美国回国的留学生在中国科技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俞启宇认为，许多科技领域，如环境、生态、航天技术等方面没有国界的限制，因此多边及双边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

美国学者布洛克介绍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的情况，她特别谈到20、30年代该基金会与北京协和医院的合作。

3. 如何评价教会学校及传教士的在华活动

20世纪上半叶是美国在华扩张的鼎盛时期。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美国在华的教会学校获前所未有的发展,对中国现代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美国教会在中国设立教会学校的目的是什么?这种目的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实现?教会学校对中国教育产生了哪些影响?这是讨论中与会者关心的问题。

复旦大学徐以骅认为,教会大学在中国作为现代高等教育的先驱,对中国教育、医疗、科技乃至社会各个方面的贡献和影响毋庸置疑,但它毕竟是“基督教运动的副产品”,它始终没有放弃宣教或使中国基督化的基本宗旨。

教会学校在中国是否成功,讨论中多数学者持否定态度。南开大学王立新认为,20世纪上半叶,美国教会在中国高等教育基本上是失败的。而它的失败,并不在于教育本身。事实上,传教士一直试图按照教育本身的规律开办教会大学,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但在帝国主义侵华的大背景下,他们的努力必然带有殖民色彩,与中国民族主义发生冲突。这是传教士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史敬寰认为,20世纪20年代以后,以现代派传教士教育家为主力,教会学校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但他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始终未能解决它与中国社会的深刻矛盾。到40年代末50年代初,中美关系中断,教会学校的消亡成为必然。美国学者苏海涵(Michael Saso)认为从宗教与社会生活相互渗透的角度来看,美国教会在中国从事的高等教育事业不能说是成功的。

美国学者艾伦·戴维斯(Allen Davis)在会上谈到,20世纪初叶,许多美国女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他建议中美学者对这些女传教士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作进一步研究。

此外,斯坦利·卡茨与亚洲基金会代表谢尔登·塞夫霖豪斯(Sheldon K. Severinghaus)也参加了教育与科技组的部分讨论,发表了一些有益的见解。

从上述概要的介绍中,不难看出这次会议讨论的主要特点。首先,讨论几乎囊括了美国与亚太地区关系中的政治、外交、战略、经济、文化、教育和科技等各个领域。从纵向看,代表们既追溯了近200年,特别是本世纪以来美国与亚太地区关系的历史,也探讨了美国与这一地区关系中的现实问题,同时又对本世纪未来10年美国与这一地区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和预测。其次是讨论尽管涉及面广却并未失之空泛。对于被涉及的每一个问题,不论其宏观到诸如美国在东亚的战略优先选择、意识形态对美国亚洲政策的影响,还是具体到一本小说的影响、美国与亚洲地区一个政权的关系,代表们的讨论都是深入的、细致的。再次,这次会议充分体现了学术无国界的自由气氛。在讨论中,几乎每一个问题都有争论、交锋。这一方面说明了与会者的视野极为开阔,多层次、多角度地审视美国与亚太地区的关系,形成了一个开放的、多元的学术空间;另一方面说明了,在一个日趋多元化的世界上,充分的理解、宽容是促进学术发展的先决条件。尽管会议在许多论题上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但争论本身就是学术研究的重要价值。

与会者认为此次会议是成功的。印度美国学会主席Y·D·普拉萨德说:“我曾十四次参加大型的国际学术会议,在中国举办的此次会议很成功,是第一流的。”魏斐德看了会议论文后认为论文资料充实,很有份量。资中筠在总结发言中谈到了会议成功之所在:(1)数百名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汇聚一堂,交流研究成果,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2)高质量的论文及发言为研究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给人以启迪;(3)与会者在学术上的友谊和合作精神。会议代表来自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思想、价值观,受过不同的教育。讨论中,代表们既激烈争论又尊重对方,这使得会议过程中始终有一个良好的学术空气,讨论的气氛是热烈的、坦率诚恳的、真正学术性的;(4)良好的后勤工作使与会者能够顺利进行有意义的讨论;(5)许多中国自己培养的年轻学者参加会议,这在大型国际会议中是少见的。他们给会议带来了新鲜的空气,也使人感到这一领域后继有人。

资中筠在总结时还谈到了会议的某些不足:(1)一些知名学者由于客观原因未能与会,特别是谈现代外交战略关系的小组没有一个美国代表参加;(2)香港的代表均为英美人,

没有中国人；（3）澳大利亚学者因故未能来参加会议，经济组的讨论没有日本学者出席，这在讨论美日贸易、美澳关系及亚太经济等问题时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4）许多中国学者出色的论文没有全部译成英文，给与会的外国学者带来不便。

“20世纪美国与亚太地区国际学术讨论会”圆满结束了，人们借此检阅了本地区美国学的发展情况。在研究与探讨中，同行们彼此结识了，并对美国与亚太地区的关系有了总体的认识，从而奠定了今后进行更深入的学术交流的基础，这正是此次会议的意义所在。

孤立主义与美国对亚洲的干涉

张也白

（1）孤立主义与干涉主义

孤立主义是美国对外关系史上长期存在的一种政策主张。自美国建国以来，它一直渗透在美国的对外关系中。

1796年，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在他的《告别词》中曾经对美国的孤立主义政策作了最经典的表述。他强调介入欧洲争端的危害，告诫美国人民利用美国远离欧洲大陆的有利条件，避免卷入欧洲的政治与军事冲突，不与任何国家缔结纠缠不清的同盟。（1）华盛顿的孤立主义思想不仅在历史上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指导原则，而且对美国对外部世界的态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世纪，美国推行孤立主义是为了在国力弱小，羽翼未丰之时从欧洲列强的争端中求得自身在美洲大陆的生存与发展。它依靠优越的地理条件和丰富的自然资源，采取不卷入国际事务以及集中力量于北美大陆扩张和国内建设的方针，取得了国家迅速发展的成功。

进入20世纪，美国开始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原来地理上的相对孤立由于科技的发展以及交通运输和通讯的进步已不复存在，而政治上的孤立也由于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发展以及美国走上海外扩张的道路而开始崩溃。

及至一次大战前后，一项主张美国放弃孤立主义传统，更多地卷入世界事务的“国际主义”政策开始提出，由此萌发了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即主张卷入世界事务的干涉主义）两种对立的外交政策主张之间的斗争。国际派认为，由于世界形势的变化，美国为了其自身利益，应当对卷入世界事务持更为积极的态度。但当时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势力仍然十分强大。在孤立主义的压力下，美国在一次大战后又回到了孤立状态。它的注意力又一次转向国内。30年代，孤立主义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达到了它历史上的顶峰。但是到30年代末，孤立主义逐渐衰退。及至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爆发，终于宣告了孤立主义的彻底崩溃。

回顾美国的对外关系史，可以说，孤立主义在二次大战前的绝大多数时期占据支配地位。从1796年华盛顿在他的《告别词》中阐明了孤立主义的原则起，直到二次大战，孤立主义统治了美国对外关系大约140年的历史。

二次大战对美国孤立主义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战后，美国登上了“世界霸主”的宝座。它的利益遍及全球。战争的惨痛教训以及战后新的世界现实把美国推上了“全球主义”的道路。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为“国际主义”，即全球干涉主义的政策所代替。但是，二次大战

后的美国外交政策并非同孤立主义没有任何联系。战后，孤立主义作为美国当政者奉行的一种政策确已被抛弃，但作为一种历史传统，它并未消亡。相反，在一定的条件下，孤立主义总是不断以新的形式出现，成为战后反对美国干涉世界事务的重要力量。战后，美国执行一项“国际主义”政策，干涉世界事务常常不是容易的而是痛苦的。除了在制度上美国存在着权力分散，国会对行政部门的制约等妨碍政府推行积极外交政策的因素外，公众的孤立主义情绪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可以说，美国20世纪外交史就是美国对外关系中孤立主义同干涉主义（或“国际主义”）两种对立传统的斗争史，即使战后也是如此，只是战前，孤立主义是美国对外关系的主流，而战后，它只是支流。在美国史学界，还有所谓美国外交史是孤立主义和干涉主义的循环往复，甚至提出每过若干年有一次大的转换，即某一时期，孤立主义主张占上风，美国外交政策比较“内向”，而某一时期，干涉世界事务的主张占上风，美国的外交政策趋于“外向”。⁽²⁾一般说来，每当美国在国内遇到危机或在国外遭到失败，孤立主义情绪往往会高涨起来。美国的一贯倾向是借助孤立主义来逃避国际上的“不愉快的现实”，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国内。

当然，二次大战后，孤立主义的主张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不再要求美国放弃它同世界的重要联系和它在世界上的重要作用。相反，它准备接受战后美国在海外的某些义务。可以说，战后的孤立主义已经同“国际主义”靠拢，走向某种“有限制的国际主义”。孤立主义同“国际主义”争论的实质已经不是要不要回到孤立主义传统而是美国干涉世界的程度问题。战后的孤立主义只是主张对美国的海外义务进行“小心的衡量”，以免超越美国自身力量的可能，从而在干涉世界事务中使美国的有限力量取得最佳的效果。

总之，孤立主义在美国对外关系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然而，人们往往不能正确和全面地认识这一传统。原因之一是因为“孤立主义”一词的含义是不明确的，它不仅无法准确地反映包含在这一名词中的全部政策主张，而且还容易造成混乱，被人误解为“闭关自守”和“与世隔绝”。实际上，孤立主义并非一种完全消极的思想。即使在孤立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美国也从未有过真正的孤立。孤立主义者主张的美国也决不是一个孤立的美国。尽管孤立主义和干涉主义是两个相互对立的观念和两种相互对立的传统，孤立主义并不完全排斥干涉主义，更不是盲目地否定美国对世界事务的卷入。

（2）孤立主义与美国对亚洲的干涉

美国历史上的孤立主义是针对欧洲而言的。实际上，美国并非避免卷入一切国际争端。它要求避免卷入的只是欧洲争端。在亚洲和拉丁美洲，孤立和不干涉从未成为事实。美国在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扩张和干涉有着长期的历史。孤立主义者的眼睛总是注视着美国边境以外的地方，从那里寻找“美国的未来”。但是他们并不注意欧洲。他们向南看着拉丁美洲，向西看着太平洋和亚洲。

历史上，按照不同的地缘中心，孤立主义有不同的主张。一部分孤立主义者反对卷入一切国外事务。他们是极端孤立主义派，在历史上属于孤立主义队伍中的少数。另一部分孤立主义者反对卷入西半球以外的事务，但不反对干涉西半球。20世纪30年代曾有所谓“堡垒美洲”的主张，即认为有东西两洋作为天然屏障，美国可以依靠美洲大陆这个“堡垒”获得生存与发展。第三种孤立主义者要求避免卷入欧洲事务，同时又主张积极干涉亚洲事务。他们又称作“亚洲第一论”者。

孤立主义的基本特点之一是反干涉主义，但孤立主义队伍中的“亚洲第一论”者虽反对卷入欧洲事务，在亚洲却赞成干涉主义的政策。形成这种对欧洲和对亚洲持不同态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美国是一个具有欧洲文化传统的国家，但美国历史上对欧洲的不信任感却是导致孤立主义形成的因素之一。美国本身就是由反对欧洲的人建立的，他们来到北美大陆为的是建立一种不同于欧洲的生活方式。在当时的美国人眼里，欧洲大陆充满着黑暗与腐败，在道

德上和政治上是不健康的,因而在政治上卷入欧洲事务将违背美国的“理想”,甚至可能危及美国的“民主”制度。与此相反,美国人却有着一种要把他们自己的“文明”带给亚洲的强烈的“使命感”。这同它对欧洲的不信任感是相辅相成的。正是这种带有宗教色彩的感情成了孤立主义者赞成干涉亚洲事务的重要原因。

其次,孤立主义赞成在亚洲推行干涉主义还有民族方面的原因。

美国是一个移民的国家,美国社会的这种以欧洲移民为主体的多民族背景促使当政者推行一项孤立欧洲大陆的政策。因为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民族利益。卷入欧洲战争或政治危机会引起德裔、爱尔兰裔、法裔、意大利裔、波兰裔和英裔美国人之间的公开斗争。例如二次大战前夕,英裔和法裔美国人要求美国政府站在英、法一边,投入反法西斯战争,而德裔和意大利裔美国人则支持孤立主义政策,反对美国参战。对于美国政府来说,执行一种强调美国不卷入欧洲事务和对欧洲的力量平衡取中立态度的民族主义政策有助于缓和美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民族矛盾。然而,在对待卷入亚洲事务的态度上,情况则不同。历史上,亚洲裔少数民族在数量上不多,在国内政治中又不占重要地位。因此美国卷入亚洲政治一般不会引起亚裔美国人之间的激烈争论,也不会使美国政府面对来自亚裔移民的强大的政治压力。这就使美国在确定其亚洲政策时有更大的自由度。这也是美国在20世纪能够在亚洲采取积极的干涉主义政策的原因。

第三,要求保持在对外关系上的行动自由,避免受制于其他国家也是促使美国对卷入欧洲事务与亚洲事务取不同态度的原因。

孤立主义的基本主张之一是单边主义。在历史上,这一主张要求避免对其他国家承担长期的政治义务,以保持美国外交政策上的绝对的“选择自由”。孤立主义者认为,单边主义是一种在对外关系上的独立政策,它使美国避免受制于其他强国,从而能在任何时候都按美国自身利益行事。从这一主张出发,孤立主义者担心卷入欧洲争端会使美国陷入与英法等欧洲强国事实上的结盟,从而难以保持美国在行动上的完全自由。而在亚洲,情况则不同。在那里,没有一个国家强大到足以制约美国,使它背离单边主义的原则。在20世纪30年代,单边主义表现为反对罗斯福政府同英法结盟的政策。孤立主义者反对卷入欧洲战争,认为战争意味着同英法事实上的结盟,从而引起实质性的长期的卷入欧洲事务。与此相反,30年代的孤立主义者认为,一场亚洲战争是同日本作战。由于日本是亚洲唯一的强国,因此即使卷入战争,美国也完全可以独立行事而不致使它的战时或战后的政策受制于强大的盟国。用30年代孤立主义代表人物、共和党参议员塔夫脱的话来说,“卷入太平洋战争并非像卷入欧洲战争那样危险”。(3)

(3) 战后孤立主义的回潮

二次大战后,孤立主义在50年代初期和60年代后期曾有过两次重大的回潮。在这两次回潮中,孤立主义对美国干涉亚洲有着明显不同的态度。

50年代初期的孤立主义曾典型地反映了传统孤立主义要求积极干涉亚洲事务的特点。当时,美国国内围绕对华政策和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失败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这场辩论从1950年开始,至1951年达到高潮并继续到1952年的总统选举。它表明传统孤立主义在战后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它是战后孤立主义同“国际主义”的一次重大较量。

50年代初期的孤立主义者一面反对美国在政治和军事上过分地卷入欧洲。他们批评杜鲁门政府通过建立北约和推行“马歇尔计划”在欧洲承担了过多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义务,认为这些义务是危险的,它超过了美国能够承受的能力,甚至还会因“承担如此巨大的财政负担而威胁国内自由”。(4)与此同时,孤立主义者对亚洲则持强硬的干涉主义立场。他们认为,“共产主义的威胁”主要在亚洲,因而要求继承传统孤立主义者关于“亚洲第一”的主张,强调改善美国在远东的地位。他们否认杜鲁门政府所承认的那种美国无法加以控制的“远东革命变化”的概念,认为美国在远东失败得如此之惨并非东方内部条件发展的必然结

果,而是美国未能运用自己的力量来避免这种失败。他们认为蒋介石的失败并不是美国的力量所无法阻止的,因而要求支持国民党,使蒋介石“重返大陆”,并“把共产主义从亚洲清除出去”。在朝鲜问题上,他们批评杜鲁门政府在战争爆发前未能在南朝鲜建立起一支能与北朝鲜相匹敌的军事力量并于1949年6月从南朝鲜撤走美国军队,尤其抨击国务卿艾奇逊在1950年1月公开把朝鲜和台湾划在美国太平洋防御圈之外,(5)从而“为北朝鲜所利用”,认为“政府在对待朝鲜上的犹豫不决鼓励了共产党进攻”。(6)总之,50年代的孤立主义者在要求减少美国对欧洲承担的义务的同时,主张在不影响缩减政府开支,不承担耗资巨大的军事义务的情况下加紧干涉亚洲,在远东执行更富侵略性的政策。

50年代初孤立主义的回潮对美国的亚洲政策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例如,在孤立主义的压力下,杜鲁门政府不得不对支持蒋介石改取较前积极的态度,加强了对台湾国民党的援助。孤立主义的回潮还影响到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亚洲政策的制订。在1952年的总统选举中,主要代表东部利益的共和党自由派候选人艾森豪威尔为取得孤立主义派的支持,不得不在外交政策上同孤立主义派达成某种妥协。在由杜勒斯撰写的共和党外交政策纲领中包含了许多同孤立主义主张相一致的思想。纲领认为,杜鲁门政府未能给蒋介石必要的支持,“丢掉了亚洲的朋友和盟国”,并招致北朝鲜的“侵略”。纲领批评杜鲁门政府的“欧洲第一”概念,认为苏联的“亚洲第一”政策同美国的“亚洲最末”政策适成对照。(7)50年代初,美国外交政策从杜鲁门—艾奇逊的“国际主义”基础上转到接受孤立主义的某些主张上来,孤立主义的思想渗透到美国外交政策的制订中。

然而,50年代初的孤立主义是以失败告终的。由于孤立主义在国内的反共歇斯底里和在亚洲的侵略叫嚣,它的主张在国内外不得人心。孤立主义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上的失败以及艾森豪威尔在总统竞选中的获胜使共和党自由派与温和派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及至1954年,共和党在国会中期选举中失败,民主党重新控制了国会,遂使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外交政策又逐渐披上了“国际主义”的外衣,在政策实施中越来越恢复到杜鲁门时代的政策特点。在亚洲,也不像杜勒斯原先主张的那样强调卷入而是倾向于脱离接触。艾森豪威尔政府不仅在朝鲜实现了停战,而且还要求蒋介石从大陈岛撤退,并坚持认为在1954年12月签订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中,美国并未对国民党占据的大陆沿海岛屿承担防卫义务。不久,孤立主义代表人物相继退出政治舞台,他们的影响几乎销声匿迹。

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期,美国国内又出现了一次孤立主义的回潮。这一次孤立主义的兴起是伴随着美国国力的相对衰落以及它在世界上地位的下降而出现的,尤其是美国在越战中的失败极大地助长了孤立主义的发展。然而,同传统的孤立主义以及50年代的孤立主义相比,越战时期的新孤立主义有其不同的特点。

20世纪以来,孤立主义运动的中坚是共和党保守派,其力量集中于美国中西部,而两党自由派则主张“国际主义”的对外政策,支持美国在世界上承担义务。东部地区则是国际派的大本营。及至越战时期,孤立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党派分野发生变化。民主党自由派从“国际主义”倒向了反干涉主义,成为新孤立主义的主流,其代表人物如参议员曼斯菲尔德、富布赖特、麦戈文等民主党“开明派人士”。孤立主义的地区界限也开始打破,中西部不再成为孤立主义的主要基地。与此同时,孤立主义的主张也发生很大变化。在对待欧洲与亚洲的态度上,越战时期的新孤立主义者并不持“亚洲第一”的观点。尽管大多数新孤立主义者仍然要求减少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他们不再支持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干涉,而是主张美国从亚洲撤出军事力量。

在孤立主义思潮高涨的情况下,尼克松政府被迫调整了美国在海外的力量部署,提出了结束越战,收缩美国在亚洲军事力量的政策。但是,越战时期的新孤立主义也有其局限性,它受到历史条件的很大限制。

二次大战后,美国国内普遍的认识是孤立主义不可取。尽管越战的失败使美国国内反对

从事海外干涉的呼声高涨，却无人以孤立主义者自居，也无人公开要求回到孤立主义去。即使尼克松政府在调整美国对外政策时，也小心翼翼地避免使它的政策同孤立主义相联系。1969年6月，尼克松在美国空军学院的一次讲话中即把批评他的军事与外交政策的人斥之为“新孤立主义者”，认为这些人要使美国“背离世界”，并声称他“同怀疑论者及孤立主义的不一致是基本的”。〔8〕新孤立主义的主张也是有限的。它并不要求美国“退出世界”，放弃美国在世界上的所有利益和作用，而只是强调海外干涉的“选择性”，要求避免那种并不涉及美国切身利益的军事干涉，并使美国的海外干涉同它有限的国力相适应。实际上，越战时期的新孤立主义和“国际主义”在目标上并无根本分歧，两者都是为了增进国家利益。理查德·巴尼特在他的《战争的根源》一书中指出，越战时期，“国际主义”同孤立主义之争“实际上最多不过是军事战略之争”。〔9〕

（4）80年代的“重返亚洲”

60年代后期兴起的孤立主义思潮一直持续到70年代前期。然而，自70年代中期起，国际和美国国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它为80年代美国干涉主义的抬头和重返亚洲准备了条件。

1975年，美国从印度支那撤退使它摆脱了一个沉重的包袱。但是尼克松的“越南化”计划并未实现。南越政权最终垮台，美国失去了整个印度支那。70年代，尼克松—福特政府推行一项美苏缓和的政策，大搞美苏核军备控制，大幅度削减军费并收缩海外军事力量。而苏联却利用缓和机会大力扩展其军力，并加紧在第三世界的扩张，向美国步步进逼。加上1973年开始的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进一步削弱了美国的实力，遂使美苏力量对比不断朝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尼克松—福特—基辛格的缓和政策在美国内外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

与此同时，美国国内的政治气氛开始转变，保守主义重新抬头。70年代中期，在美国建立了许多新的保守派组织，其成员几乎遍及国内各个阶层。美国两党及社会上的保守势力对内主张削减政府开支，反对联邦政府过多干预经济以及减税等保守主义经济政策；对外则主张增加军费，保持强大的国防，维护美国在国外的利益。保守主义思潮的抬头对美国政府的政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此外，随着越战“后遗症”的逐渐消逝，美国公众在对外关系上的态度也有所变化。民意测验表明，广大公众要求增强军事力量抗衡苏联，反对在苏联扩张面前表现软弱妥协。

及至70年代末，由于美国失去伊朗和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国内痛感苏联扩张的威胁和美国地位的衰落。要求抛弃缓和，扭转力量对比不利趋势，改善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呼声进一步高涨起来。舆论的主流也从要求收缩海外力量转向支持承担新的国际“义务”，致使干涉主义重新抬头，它迫使卡特政府提出了“在必要时将动用武力保卫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的切身利益”的“卡特主义”，决定加快发展用于海外军事干涉的快速部署部队，并着手增加军费。美国国内强烈要求恢复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情绪导致里根保守主义政府的上台。

里根政府以振兴美国经济和重建美国军事实力为己任。80年代，美国在经济上遇到了战后不可多得的好年景。自1982年底起，经济出现了持续增长的势头。由于经济的复苏以及里根政府大幅度增加军费，加强军事实力，使70年代以来美国相对削弱了的实力出现转机。加之苏联因经济困难而日益暴露其弱点，美苏力量对比开始朝有利于美国的方向转化。卡特后期因苏联入侵阿富汗和伊朗人质危机而使美国威信扫地，国内外怨声载道的局面已根本扭转。形势有利于里根推行对苏强硬的方针。美国在同苏联的全球争夺中改取“主动出击”的姿态。

80年代，亚太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使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日益扩大。

亚太地区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包括南亚在内，这个地区共有40多个国家，人口27亿左右。从60年代起，亚太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超过发达国家，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

地区。

在亚太地区,首先是日本作为经济超级大国的崛起。由于日本经济的平均年增长率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它的国民生产总值从1960年占世界生产总值的3%(美国当时占33%)上升到1987年的11.5%(美国下降为22%)。1987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美国的54%,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则超过美国。其次,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之快也令人瞩目。1988年,亚洲“四小龙”——南朝鲜、台湾、香港、新加坡的经济平均增长率为9.2%。其他东盟国家的发展速度也相当可观,泰国和马来西亚正在成为亚洲的第五和第六“小龙”。此外,中国由于在80年代实行改革和开放,经济有了很大发展,1979—1987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达到9.3%,1988年又上升至11.2%,在亚洲和世界上都是属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亚太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对美国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美国作为太平洋沿岸国家历来十分重视它同亚太地区的政治与经济关系。80年代,亚太地区对美国的重要性进一步增长。1982年,美国同太平洋地区国家的贸易额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过了它同欧洲国家之间的贸易总额,以后逐年增长,至1986年达到36%。亚太地区已成为美国最大的海外市场。1988年,美国对这一地区的直接投资超过440亿美元,占美国海外投资总额的14%和美国海外投资总收入的23%。美国沿太平洋的西海岸地区经济也日益兴旺。国内经济重心正在向太平洋沿岸地区转移。

7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西部和南部在经济上的迅速发展和人口的西移,美国的权力中心正从传统上的东北部地区向西南和极西部地区转移。以往美国国内最有权势的人物多来自东部地区,而从尼克松到里根的四任总统,有三任来自美国西部或南部。这种地区上的权力转移意味着那些在历史上和感情上同欧洲联系密切和对欧洲比较同情的人开始丧失权力,而那些对亚洲太平洋地区比对欧洲更感兴趣的人则掌了权。

80年代的里根政权表现出格外重视亚洲的倾向。里根属共和党保守派。里根政府的内外政策同30年代和50年代共和党保守派的主张有不少相似之处。共和党保守派的传统之一是历来重视亚洲。里根政府初期,以国务卿黑格为代表的“大西洋主义者”,从以欧洲为中心的角度来看待美国的对外关系,强调照顾欧洲的利益。可是作为来自美国西部的里根本人则远远不如东部自由派那样同情欧洲。里根政府内握有实权的“加利福尼亚帮”则始终有重亚轻欧的倾向。而舒尔茨于1982年7月接任国务卿后,美国对外关系又进一步向太平洋方向倾斜。他在1984年11月的一次外交政策演说中认为,美国“开始进入太平洋地域的国际关系新纪元”。总之,由于亚太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美国在亚太地区利益的增长,美国越来越认识到亚太地区对美国的重要的战略意义。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调自己是“太平洋国家”,更加重视发展同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美国国内也有越来越大的力量要求把美国的全球战略重点逐步从欧洲向太平洋方向转移。里根提出的“美国的未来在于太平洋”的口号,同70年代美国从亚洲撤退的“尼克松主义”形成鲜明对照,也是美国决心重返亚洲的信号。

80年代,尽管亚洲一些地区的形势仍然动荡,美国在该地区的地位日渐增强,达到了越战以来的“最佳状态”。美国的亚洲政策在70年代以前曾是美国国内争论最大的问题,但相对而言,到80年代则能得到美国两党一致的支持。里根时期,美国同日本、南朝鲜的政治关系有较大增进。里根政府还调整了它的对华政策。它更加重视中美双边关系的发展,从而使中美关系得以稳定并保持了发展的势头。80年代,美国在菲律宾顺利地实现了和平的“民主过渡”。美国同东盟以及南太平洋地区国家继续保持着良好关系,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欢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当然,苏联在80年代对亚太地区的兴趣日增,它和美国一样,正将其注意力逐渐移向亚洲并为此调整了它的亚太战略,从而使亚太地区成为超级大国新的争夺场所。但是,尽管苏联在亚太地区保持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它在经济上对亚

太地区的影响却微不足道,政治上的地位也无法同美国相比。在两个超级大国在亚洲的争夺中,美国远比苏联处于优越的地位。

总之,80年代以美国干涉主义的抬头和美国重返亚洲为重要特点载入了美国对外关系史册。

(5) 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孤立主义和美国在亚洲的卷入

80年代末,以苏联和东欧的变化为契机,国际形势出现了自二次大战以来最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最重要的结果是结束了战后40多年来一直构成世界形势基本特点的东西方对抗的冷战格局。

苏联的衰落使它正在失去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地位。美国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真正的超级大国,但其影响也在衰退。它已无力支撑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美苏两国已不再拥有战后初期和50年代那种主宰一切的力量。人们在谈论了20年之后,真正看到了两极体制的崩溃和感觉到一个多极化时代的到来。

20世纪,影响美国对外关系的最重大事件莫过于三次战争,即一次大战、二次大战和冷战。如今,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国内围绕对外政策开始了一场新的争论。一些人主张应对苏联和东欧的变化作出积极反应;另一些人则主张谨慎对待。一些人认为苏联威胁已一去不复返;另一些人则认为苏联军事大国地位未变,其霸权有可能恢复,美国不应完全放弃实力政策。有趣的是,里根时期,保守派主张增强军力,在世界上保持强大形象。现在,他们正把注意力转向国内,认为鉴于“共产主义威胁”结束,美国不应再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因而要求重新估价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减少海外义务,反对推行干涉主义政策。甚至还有人主张美国应从欧亚撤退,固守“美洲堡垒”,重新实行门罗主义。当然,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强调美国面临的新的挑战与威胁,认为要维护国家利益和保持安全,美国不仅无法与世隔绝,而且必须继续积极地参与世界事务。

对美国来说,当前的形势在某些方面类似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个调整时期。一些人担心,由于冷战的结束,可能出现要求把士兵撤回国的倾向,孤立主义将重新抬头。的确,美国目前已开始着手从欧亚两地减少其军事力量。随之而来的将是美国在世界上影响力的降低。战后,美国一直是以冷战和东西方对抗作为干涉世界事务的主要理由的。现在,由于苏联威胁的消失,美国干涉世界事务的理由大为减少。今后,美国当政者要使美国人民相信美国应当继续扮演全球领导者的角色将比过去困难得多。美国国会和公众对美国在国外承担义务将持更加严厉的批评态度。干涉主义将进一步失去国内的支持基础。

但是,在可见将来,美国不可能回到孤立主义去。新的国际环境固然使美国有可能采取大大削减军事力量的做法,但冷战后的形势仍然动荡不安,存在许多新的不稳定因素。两极体制的崩溃使过去隐藏在冷战背后的各种矛盾开始激化。地区冲突由于不再具有超级大国争夺的背景而存在失控的危险。第三世界一些地区出现的新的霸权之争正在对那些地区的力量平衡以及对美国在第三世界的利益构成严重挑战。美国还面临着诸如武器扩散、环境污染、贩毒、恐怖主义以及贸易逆差、财政赤字等各种新的威胁。所有这些问题都可能涉及美国的切身利益而且不通过国际参与和国际合作是无法对付的。与此同时,苏联和东欧形势存在着不确定性,其前景仍难逆料。此外,随着冷战的结束,在美国的对外关系中,奉行地缘政治的现实主义正在让位于重视“民主”和“人权”的理想主义。而理想主义的抬头如不加以节制,可能促使美国在90年代走向干涉主义。从发展趋势看,美国将继续是一个拥有全球利益的超级大国。为维护其利益并迎接挑战,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将继续发挥重大作用。

应当指出,今后美国卷入世界事务的方式将与以往有所不同。首先,由于军事因素作用的减弱,经济问题正在取代安全问题成为全球突出的首要问题。安全概念本身也已远远超出了军事安全的范围。以往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主要依靠它的强大的军事力量。今后,美国将不得不更多依靠经济和政治手段来处理各种国际问题。当然,军事手段并非不再重要,海

湾战争告诉我们，它仍将是解决国际冲突的最终手段。其次，今后美国在干涉世界事务时将更多依靠集体协商和集体行动。由于美国力量的相对衰落，历史上那种要求摆脱联盟的单边主义和由美国一家充当“世界警察”的做法再也行不通了。美国必须依靠更大范围的国际合作，依靠联合国的作用。被称作“布什主义”的美国海湾政策的实质就是要以最大可能的国际参与来维护美国的利益。

看来，今后美国既不可能回到极端的孤立主义，也不可能再实行冷战时期那种干涉主义。美国的政策将是在孤立主义和干涉主义之间寻求某种新的平衡点，以一种新的方式卷入国际事务。美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采取干涉主义政策将取决于美国愿意并能够为之付出多大的代价。

这一次东西方对抗的结束和两极体制的崩溃是从欧洲开始的。但是这一浪潮也波及到了亚洲。与欧洲相比，亚洲的形势发展比较缓慢。但是，冷战后的亚洲形势也在走向缓和。亚太地区已开始了地缘政治方面的重新组合。两个超级大国在亚太的合作倾向正在发展。过去决定这一地区战略格局的美中苏三角关系已被美中日苏四角关系和其他各种复杂的多边和双边关系所代替。亚洲的多极化趋势正在加速发展。尽管亚洲的情况与欧洲有所差异，亚洲的战略格局已开始出现历史性的转变。

现在，苏联已开始从亚太地区收缩军事力量。美国认为，苏联的威胁已经减弱，美苏在亚太地区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大大减少。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正着手减少它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为此，美国国防部已宣布了一项部分削减美国在亚太地区驻军的计划，包括缩小在南朝鲜的驻军规模和分阶段撤离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当然，美国削减亚洲驻军还有其他原因。鉴于财政困难，美国不得不削减国防开支，并要求其亚洲盟国承担更大的防务责任。此外，亚洲一些地区民族主义的高涨也将使美国继续在亚洲驻军付出政治代价。看来，美苏两国从亚太地区撤军的趋势已定。超级大国在亚洲大规模驻军的时代正在结束。

但是，美国从亚洲撤军的特点将不同于欧洲。首先，尽管苏联在亚太地区军力已有实质性的裁减，美国认为苏联远东兵力，尤其是它针对日本的兵力仍超出防卫的需要。苏联太平洋舰队的作战能力也并无多大削弱。美国不能不有所防范。其次，亚洲的形势错综复杂，不像欧洲那样存在两个对立的军事集团。美苏两国在亚太的军力大体均衡，但并不对称。欧洲裁军谈判和建立信任措施的做法无法照搬到亚洲。亚洲尚未进入裁军阶段。迄今，美国一直避免谈判在亚洲裁军问题，特别是裁减它在亚洲的海空力量。第三，亚太地区仍然存在许多不稳定因素，包括地区冲突、种族矛盾、领土争端以及一些亚洲国家内部的战乱与动荡。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存在除了为抗衡苏联外，还有维持地区稳定的作用。亚洲不会像欧洲那样，只要东西方对抗消除，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亚洲冷战格局的最终结束还需要一个解决多种多样问题的过程。第四，美国认为它在亚太的军事力量，尤其是它的海军力量，对保卫从东北亚直到波斯湾的海上通道，保证海上自由贸易以及应付中东、波斯湾和印度洋地区的突发事件具有重要意义。第五，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力量对制约日本也是必要的。一些亚洲国家由于担心日本可能在军事上填补真空，因而要求美国继续在这一地区驻军。鉴于上述原因，美国对从亚太地区撤军将持谨慎态度。这种撤军将是缓慢的和有限度的。按照美国官方宣布的方针，今后美国将通过它的军事存在对亚太地区发挥“平衡器”和“安全保证”作用。(10) 美国赢得了海湾战争的胜利可能将进一步促使它放慢从亚太地区撤军的速度。对于某些亚太国家来说，战争表明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存在是必要的，美国仍然有能力担负起地区稳定的责任。

总之，亚太地区无论在安全方面还是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对美国至关重要。美国对亚太地区的贸易额已超过3000亿美元，比它同欧洲国家的贸易额高出50%左右。有人估计到本世纪末，美国对亚洲贸易将为美国对欧贸易的两倍。亚洲太平洋将继续是世界经济发展方面最为生机勃勃的地区。美国在亚太地区既遇到新的挑战又面临更大机遇。

目前,美国影响力的衰退主要在欧洲。在亚洲,美国的作用仍然很大。美国国内亚洲移民的增加以及美国经济重心继续向太平洋沿岸转移将促使美国进一步倾向太平洋。尽管美国的注意力现在集中在欧洲,但终将回到亚洲来。美国的未来在太平洋。美国将继续在经济、政治和安全上积极卷入亚洲事务。

注释:

(1) Dorothy B. Goebel, e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A Documentary Survey (1776-1960)*, New York, 1961, p. 37.

(2) Charles W. Kegley, Jr. and Eugene R. Wittkop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 Pattern and Process*, 2nd ed., St. Martin's Press, New York, 1982, p. 39.

(3) Robert A. Taft, Our Foreign Policy, *Vital Speeches of the Day*, March 15, 1940, p. 348.

(4) Norman A. Graebner, *The New Isolationism*, New York, 1956, p. 26.

(5) Dorothy B. Goebel, e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 A Documentary Survey (1776-1960)*, New York, 1961, p. 384.

(6) Robert A. Taft, *A Foreign Policy for Americans*, 1951, pp. 60-61.

(7) Republican Platform of 1952, *Current History* (October, 1952), pp. 246-254.

(8) Selig Adler, the Ghost of Isolationism, *Foreign Service Journal* (November, 1969), p. 36.

(9) Richard J. Barnet, *Roots of War*, New York, 1972, p. 259.

(10) 1990年11月6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文章:《美国的目的是在亚洲的安全中发挥“平衡器”作用》。文章引述了国防部长切尼和助理国务卿理查德·所罗门对这种作用的提法。

九十年代的太平洋亚洲地区与美国

卢 林

80年代后半期以来,世界范围国际关系的主题和结构都开始发生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影响了国际关系的新的发展方向,从而也改变着各国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作用。

就世界范围国际关系的主题变化而言,有三大潮流值得特别重视。它们是,全球范围的军事缓和,各国着眼于下个世纪的综合国力竞争和国家安全概念的“软化”。在全球国际政治主题发生了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全球和地区国际关系的结构也在逐步发生变化,其主要特征是多极化取代了二极结构。多极化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在国际实力的构成要素上,隐含在“极”这一概念中的军事力量的内涵的重要性相对下降,而经济技术能力的内涵的重要性逐步上升,由此导致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力量消长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世界性或区域性的经济强国的国际政治作用在逐步加强。同时,由于美国不具有控制全世界的能力,因此其他区

域性大国的政治和安全作用事实上有了很大的加强。

世界性国际关系主题和格局的重大变化,必然并且已经影响到亚太地区(本文所称“亚太”,指太平洋亚洲地区)国际关系的发展。尤其突出的是,在全球冷战逐步结束的背景下,亚太地区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政治对话空前活跃,各种交往日趋频繁,从而使区域气氛大为缓和。

80年代后半期以来,美苏在亚太地区的政治军事对峙局面逐渐缓和。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以1986年的海参崴讲话和1988年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讲话为契机,提出美苏相互协调降低各自在亚太地区的军备水平,苏联停止使用越南金兰湾军事设备以换取美国停止使用菲律宾军事基地等建议。此后,苏联又单方面宣布裁军50万,其中在苏联的亚洲部分裁军26万。与此相呼应,美国政界要求逐渐减少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存在的呼声也有所高涨,美国军方亦已采取实际步骤,着手削减美在亚洲的军事存在。

在饱受战争之苦的东南亚也出现了若干缓和的迹象。柬埔寨问题正在政治解决的道路上缓步徐进。与此相应,东南亚国家之间出现了新的合作势头。自1987年7月印尼与越南就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达成协议之后,东盟方面便以此为基础开始发挥协调双方关系的作用。此外,泰国总理差猜提出要使“印度支那从战场走向市场”的思想。以此思想为指导,泰国也开始积极接近越南。1988年2月,东盟还作出决定,一旦柬埔寨问题解决之后,就要形成一个包括印度支那三国在内的组织。近一两年来,印尼和泰国不断发展与越南的关系,经济甚至军事代表团的互访已愈益频繁。此外,1990年10月,越南外长阮基石还先后访问了美国和日本。

长期笼罩于东北亚的紧张气氛亦开始逐渐消散。朝鲜北、南双方的接触和交往近年来显著增加。南朝鲜自卢泰愚上台后大力推行“北方政策”,在此政策下,南朝鲜的民间企业界开始着手与北方进行交流。1989年南朝鲜现代企业集团的创始人郑周永访问北朝鲜,使南北方民间交流有了新的突破。与此同时,双方的政治对话亦进入轨道。1990年6月20日,朝鲜北方提议恢复双方接触和举行双方总理间的会晤。一个月后,双方同意在汉城举行朝鲜战争以来的首次总理会晤。10月,总理会晤得以实现。同月,金日成主席在会见南朝鲜总理姜英勋时表示希望能尽快实现双方最高级会晤。

与此同时,南朝鲜与苏联的政治关系也迅速发展并于1990年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苏日和解提上了议事日程,苏总统戈尔巴乔夫于今年已对日本进行了二战后以来苏最高领导的首次访问,进一步推动了两国之间关系的发展。中苏边界谈判正在产生积极的结果。在港澳将于本世纪末回归祖国的背景下,海峡两岸的经济文化交流亦日益频繁。

上述全球潮流和区域潮流的吻合,固然体现了全球发展的统一性,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充分注意到,趋势上的统一性并不能消灭亚太地区在区域问题和格局上的特殊性,甚至也不能排除在个别问题领域中出现与全球趋势不相吻合的情况。

就亚太地区来说,军事缓和固然是一个事实,但是它并没有向在欧洲那样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中苏、日苏关系虽有可能改善,但其中涉及的许多历史形成的具体问题,比如领土问题等也不是近期就能圆满解决的,特别是苏联政局的不明朗也必然对苏联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的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其他诸如柬埔寨问题,南北朝鲜的统一问题亦绝非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总之,对这个地区的对话和缓和的短期效果不能过分乐观。事实上,这个地区的大多数主要矛盾和纠纷不像东欧国家那样是由大国人为安排,强制执行的结果,因此这个地区难以出现由于大国的内外政策变化而引起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戏剧性结果。尤其需要看到的是,这个地区的一些重要问题,比如柬埔寨和朝鲜问题,既有国际矛盾的背景,又有深刻的意识形态和党派斗争的背景,因此解决起来尤其困难,其结局也更难预测。对此,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从经济发展水平上来看,这个地区存在着明显的三个发展层次的国家。有属于世界经济

强国的日本，有经济上迅速崛起的“四小”，还有不少在经济发展方面起步较慢的国家。由于以下的一些原因，这些不同层次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制定经济政策时都更重视与区域外先进国家的联系，而区域内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没有放在首要地位。首先，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相当一部分来自欧美国家，为了促进贸易平衡，并且加速资金和外汇积累，这些国家必须更多地以发达国家为商品市场。其次，这个地区各国发展所需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大都来自区域外发达国家，引进消化这些技术并迅速将它们转化为生产力，事实上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关键问题之一。最后，二次大战后这个地区的政治气候也阻碍了区域内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上述因素在战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抑制了区域内各国经济互补性对区域内各国经济联系的加强所可能起到的作用。比如据统计，亚洲的“四小”1987年的出口总额中，美国市场占了35.1%，日本市场占11.5%；进口总额中美国占16.2%，日本占26.4%。

由于这一地区大部分国家在发展经济关系时主要瞄准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因此它们相互之间的经济联系并不很深。美国对“四小”取消了贸易普惠制后虽然迫使这些国家和地区以更大的努力来开发相互间的市场和区域内的其他市场，从而有助于加强这些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但是，考虑到这些国家的出口产品结构十分相近，且这些国家和地区由于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国内消费容量不是很大，因此，转入相互间的市场或区域内的其他市场很可能激发相互间的经济竞争和经济纠纷。此外，这个地区的许多国家并不实行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又大都处在经济起飞和政治发展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十分明显，国民经济具有异常浓厚的政治意义。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竞争和纠纷很容易转换成国家间的政治纠纷和矛盾。

此外，亚太地区在90年代面临的另一个潜在的不稳定因素是一些国家将步入政治上的不稳定时期。这种不稳定将引起区域内政治力量的新的分化和组合，从而引起区域国际关系的动荡。这一地区的另一个政治现实是，许多国家之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情绪和相互之间的不信任。这些不信任具有多方面的复杂原因，如历史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社会的、政治的和领土纠纷等。这些现实利益的差异有可能在90年代强化一些国家间的相互猜疑。特别是战后有些国家明显地表现出想在区域内充当霸主，这一事实已经并将继续对这一地区的国际合作产生消极的影响。

日本的政治军事作用和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演变也许在90年代将成为亚太地区政治格局借以形成的核心问题之一。在风云变幻的80年代，日本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已屡屡表现出想扮演政治大国的角色的意图。1989年东欧巨变时，日本就表示要在财政上助其一臂之力。在柬埔寨问题上，日本也表现出异乎寻常的主动积极。在此次海湾危机中，日本也努力参与调解，并出资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中曾根的七点方案是唯一为萨达姆·侯赛因赞许的西方提议。总之，在世界和区域的重大国际事务中，日本的积极参与已经屡见不鲜了。事实上，日本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政治角色得到了美国的鼓励和支持，比如美国国内已有人主张日本应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苏联对日本的政治大国前景似乎也并不惊奇和反对。可以预计，在90年代，日本的政治大国的形象将逐渐树立起来。

令人担忧的是日本的军事大国地位。日本的军事预算在其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虽然极低，但由于其国民生产总值的绝对数极大，因此其军费预算的总价值竟也名列世界第三。此外，日本政界屡屡在二战中日本所犯罪行问题上作小动作，此次海湾危机中竟也准备派出自卫队前往海湾，今年4月，海部内阁正式决定向海湾派出扫雷艇，意欲由此而修改战后日本宪法中的有关对日本军事力量的限制条款，这不能不引起亚洲有关国家的忧虑。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鉴于贸易立国使日本必然具有致命的海外利益这一事实，又鉴于以上所述的90年代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的若干不明朗之处，因此，美苏若在这一地区过快地减少军事存在，这将在客观上促使日本努力争取新的军事地位和能力。这一方面，此次海湾

危机也许对日本产生了强烈的刺激和预警作用。

问题是,日本的政治军事大国地位绝不仅仅是日本的内政问题,它牵涉到亚洲许多国家的切身利益和安全感。因此,如何使日本的国际作用限制在亚太诸国放心的范围内,似乎已是这个地区的国家在90年代要认真考虑的现实问题了。

综上所述,可对90年代亚太将面临的主要问题的性质做出如下概括。其一,问题的内在性。90年代亚太的问题基本上与美苏全球对抗无关。它在经济上面临的问题当然放到整个世界经济中去考察和解决,但它在安全和政治上的问题,基本上都源出于本地区国家。因此,美苏关系的和解并不意味着这个地区的安全与和平必将得到更有效的保障。相反,若这个地区的国家在90年代未能找到有效的办法来控制潜在的不稳定因素,那么,美、苏在这一地区军事存在的减少很可能促成当地国家之间的军备竞赛,而一旦这种局面出现,该地区传统的互不信任感将再度抬头,经济发展也将因军备竞赛而受到阻滞,从而使区域政治陷于动荡之中。其二,亚太地区将面临的诸问题千头万绪,互不相属。这个地区的国家,既没有统一的经济利益,更缺乏政治上的凝聚力。除了东盟以外,这个地区占主导地位的是双边关系。目前还无法形成处理综合性区域问题的多边机制。亚太地区90年代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的上述性质决定了90年代亚太格局的基本特点。

1. 美国卷入的必然性

由于这一地区国家政治背景复杂,内部民族猜疑严重,相互之间经济联系较少而与外部联系较多,这一切都促使区域内的国家引入外来影响和势力来平衡区域内的潜在的敌对势力。比如新加坡就一再鼓励美国在新建立军事基地。于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为它们参与亚太事务提供了外部动力,而区域内国际关系的结构性需求为美国的卷入提供了内部刺激。这种双向动力决定了美国在这一地区影响的长期性和必然性。尽管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有所减少,但它们的实际影响仍将是这个地区力量结构中的一个内在部分。

2. 90年代政治格局的不明朗化

这与地区问题复杂,互不相属有很大关系。我们充其量只能肯定将会出现多极格局,制衡权力来自几个主要大国。但我们无法大致确定这几个大国之间相对稳定的关系和行为。可以这样设想,90年代这个地区的主要国家将更频繁地运用传统均势理论,因此,这个地区的国际关系将会更加复杂。多极格局和传统均势外交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各国外交选择余地太多,以致人们难以预测一个国家对某一问题的实际立场。这里,所持立场与问题出现的时机有更直接的关系。

世界潮流和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特点从外部限制了美国在太平洋亚洲地区的国际作用。从主观上看,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似乎也不比在80年代有更大的动力来投身于太平洋亚洲地区的国际事务。

在90年代,美国在国际上面临的当务之急是巩固和消化80年代末东欧巨变和海湾战争的成果,其主要需应付的问题有苏联东欧变化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后果,北约的前途,欧洲安全体系的维持和1992年欧洲大市场的建立所将产生的问题;与美国和西方利益直接有关,而且美国比较容易动员起盟国力量对其进行支持的区域安全问题,如中东和谈进程等;与美国自身安全有关的与其周边国家的关系和美加墨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等。另外,美国将越来越重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问题。

在所有这些问题中,太平洋亚洲地区都处于美国利益的边缘。美国在太平洋亚洲地区的传统关键利益有二,一是战略利益,二是经济利益。战略利益随着冷战的结束已大大降低;经济利益近年来虽有所上升,但它主要集中在贸易领域(日本除外),其主要贸易对象是日本和亚洲“四小”。当前,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战略支柱仍是日本。有迹象表明,美国今后将希望更多地通过日本的政治经济作用在这个地区贯彻美国的意图。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已不再是美国亚太政策的中心,中国的市场在近些年中对美国将不具有新的吸引力。

当然，这个地区可从消极的方面影响美国在90年代的全球目标的实现，比如核扩散问题，但这个问题在目前来看并不造成现实的威胁，也是美国目前鞭长莫及的。总之，90年代的太平洋亚洲，作为一个整体，只涉及到美国边缘的，较次要的或者紧迫性较低的利益。

从这个地区的特殊问题来看，美国所能起的作用也将是很复杂的。亚洲的民族主义情绪近年来有所上升，这一方面可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也可成为国际合作和协调的障碍。致使美国只能更多的以双边的方式加入这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这在给美国造成一些机会的同时，也给它形成很多麻烦；从历史上看，美国似乎更乐于与多边机构合作。另一方面，这个地区许多国家面临着政治合法性（Legitimacy）问题将进一步困扰着这个地区的许多国家；这个问题与民族主义因素纠缠在一起，常常使美国的存在成为影响某些国家和地区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比如在菲律宾和南朝鲜的情况。

最后，这个地区的均势现状将极大地限制美国的政治和军事作用。美国在此不可能扮演政治上的领导作用，也不可能成功地组织一次海湾式的战争。这主要是因为这个地区主要大国之间对于当今世界的看法有深刻的分歧（特别是中国的立场），而各主要国家也没有足够的动力和能力去打破目前的均势。

上述分析意味着：

（一）美国必将是太平洋亚洲地区的一支最重要的现实力量之一，它可以或者直接介入或者通过其他国家如日本，在这个地区扮演主要的政治角色作用。

（二）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和政治作用，将集中表现为战略平衡者而非政治领导者，其平衡作用是多方面的，由此决定了它在政治上有较大的影响力。

（三）这个地区的结构和特点以及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的性质决定了美国在这里只能更多地依赖政治和经济手段来扮演大国角色，它在这里也许需要比在其他地方更多的耐心和毅力。但是，有鉴于美国意欲借海湾战争的胜利更强硬地在国际上伸张美国的意志，且这一地区的许多问题在美国战略考虑中处于次要地位或不是迫在眉睫地需要解决，因此，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一些较重要的问题上也许会变得更不愿意妥协，如在菲律宾基地问题和柬埔寨问题上所表现的那样。

二十世纪美国在东亚的战略优先选择

蔡佳禾

当20世纪到来时，美国刚刚跨过太平洋，开始成为东亚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在东亚打了三场大规模的战争，在成为东亚地区主要大国的过程中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另一方面，美国在东亚也拥有越来越大的利益。1983年美国同亚洲太平洋地区的贸易达到了1360亿美元，第一次以260亿的差额超过了与欧洲的贸易额。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投资增长率也超过了别的地区。一位加利福尼亚政治家说，“从经济上说，太阳正在从西边升起”。前副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伯格告诉人们，美国对外政策的重心正在转移到太平洋盆地。也许，越洋而来的美国人更能感受到亚洲太平洋地区在半个多世纪里发生的巨大变化。（1）当20世纪即将结束时，人们普遍认为这一地区仍将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率。但是对于该地区国际关系如何变化，和平与稳定的环境能否维持，这种

乐观估计就不容易建立了。

亚洲国家对于维持本地区的繁荣与和平自然是责无旁贷的，但是历史、地缘、文化、利益等各种压力也许使他们只能作有限的选择。作为外来力量，而又深深卷入这一地区事务的美国或许会有更大的选择余地。经验已经表明，美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有过多次机会对它的亚洲利益进行战略优先选择，各种选择对亚洲发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试图归纳本世纪美国在东亚的几种战略优先次序，分析影响美国作出不同选择的原因，比较东亚国家在战略优先次序中的地位变化，以及不同的优先选择给美国带来的各种后果。在这里战略优先是指：一个国家在特定范围内具有多种战略目标和战略利益，受到自身能力的限制，它必须对这些利益进行选择 and 排列，确保列于优先地位的战略目标得以实现，它在这样做的时候并不放弃排在较低地位的战略目标，虽然后者在完整性，时间和程度上会受到影响。

—

本世纪初，美国在东亚面临着三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第一，如何按照“门户开放”原则维持中国的“完整”，防止列强瓜分和垄断中国市场，为美国扩大在华经济利益提供必要的条件。第二，在殖民地争夺战争经常发生的时代，如何确保刚刚从西班牙手中夺来的领地菲律宾的安全；第三，如何防止美国同本地区唯一的军事大国日本的利益冲突不断扩大，维持美日之间协调与和平的关系。本世纪头10年美国的东亚政策提供了第一种战略优先次序的模式。1901年12月，西奥多·罗斯福在他的国情咨文中指出，由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力量和利益正迅速增长，在中国发生的任何事都同美国有强烈的利害关系。他认为美国提倡的是包含全部意义的门户开放政策，要求在“整个帝国”有同其他大国一样平等的待遇。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美国试图阻止俄国独占中国东北——满洲的企图。但是美国的种种外交行动没有使俄国停止不前。因此当日俄战争爆发时，西奥多·罗斯福说，“我对日本的胜利感到极其愉快，因为日本在为我们打仗。”但是日本在战场上的胜利，特别是对马海战的胜利，使西奥多·罗斯福不得不重新认识日本。罗斯福看到一个在军事上和工业上都迅速崛起的日本，拥有强大的海军，还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他认为如果美国冒犯了日本，它就会立即夺取菲律宾和夏威夷。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不得不放弃满洲“国际化”方针，允许日本取得满洲南部的优势，他寄希望日本在解决亚洲大陆事务以前“不会看上菲律宾”。〔2〕

尽管罗斯福对日本采取了低姿态，但是日本仍然在满洲阻止美国参与铁路建设，不断挤占美国商品的市场。更加严重的是1906年以后美国西部又发生了多起排日事件，使两国关系更为紧张。1907年夏，欧美舆论界广为流传着美日之间可能发生战争的谣言，西奥多·罗斯福一方面把美国的主力舰队调入太平洋作为对日本的威慑；一方面又寻找摆脱这场危机的办法。8月份他抱怨公众对防卫菲律宾不感兴趣，说菲律宾是使美日局势紧张的“全部原因”，并认为应立即考虑允许菲律宾独立。不久美国找到了一种既能保住菲律宾，又能继续保持日美正常关系的方法。1907年11月国务卿鲁特告诉日本方面说，美国从一开始就理解日本的政策是宁愿把日本移民的方向转移到亚洲大陆去而不是到美国来。因此两国根据不同理由，愿意实现这一同样结果。在美国的这一“理解”之下，日本开始实行“自愿限制”政策。〔3〕1908年日本新内阁实行“弃名求实”的外交方针，力求使各国逐渐承认日本在满洲具有“特殊地位”。11月美日达成了“鲁特—高平协议”，双方保证不侵犯对方在太平洋的领地。但在有关中国的条款中，文件说两国决心运用一切可用的和平手段支持中国的独立和完整，以及各国在这个帝国中的工商业机会均等原则。实际上谈判过程表明，双方已取得默契。将“中国”理解为“中国本部”，即不包括蒙古满洲等地，而用“帝国”一词专指包括这些地区的全部中国。总之，“鲁特—高平协议”使美国得到了日本不侵犯菲律宾及遵守“门户开放”的保证，而日本则使美国默认了它在满洲的“优势地位”。协

议签字后，罗斯福高兴地说：“没有别的事比同日本的协议给了我更多的欢乐。”在不久后给国会的咨文里，他又轻松地提到，美国应用一代人的时间来考虑，是让菲律宾独立还是让它继续处在美国的保护之下。他似乎完全忘记了一年曾说过要立即让菲律宾独立的话。（4）

西奥多·罗斯福的东亚政策构成了这样一种战略优先次序：占据最高地位的是维护菲律宾的安全，尽管他一度想尽快让其独立，但美国这一时期的备战活动表明，为了维护它自己的大国地位，美国不能一枪不放就抛弃菲律宾。占据第二位的是维持与日本的友好关系。西奥多·罗斯福向日本软硬兼施地表明，只要日本不向南扩张，美国会在东亚大陆给日本补偿。维护在中国的“门户开放”处于最低地位。满洲地区的“门户开放”政策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

美国在东亚的第二次战略优先选择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进行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对战后世界秩序设想的产物。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的战略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发现，这一长期受到忽视的国家正是自己的可靠盟国。罗斯福 1942 年春对蒋介石说，中国在未来不仅要在维持东亚的和平与繁荣，而且还要在维持世界的和平与繁荣方面发挥适当作用。9 月，罗斯福以蒋的政治顾问约翰·拉铁摩尔的名义告诉蒋介石：在西太平洋地区，从法属印度支那到日本，主要的有关大国将是中国和美国。在这场战争之后，必须考虑由中国、美国、英国和俄国作为世界的四个“大警察”。（5）

罗斯福把中国提到四大国之一出于几个方面的考虑。首先，中国将在战后世界一切重大问题上支持美国，霍普金斯在设计战后国际组织时，坚持应设立由四大国代表的委员会，而不是英国提出的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的，由七、八个成员组成的机构。因为那样美国“会被多数票压倒”。至于中国这一票肯定会投给美国，宋美龄刚刚向他保证过，“中国将在和平会议上同美国站在一道，这是由于中国信任罗斯福和他的政策，并愿意出于这种信任而预先作出承诺。”（6）

罗斯福政府重视中国战略地位的第二个考虑是，中国将是最终打败日本的主要力量。1943 年罗斯福指出，美国不能指望浪费时间，一个岛一个岛慢慢越过广阔的太平洋，直到最后打败日本，直通东京的道路比比皆是，美国对所有道路都会加以考虑。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支持了蒋介石组织缅甸战役，盟军在孟加拉湾登陆的作战计划。在德黑兰，他向斯大林介绍了从中国攻击日本的可能。罗斯福也重视中国在战后对日本的遏制作用，他对蒋介石建议的战后在辽东半岛和台湾建立军事基地，以阻止日本再度侵略的计划“印象深刻”。（7）

第三，中国可以参加对亚洲太平洋地区殖民地的托管工作。罗斯福曾向蒋介石表示，战后这些殖民地不应恢复从前的政权。1942 年 8 月，美国战后对外政策顾问委员会所属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建议，战后东南亚地区应建立托管制度，使殖民地逐渐独立，参加托管工作的应是美、苏、中、澳和新西兰等国。最后，中国还可以作为抗衡苏联的一支力量，为了说服英国接受“四大国”概念，罗斯福对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说，“由于中国同俄国存在着严重的政策冲突，它将全毫无疑问地站在我们一边”。（8）

东南亚地区在美国战后政策中也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罗斯福政府认为，战后世界将结束帝国主义，东南亚是“非殖民化”政策的主要目标。在美国看来，最好的解决办法是采取托管制度。国务卿赫尔后来缩小了托管范围，但坚持战后殖民地应确立“门户开放”原则。此外美国还试图在这一片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建立军事基地，赫尔曾表示过印度支那对战后的亚洲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英国一直反对美国用“非殖民化”政策削弱其战后地位。为了让美国同意恢复印支的法国殖民统治，英国外交部官员认为应说服法国在印支接受美国基地，以此换取美国的妥协立场。（9）

在太平洋战争进行的 4 年之中，中国在美国的东亚战略优先次序中占据了最高地位。东南亚地位没有下降，而日本已成为敌国，战后日本将处于盟国的严格控制下，其政治、经济

制度都要改变,军事机器、军工企业将消灭,开罗会议通过的文件表明,日本在战后将长期处于很低的地位。

但是战争的结束比预计的要快,而罗斯福也在胜利到来前就离开了历史舞台。苏联在战争中力量 and 影响急剧扩大的趋向,使美国认为西方必须以更大的实力来抗衡苏联。但是东亚事态的发展使美国不得不重新确定它这一地区的战略优先次序。1947年至1949年,杜鲁门政府在东亚地区选择了第三种战略优先模式。

由于对付苏联的需要,杜鲁门政府更加依赖蒋介石和国民党,希望以此确保中国站在美国一边。但这只是助长了蒋依靠军事手段解决他与中国共产党的分歧的决心。马歇尔在中国“调停”一年,未能阻止中国内战的爆发。国民党的腐败和经济上的混乱表明,它的政治前途极其危险。美国已看到这样的前景,国民党无法打败共产党,这个政府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处境已全面恶化。共产党可能取得全国政权,利用国民党政权维持远东的安全与稳定已不再可能。(10)

杜鲁门政府在东亚地区必须找到新的战略支点,这一支点不仅要有遏制苏联的作用,还要有抗衡中国的力量。当“遏制”苏联这一概念被美国政府接受后,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在凯南指导下对世界上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地区进行了排列。遏制政策的设计者们认为,保护这些地区应构成“最优先的具体目标”。1947年秋,国务院确认全世界只有5个工业和军事力量中心,它们是美国、英国、苏联、德国及中欧,名列最后的是亚洲的日本。凯南等人认为德国和日本此时并没有军事上的危险。威胁来自内部经济和政治上的软弱。这有可能使它们落入苏联控制下。10月凯南向其上司提出警告,麦克阿瑟的政策可能鼓励共产党对日本的渗透。很快,按照开罗会议和波茨坦会议文件制订的对日惩罚性措施逐渐放弃,新政策要求美国长期在日本保持军事基地,恢复日本的军事工业和重工业,“把日本作为军事大国永远消灭的思想正在转变”。(11)

对美国来说更为严重的是日本的经济问题。东京盟军司令部在1947年决定,美国应努力使日本的经济同亚洲及远东地区的经济一体化。但是,美国又担心日本可能会依赖中国大陆或俄国的资源和市场,以致日本无法在政治上同美国结成同盟。1948年杜鲁门任命银行家约瑟夫·道奇去指导日本的经济方针。道奇认为应把美国的援助用于推动日本同远东国家的贸易发展上,他认为东南亚可以为日本提供市场和原料。1949年国防部动员局主任C.E.威尔逊去日本调查经济发展前景。调查的结果是,台湾、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是日本可能得到原料的地区。这些思想都反映了这样一种方针,即日本的发展不必依靠大陆市场和资源,日本与东南亚经济一体化可以解决它们面临的不同的困难。(12)

美国的东南亚政策也发生了变化。由于民族主义力量的兴起,1945年美国战略情报局认为,美国应促使欧洲国家实行开明的政策来维持他们的殖民地,以此来阻止苏联刺激殖民地叛乱的影响。情报局还认为,由于需要欧洲国家的帮助来抗衡苏联,因此美国应避免采取任何削弱其在亚洲殖民地地位的政策。由于美国已经占领了日本在西南太平洋的所有岛屿,它的战略安全问题已经解决。同时,美国的经济力量在当时已占绝对优势,它也不再需要“门户开放”政策作为扩张的途径了。正是在这种条件下,美国完全放弃了“非殖民化”政策,并把阻止这一地区脱离西方影响作为自己主要的战略目标。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认为,苏联试图不让西方得到东南亚的资源,“如果东南亚也被共产主义席卷,我们将遭到重大政治挫败”,其影响会遍及世界所有地区。(13)从1947年至1949年,新的战略优先次序已经形成。扶植日本,同其结成密切的盟国关系成为美国东亚政策中的最高优先权。确保东南亚与西方的联系,阻止这一地区激进民族主义取得政权是具有第二优先地位的战略目标。遏制中共政权的“扩张”处于前二者之下,虽然在宣传上它似乎被放在很主要的地位。

1970年前后,美国的东亚政策再次进行调整。从而形成了第四次战略优先选择。面对苏联战略核力量赶上美国,以及苏联在全世界对美国构成的挑战,尼克松政府意识到,美

国陷在亚洲严重影响了它的全球战略主动权。同中国改善关系,从越南脱身成为新政府上台后的当务之急。改善同中国关系的主要理由是,中国可以构成抗衡苏联力量的主要成分,使苏联东西两面受到牵制,这样苏联在同美国打交道时难以坚持强硬立场。1971年10月,基辛格说:“我们对中国采取主动行动得到的最大好处,也许是对苏联的有利影响。”〔14〕

美国改善对华关系的另一好处就是能够更快地从越南脱身。美国已经无法打赢这场战争,但美国力图缩小由此带来的损失,按照尼克松的说法,美国结束这场战争的方式将会决定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他认为如果结束得好就能维持美国在欧亚两大洲的地位。通过改善同中国及苏联的关系,基辛格认为他已成功地把河内“孤立起来”,并使美国在结束越南战争时,“取得了行动自由”。由于中国主要担心苏联的扩张,美国也努力运用它同中国的新关系稳定整个东南亚的局势。1973年基辛格在北京对周恩来说,中美双方在印度支那有平行的利益,“美国仓促撤出东南亚将酿成一场灾难”。他认为周恩来同意了他的看法,而中国也确实在70年代初改善了同泰国、马来亚、菲律宾等国的关系。〔15〕

中国战略地位的上升,也构成对日本的某种微妙平衡。尼克松上台时,面临着来自日本的两种压力,一是美日经济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对日贸易在20年后第一次发生了赤字,这表明日本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大国,日本经济开始对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构成挑战。其次日本在收复冲绳问题上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美国军方认为,冲绳具有不可估量的战略价值,这不仅由于它能支持越南战争,也由于它在整个太平洋地区占有重要地位。〔16〕即便如此,美国最终还是不得不将冲绳还给日本。面对一个经济日趋强大,政治上已表现出独立愿望的日本,美国也有必要建立一定的平衡力量。中国地位尽管有所上升,但日本仍然是主要盟国,美国没有把它对日本的忠诚转移到中国去。美国由于在东南亚的失败,以及它力量上的限制,美国在70年代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东南亚的战略地位,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大为减少,并要求日本对东南亚的开发与安全作出更大的贡献。

在第四种战略优先次序中,日本失去绝对优势,但仍然占有最高优先地位。中国地位显著变化,从敌人转变为战略上的伙伴关系。东南亚地区虽然不再具有过去那种重要性,但仍然被看作是忠实可靠的盟友,而东南亚本身的重要性决定了美国仍把它放在高于中国的地位。

二

本世纪美国的东亚政策尽管有许多变化,但基本上都可纳入以上四种战略优先次序的模式。西奥多·罗斯福建立的第一种优先次序影响了以后30年的美国东亚政策。从“蓝辛—石井协议”到“史汀生主义”,基本上都没有越出这一模式。第二种战略优先次序几乎没有发挥作用就被放弃了。第三种战略优先次序维持得较长,到60年代末宣告破产。第四种次序维持到目前,但在80年代已经有过调整,主要是降低中国的地位。

在这几种次序下,中国、日本和东南亚的战略地位都发生过变化,它们时升时降,似乎没有规律。但是仔细分析,这里面还是有一些有意义的现象。在这四种次序之下,中国除了在太平洋战争时期处于一种最高优先地位之外,在其余情况下都排在东南亚与日本之下。中国在本世纪有两次上升的机会。一次就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另一次是70年代初苏联实力对美构成全面挑战的时候。这两个时期都是美国的世界利益面临严重威胁的时候,在前一情况下美国不得不打一场两洋战争,在后一情况下,美国在欧洲、中东及非洲都面临严重局势。生死存亡之际,中国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罗斯福全力要让中国成为“四大国”之一,尼克松认为中国是世界五大经济力量中的一员。美国完全清楚,中国在当时只是一个潜在的世界大国,正如罗斯福所说,他完全认识到中国目前的软弱,但他是在“考虑遥远的未来”,他认为最好还是把4亿中国人民作为朋友,而不是使他们可能成为敌人。作为一种潜在的、长

期的战略利益，中国可以弥补美国在近期和现实利益上遭受的损失。

但是，当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所受到的压力下降，它的现实和近期战略环境有了积极改变，中国在东亚的战略优先地位就难免下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的战略地位下降过一次。进入80年代，苏联对美国压力大大减轻，中国的地位又相对下降，国务卿舒尔茨认为，从东亚和太平洋新出现的实际情况看，中国的地位不如日本重要，美国政府把在太平洋盆地的战略重点放在日本。其实从1947年以后起，美国从未把它的重点从日本移开过，舒尔茨的这种强调只是表明美国重估了中国的地位。（17）

除了在太平洋战争时期之外，日本在美国的战略优先次序中一直维持一种较高的优先地位，甚至最高的优先地位。普遍的解释是美日之间有着大量的共同利益，其实，构成优先地位的并非单纯是共同利益，竞争也是极其重要的因素。1940年以前，日本在东亚的扩张使美国无法忽视这个竞争对手，美国只有通过妥协和竞争两种策略才能维持和日本的关系。从4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后期，日本不具备现实的竞争能力，但它是五个军事和工业力量中心之一，也就是说它具有潜在的，可以迅速恢复的竞争能力，美国不能承受失去日本这一力量的后果。边种潜在的的实力使它得以占据优先地位。进入70年代，日本的经济力量对美国构成了挑战，日本经济影响在东亚迅速扩大。尼克松在1972年这样对周恩来说：“如果我们没有同日本的防御安排，我们在与它有关的问题上就发挥不了影响”。密切的合作是控制和竞争的一种方法。一位美国参议员比尔·布莱德雷说过：“你要让日本在世界上承担更多的对外政策责任，但要使它与美国合作，关键是让他们承担责任而不用使他们重新武装”。较高地位并非一定是共同利益的产物。（18）

东南亚地区的战略地位并没有严重下降过。作为西方和美国传统的势力范围，这似乎是正常的。但东南亚的战略地位却常常被美国人自己扭曲。西奥多·罗斯福对菲律宾的态度只是扭曲的一种表现方式。1953年3月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印度支那在美国对外政策中具有最高优先地位，在某些方面比朝鲜更重要，这种看法就更是一种扭曲。为越南打一仗是一种扭曲，认为日本现在的扩张不损害美国的利益也是一种扭曲。一位美国经济学家说，美国对东南亚的误解会导致美国在政策上犯两种不同的错误，它可能导致一种侵犯性和干涉主义的努力，想要按美国人认为合适的方法塑造东南亚各国社会，不承认它们不可能被外部力量所操纵。或者它也可能导致一种迟疑不决的立场。这一立场不能充分促进美国的利益以应付日本的挑战。看来，战略地位的稳定也并不一定能确保战略利益的稳定。东南亚地区也许过分地紧跟了美国的战略，因而难以纠正美国对这一地区的“误解”。（19）

三

战略优先地位的选择会受到世界形势变化的影响，但是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往往是那些最基本的因素。经济考虑是一种重要的因素，但现实的经济利益往往要超过那些潜在的经济利益。不管美国商人如何想像中国市场的未来前景，基本的事实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额几乎是一成不变地落在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额之下。中国也很少向美国提供大宗的具有战略意义的资源，而形成对照的是东南亚。美国开始只拥有菲律宾，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却迅速增加。当时美国从东南亚进口所需橡胶的90%，所需锡的75%，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战略物资。美国石油资本在20年代投资印度尼西亚石油开采业，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在印尼的石油生产占印尼石油总产的27%，并拥有一家炼油厂。美国与东南亚经济的结合已相当紧密，1938年美国购买菲律宾全部出口的77.2%，这一数字在马来亚为30%，在印度尼西亚为13.6%，这种密切的经济关系使美国与这一地区相互依赖程度大大提高，也正因如此美国不能向日本的“南进”政策让步。战后日美经济关系的发展也构成了日本地位不断提高的基本原因。（20）

从地理上看,美国是一个两洋国家,对美国来说,欧洲及大西洋的战略地位远远高于亚洲的战略地位(这种情况直到80年代才有变化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总是优先解决大西洋问题。因为正像美国海军总部委员会在1907年春说的那样,“我们过去没有,在最近的将来也不会有充分的舰只同时控制两个地区(两大洋)以对付欧洲和日本的进攻,或者两者中一个的进攻”。这种情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非常明显。1940年,日军向南洋进逼,尽管此时美国舰队已集中于太平洋,但它就像1908年一样也是一种威慑工具。考虑到大西洋更为紧急的情况,罗斯福不得不承认,必须同日本谋求妥协,“想缔结一项联合公约,以维护太平洋的和平”。要不是日本不肯罢休,美日妥协是很可能出现的。(21)战后遏制苏联的需要是美国重新确定战略优先次序的主要原因,中国地位的变化都与美国遏制苏联的成功与否有关。一度美国认为自己能够打“两个半战争”。结果越南战争粉碎了这个估计,美国不得不回到“一个半战争”战略上去,寻找同中国的和解。

意识形态也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1949年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对华政策白皮书认为,美国不能影响中国是由于中国的内战、分裂和落后。但1949年以后,尽管中国在统一和强大方面的进步是一个不容怀疑的事实,但意识形态的因素使美国长期敌视中国。1970年前后这一情况才有所变化,但是这一因素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失。直到1983年,美国国防部仍把中国列在“潜在敌人”的“P类”国家,严格控制对华技术转让。1983年后中国虽然进入了非盟国友好国家的“V类”,但是仍然得不到同等待遇。80年代中国地位的再度下降,也与这一时期美国保守主义思想回升有关,而日本与东南亚当然不受这一因素的影响。(22)

四

在以上几种战略优先次序下,美国基本上实现了自己的主要战略目标,但付出的代价也相当可观。但不同次序还是有不同的收获和代价。在太平洋战争前,美国维护了在东南亚的利益,但相当大程度上损失了在中国的商业利益和机会,尽管美国把对日和平维持了多年,但是最终没能逃过一场恶战。这一战略次序的缺陷是明显的,它的有效性依赖于日本自我限制不向东南亚扩张,一旦日本抛弃这种限制,这一次序就解体了。战时设计的次序几乎没有起作用就放弃了。40年代末形成的战略优先次序使日本及东南亚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美国影响下,但是美国先后打了朝鲜与越南两场战争。这两场战争之所以发生,主要原因是要保卫日本和东南亚。但日本对越南战争却持批评态度。在这一次序下日本经济与西方经济形成了一体化,但同时也构成了对美国经济地位的挑战。(23)

在70年代形成的战略优先次序下,美国在东亚地区付出的代价显然最低。东亚地区各种力量形成了阻止苏联势力扩张的强有力的阵线,东亚本身保持了稳定与和平的局面,并出现了普遍的繁荣。与过去的情况相比,或者与中东及欧洲相比,美国在东亚的政策可谓低代价,高效益。当然问题也是存在的。在这一战略次序下,美国在东南亚的影响正渐渐被日本的影响所替代。目前,美国对东南亚的贸易、投资、援助和贷款都明显低于日本,日本的政治影响也会随着其经济作用的扩大而上升。美国也不会放弃目前的方针,斯卡拉皮诺认为,美国自己不打算在东南亚承受过重的和不相称的负担份额,它将同日本合作以解决在东南亚面临的复杂关系。这肯定是一条充满困难的道路。(24)

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存在是它维持东亚利益的主要支柱,过去如此,今后一个时期也将如此,但是从以上归纳的几种战略优先次序来看,军事力量的作用已逐渐缩小。东亚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增长率现在已在世界上名列榜首,经济因素在东亚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已越来越重大。东亚各国已越来越明显地把经济合作放在最优先的位置上,而将他们间的意识形态及各种其他分歧搁置起来,希望时间的流逝和利益上的相互依赖会减少那些分歧的影响。在这

种趋势下,美国要是不能改进它的经济竞争地位,不能根据东亚的情况调整有关政策,继续让其经济利益服从政治或安全方面的过高要求,那么,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也许会进一步下降。同样如此,美国在进行新的战略优先选择时,如果缺乏长远计划,过分强调军事安全和意识形态的因素,那么这种战略优先顺序很可能给东亚和美国自身都带来严重的后果。今天一些美国人已经认识到,在亚洲“现在经济因素超越了政治和安全方面的考虑,不久以前还没有达到这一程度”,他们也意识到“经济民族主义在高涨”。但他们似乎依然认为,经济安全还远不如军事安全重要。他们看到日本把经济安全作为全面安全的重点,同时不发展“戴高乐式的”军事力量就感到十分放心,而对中国有一支力量有限的军队总是耿耿于怀。(25)

意识到新局面正在出现,但又不愿面对这种现实,这就是美国今天的困惑。它将影响新的东亚战略优先选择。

注释:

(1) 约瑟夫·格罗姆等:“环太平洋——美国的新边疆”;劳伦斯·伊格尔伯格:“欧洲和太平洋之间的美国”。两文均刊登在《太平洋的挑战》一书中,时事出版社,北京,1986年,第21—32页。

(2) A Complication of the Messages and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Prepared under Direction of the Joint Committee on Printing of the House and Senate. New York, pp. 6676-6677; E. E. Morison, The letter Theodore Roosevelt. Cambridge, Mass., 1951-1954, V. 4, p. 724, pp. 1202-1205, pp. 1230-1231.

(3) The letters of Theodore Roosevelt V. 4, pp. 761-762; P. C. Jessup, Elihu Root, New York, 1938, p. 29.

(4) T. Bailey, The Root-Takahira Agreement of 1908, *Pacific Historic Review*, 1940, V. 9, p. 25; R. A. Esthus, *Theodore Roosevelt and Japan*, Seattle, 1966, pp. 273-278. 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一书第一辑中,这一协议的该条款把“在这个帝国”译为“在华”,这一翻译不能反映美日双方使用该词的含意。

(5) *FRUS*, 1942, China, p. 44, pp. 185-187.

(6) R. E.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An Intimate History*, New York, 1950, p. 718, 716.

(7) Robert Dallek,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1979, pp. 426-427;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pp. 773-779, p. 788; *FRUS*, 1942, China, pp. 185-187.

(8) G. R. Hess, *The United States' Emergence as a Southeast Asia Powers, 1940-1950*. New York, 1987, pp. 66-69;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p. 718.

(9) G. R. Hess, *The United States' Emergence as a Southeast Asia Powers*, p. 67, 69, 79.

(10) 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重庆出版社,重庆,1987年,第148—156页。

(11) Michael Schaller,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 New York, 1985, pp. 84-88, p. 104.

(12) William S. Borden, *The Pacific Alliance; United State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and Japanese Trade Recovery, 1947-1955*. Madison Wis., 1984, pp. 110-122; 890. oor/5-250, Box 5528; 894. 00/2. 2050, Box 5650. RG59, National Archives, Washington,

DC.

(13) Hess, *United States' Emergence as a Southeast Asia Power*. pp. 125-126, 154-156.

(14) Henry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Boston, 1979, pp. 765-766.

(15) Ibid, p. 969, p. 1077, 1087, 1197; Richard Nixon, *Memoires of R. Nixon*, New York, 1978, p. 742; Henry Kissinger, *Years of upheaval Boston*, 1982, p. 60.

(16)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pp. 321, 340. Walter Lafeber, *Decline of Relations during the Vietnam War.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In the Post War World*. ed by Akira Iriye and Warren I. Cohen. pp. 97-110.

(17) 班宁·加瑞特等：“从尼克松到里根，中国在美国战略中地位的变化”，刊登于《中美苏战略三角》，时事出版社，1988年，北京，第76-104页。

(18) R. Nixon, *Memoires of R. Nixon*, p. 567; Gordon Laurer and R.F. Wylie, ed. *Destinies shared: US. -Japan Relations*. Westview Press, Boulder, , 1989. p. 135.

(19) Memo of Conversation at White House, March 24. 1953, Dulles Papers. WH Memo Series, Box 1; AWF; Lawrence B. Kranse, *U. S. Economic Policy toward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Meeting the Japanese Challenge*,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p. 26-29.

(20) P. A. Varg, The Myth of the China Market, 1890-1914, in *American History Review*, V. 73, 1968; Hess, *United States Emergence as a Southeast Asian Powers*, pp. 9-20.

(21) W. R. Braisted, *The U. S. Navy in the Pacific, 1897-1904*, Austin, Texas, 1958; Dallek,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32-1942*. pp. 234-236.

(22) L. Sullivan Jr. and D. S. Hollard. *The Trade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in China Policy for Next Decade*, The Atlantic Councils Committee, 1984, p. 294; 兰德公司，“如何处理战略三角关系”，刊登于《中美苏战略三角》，时事出版社，北京，1988年，第26-27页。

(23) Walter Lafeber, *Decline Relations During Vietnam War, in the United and Japan*, pp. 101-102.

(24) 郭昭烈：《日本和东盟》，知识出版社，北京，1984年，第39-56页。R. L. Scalapino, *Formulating an American Agenda for Asia*, in *US Japan Relations, Agenda for the Future*, ed, by R. A. Morse, New York, 1989, p. 12.

(25) 罗伯特·斯卡拉皮诺：“太平洋的地区主义，前景与问题”。刊登于《新趋势与新思维》，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选编，北京，1989年，第37-53页。

冷战后美国与东南亚的力量平衡

徐 昕

20世纪是美国从一个大西洋国家逐步转向太平洋国家的时期，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力量和影响经历从小到大、由盛渐衰的不断变化的时期。本文试图从美国与东南亚关系的历史、冷战结束对东南亚的含义、决定冷战后东南亚力量平衡的主要因素以及美国在该地区的政策

选择四个方面,探讨冷战后美国与东南亚力量平衡的关系。

一、美国与东南亚关系历史观

美国与东南亚的关系发端于本世纪前夜。作为1898年美西战争的结果,美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菲律宾,从而在新世纪到来之前获得了它在新世纪向亚洲扩张自己势力和在亚洲发挥重大作用的一个重要立足点。美国从此“成了亚洲秩序的一部分”(1)。由于当时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早已处在欧洲的殖民统治之下,美国获取菲律宾并未成为它随后进入该地区的序幕。实际上,在美国的政策考虑中,当时还没有东南亚的政治概念。

美国因亚洲的事态发展而卷入二战这一事实本身,预示了它在战后必定要更多地重视和介入亚太地区的事务。而日本以东南亚为主要目标之一推进其“大东亚共荣圈”设想的侵略行动,第一次突出了东南亚在国际关系中作为一个单一的地缘政治单位的战略价值。

还在二战结束以前,已完全冲决了孤立主义羁绊、正以世界头号强国面貌出现的美国,跃跃欲试地想要“肩负起领导国际社会的责任”(2)。美国确立“领导地位”的努力在亚洲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而遭受了重大挫折。中国从战后美国亚洲政策的主要伙伴,变成了美国在亚洲要对付的主要敌人。中苏同盟的缔结、朝鲜战争的爆发、印度支那战争的持续进行,进一步强化了美国“立意要对抗它当时感受到的‘中国威胁’”(3)的政策取向。而这种政策取向使冷战从欧洲扩大到了亚洲。遏制和孤立中国成了美国亚洲政策的主要目标。

随着亚洲冷战局面的形成,东南亚的战略价值再次被看重,美国从50年代起开始大规模地介入该地区的事务。对法国为维护自己殖民统治而进行的印度支那战争,美国给予积极援助并试图把这场殖民主义战争转变为反共战争。在法国从该地区撤出以后,美国取而代之,直至60年代进行了一场它自己的印度支那战争。在开始涉足印度支那的同时,美国还在1954年9月发起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与菲律宾和泰国建立了同盟关系,并把包括印度支那在内的整个东南亚地区纳入了美国的西太平洋防御区域。

越南战争使美国在东南亚的力量达到了顶峰,也导致了美国自70年代起从该地区的全面收缩。作为冷战时代美国直接卷入的一场最大规模的热战,越南战争和朝鲜战争一样,充分说明了冷战概念在亚洲的局限性。在某种意义上说,冷战既推动了美国在亚洲力量的增长,又造成了美国在亚洲力量的消耗和地位的削弱。就东南亚而言,50年代起美国在该地区的卷入和进入70年代以后美国从该地区的收缩,都是由全球范围内美苏对抗的冷战逻辑决定的。这一事实本身恰好说明,美国实际上缺乏一项有针对性的东南亚政策。

越南战争的失败和美国从印度支那的撤退,使美国在东南亚的信誉降到了最低点。而伴随着中美和解的实现,东南亚国际关系开始表现出被称作是美苏中日“三个半大国多边平衡”的特点(4)。然而,由于越南在实际统一以后迅速倒向了苏联,并推行地区扩张主义政策,美苏两极对抗仍在东南亚力量格局中起着支配作用。

进入80年代以后,美国与东南亚的关系开始沿着相互矛盾的两个轨道发展。占主导地位的冷战轨道仍然强调美国为抵销苏联势力的增长而在该地区保持强大海空力量的重要性,强调巩固美国与菲律宾和泰国同盟关系的重要性。处于次要地位、但却变得愈益重要的经济轨道则鉴于美国严重的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要求它在亚洲的盟国和友邦开放市场、提高币值,这引起了美国与这些国家关系的紧张(5)。

从80年代中期起,随着美苏关系的缓和和全球性冷战的消退,美国与东南亚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调整时期,这就是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的时期。

从历史回顾中我们发现,地缘政治和战略考虑始终是决定美国对东南亚政策的主要因素。当20世纪前夜美国开始进入该地区时,主要原因就“不是在经济方面,而是在政治和战略方面”(6),菲律宾被看作是“美国在远东的香港、胶州或旅顺”(7),美国的眼光主要

是盯准中国大陆的。二战以后,当美国借冷战之机全面进入东南亚时,战略色彩就更为明显。1949年12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提出,鉴于亚洲已成为冷战的一个主要战区,美国因此需要制定一项全面的亚洲战略,其中应把美国在东南亚的安全和利益视为与它在日本、朝鲜、印度等亚洲其他地区的安全和利益相互关联的(8)。后来,美国还提出了一套多米诺骨牌理论来为它在东南亚的行动进行辩护。到60年代美国进行越南战争和最后决定从越南撤退,也都是从亚洲乃至全球战略形势出发,而主要不是基于对东南亚本身的考虑的。

美国与东南亚关系史的一个主要现象是:美国从全球战略需要来看待亚洲,又从亚洲战略需要来看待东南亚。尽管东南亚在地理上位于亚太地区的中心,战略上却处于从属地位。当20世纪初美国开始经营菲律宾时,它甚至还没有东南亚的概念。菲律宾是被当作远东的一部分而不是东南亚的一部分来看待的。本世纪中叶,由于冷战的出现,美国才形成了东南亚的政治概念。但它仍是把该地区视作受到“中国共产主义威胁”的边缘地带来对待的。正因为如此,东南亚往往成为美国亚洲政策的被动者,而很少能发挥主动的影响。

实际上,美国亚洲政策的重心几乎始终在中国和日本;对这两个国家的政策往往更多制约着它对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策而不是相反。

由于这样的原因,美国在向东南亚扩张的过程中虽然为了使自己更能为当地国家所接受而打出了反殖主义和反共主义两面旗帜,但它还是常常表现出对东南亚民族主义情绪和各种复杂情况和要求的忽视,从而引起该地区国家对美国在该地区政策和作用的怀疑和批评。这也就是为什么东盟国家早在1971年便把避免任何形式外来国家干涉的东南亚中立化确立为该地区的一个长期目标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冷战结束对东南亚的含义

冷战作为一种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国际关系形态,包含着好几重含义:(1)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全球范围内战略利益的对抗;(2)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价值体系在国际政治中的意识形态对立和斗争;(3)国际关系表现出主要受两个超级大国关系支配的两极特征;(4)政治和军事因素在国际关系中具有比经济因素更为突出的作用和影响。我们在谈论冷战的结束时,必须首先考虑到它的多重含义。

其次,我们还须特别注意冷战的地理政治特征。冷战发源于欧洲。雅尔塔体制对欧洲政治地图的划分、德国的分裂、北约和华约两大对立军事集团的形成——这一切使战后欧洲的国际关系迅速分化为两极对峙的格局。可以说,雅尔塔体制是欧洲冷战的基础。而当我们把目光转向亚洲时,情况却明显不同。雅尔塔体制虽然也安排了战后亚洲的政治秩序,但它在这里却不像在欧洲表现得那么有效。事实上,战后亚洲国际关系格局的形成,恰恰是从雅尔塔体制被突破开始的。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表明亚洲局势不受美苏完全控制、雅尔塔体制难以有效约束亚洲国家行动的一项重大发展。但是,美国却已习惯根据从欧洲局势中所产生并得到强化的既定思维来看待亚洲的问题了。也就是说,美国执意要用雅尔塔模式来应付突破了雅尔塔体制的亚洲局势,美国的亚洲政策要服从美国对付苏联势力扩张和所谓共产主义威胁的全球战略需要。

结果,在亚洲便出现了美国与中国对抗和美国与苏联对抗两种冷战格局。50年代这两种格局是完全重叠的,到60年代便因中苏分裂而开始分离,但美中冷战是主要方面,进入70年代则由于中美和解而只剩下了美苏冷战。

鉴于冷战的多重含义和亚洲冷战格局的双重性质,冷战在亚洲的结束表现为阶段性的消退:70年代,亚洲国家便经历了由中美和解所促成的冷战的第一次消退;进入90年代,亚洲各国又开始感受到全球范围内美苏冷战结束所带来的各种变化。

亚洲冷战的阶段性消退,使东南亚国家在全球冷战结束以前便开始经历了大国关系从两

极向多极的转变。大国关系的变动首先是通过印度支那局势的变化反映出来的。随着中美对抗关系的缓和,美国最终撤出了印度支那。而随后不久苏联便乘虚而入,于1978年底与越南建立了同盟关系,直至取得对金兰湾的使用权。与此同时,中国与越南的关系发生了破裂。在围绕柬埔寨问题出现的东南亚新的力量组合中,中国与美国的战略利益表现出了越来越多的一致性。此外,作为经济大国崛起的日本,也从70年代起开始通过开展广泛的经济关系参加到东南亚的新的力量组合中,成为东南亚力量平衡中的“半个大国”(9)。

就东南亚地区的大国关系而言,冷战的阶段性消退表现为两个长期趋势的出现:一是美国势力从该地区的逐步收缩,二是其他大国、尤其是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亚洲大国的力量向该地区的稳步扩展。显然,多极力量格局的形成是伴随冷战消退出现在东南亚国际关系中的一个主要事实。当90年代全国性冷战终于结束时,这两种趋势都将不可逆转地持续下去。

然而,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和平时代的到来。肯尼思·沃尔兹教授在其《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曾这样写道:在多极世界的大国政治中,谁对谁构成危险、谁可以指望成为对付威胁和问题的伙伴,是不确定的事情。(10)

在东南亚正在出现的多极力量格局中,这种不确定性显而易见。而这种情况显然会增加彼此间因利益差异而产生的互不信任,从而带来更多的不稳定。

除了大国关系正在发生的变化以外,地区内部的关系也正在因冷战的结束而出现变化。一方面,与美苏冷战相联系的旧的地区性热点——柬埔寨问题——开始降温,并出现了最终实现政治解决的前景,越南的地区扩张主义政策也开始收敛。另一方面,原先因冷战而受到抑制的各国在种族、宗教、领土等方面的传统纠纷以及经济关系中存在的磨擦和矛盾,却有可能演化成新的地区性冲突。毋庸讳言的是,对东南亚来说,冷战结束意味着地区冲突将会更多出现这种危险性是同样存在的。英国《简氏防务周刊》今年年初发表的一篇文章列举了今后五年有可能出现的17个潜在战争爆发点,其中有4个在东南亚。(11)

事实是,东南亚许多国家也的确加速了军事现代化的努力。这种努力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对付来自地区外部的威胁、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应付地区内部可能出现的危及自己安全的突发事变还不清楚。但有一点却是清楚的,就是这种小型的军备竞赛可能会引起有关国家相互间的疑惧,从而造成军备竞赛的升级,以至于破坏该地区的稳定。在海湾危机爆发以后,新加坡就曾自比科威特,感到有必要进一步提高防卫力量。而马来西亚和印尼的舆论则抨击新加坡自比科威特是在影射邻国有侵略野心。(12)反过来,马来西亚也出现了把新加坡视为东南亚的以色列的议论。(13)不管是疑虑还是误解,这种情况总之是不利于该地区稳定的。

我们在讨论冷战的结束时,还必须看到一个最终导致全球性冷战终结的更为根本的事实: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持续上升,在某种程度上已超过政治和军事因素对各国的政策制定产生了更为有力的影响。

美苏之所以终于就结束冷战达成了共识,关键在于它们都感到从事冷战过多地消耗了自己的力量。尽管程度不同,它们都面临愈益严重的国内经济问题的缠扰。与此同时,它们又都发现,其他大国——尤其是日本和西德——经济实力的持续高速增长,对它们的超级大国地位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上的迫切需要正取代意识形态成为一种动力,经济上的安全利益被看作与军事上的安全利益同等重要。这是冷战结束传达出的一个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最重要的信息。

就东南亚的情况而言,这一信息可能传达出的含义是:第一,美国转而重视经济问题至少在短期内将会损害东盟国家的利益。它为了解决庞大贸易逆差而可能采取的保护主义措施,将使高度依赖美国市场的东盟国家成为主要受害者。第二,“对立的时代结束意味着从经济合作为基础的日本自主外交的舞台将越来越大”(14),而东南亚则是日本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的主要舞台。第三,世界经济的地区主义倾向,如1992年欧洲统一市场的形成以

及拟议中的北美经济一体化方案,都可能损害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利益。第四,经济竞争性大于互补性的东盟各国可能因经济问题而发生越来越多的磨擦。

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重要性的增长使冷战最终成为一种历史现象。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亚洲,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和斗争却没有因冷战的结束而消失。就东南亚而言,印度支那三国继续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东盟各国则坚定不移地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种意识形态的分裂恐怕短时期内不会消失。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和美国在意识形态上的继续对立也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东南亚的国际关系;同时东盟国家因意识形态原因对中国抱有的疑惧也将长期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冷战后的东南亚仍然遗留了冷战的痕迹。我们在考虑未来东南亚国际关系的前景时,不能忽视这一点。

三、决定冷战后东南亚力量平衡的主要因素

东南亚在冷战时代是力量平衡形势发生最经常变动的地区。这是因为,该地区差不多集中了世界上的所有矛盾。这些矛盾既反映在该地区各国内部,也反映在该地区各国之间,还反映在与该地区有利害关系的该地区外的主要大国之间。从矛盾的性质看,既有种族、宗教、领土等方面的传统纠纷,又有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领域的现实冲突,还有战略和地缘政治范畴的长期对抗。在这样一个复杂多样的地区,参与国际关系角逐的各种力量在相互作用过程中此消彼长、变动不居,使该地区的脆弱平衡常常面临被打破的危险。从战后历史看,不稳定是该地区国际关系格局的一个主要特征;60年代发生在越南的热战和80年代出现在柬埔寨的热点,便是反映该地区局势动荡不定的两个突出事例。

然而,直到80年代末,东南亚的各种力量毕竟在冷战框架内维持了一种动态的平衡。这种平衡在冷战的前20年主要是围绕中美对抗组合的,后20年则是围绕美苏对抗组合的。

不过,即使在冷战时期,某些因素也还是在冷战框架以外静悄悄地发展起来。其中特别值得提及的有两点:一是日本经济力量在该地区的稳步增长。到80年代中期,日本在贸易、私人直接投资、官方开发援助三个方面均已超过美国,在东盟占第一位(15)。另一点是东盟作为以东南亚中立化为目标地区性力量的形成和发展。在战后东南亚发展地区性组织的各种努力中,东盟是唯一成功的例子。近年来,由于东盟各国在柬埔寨问题上采取了协调一致的政策、在与工业化国家就某些经济问题谈判时采取了共同的立场,因而已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组织和一个重要因素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16)当冷战结束时,这两种力量变得格外引人注目。

随着全球性冷战的终结,战后规范东南亚力量平衡的冷战框架也就不复存在了。东南亚像世界其他地区一样,正在进入一个各种力量重新组合的不明朗的过渡时期。当这个过渡时期到来时,对世界可能陷入动荡和冲突之中的悲观情绪与世界因此有可能建立确保和平和发展的新秩序的乐观论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这恰恰反映了原有的确定性被未知性所取代的现实状况。不过,冷战后的世界尽管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有一点却是明确的,就是:“国际关系将继续建立在力量平衡的基础之上。”(17)

前面我们已经说明冷战后围绕东南亚国际关系已经和正在出现的一些主要趋势。归结起来说,这些趋势正好满足了沃尔兹教授为均势政治(即力量平衡政治)所规定的两个必要条件,即现存秩序是无政府状态的,而每一个单位都想在其中生存。(18)

问题在于,究竟有哪些力量在未来东南亚的力量平衡中是决定性的?这些力量将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些力量之间将会发生什么样的相互作用?

第一个问题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回答。就地区外部而言,美国、苏联、中国和日本是能够对东南亚力量平衡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几个主要国家。虽然目前这几个大国在该地区的力量和

影响正在经历此消彼长的变化,但在可见的将来不会有哪个国家完全退出该地区,也不会有哪个国家取得支配性的地位。

从地区内部看,东盟作为东南亚唯一的地区性组织,正在成为该地区力量平衡中的重要因素。尽管由于冷战的结束东盟各国间关系以及东盟国家与该地区其他国家间关系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但没有人因此而怀疑东盟在冷战后将存在下去。

第二个问题回答起来要复杂得多。在全球冷战结束的形势下,美苏中日等大国都在调整它们各自的对外政策,重新确立东南亚在各自政策中的地位。在政策调整中,美苏两国表现出了更多的共同性,基本上是“缩而不退”。苏联一方面开始从金兰湾撤出军事力量、减少在太平洋的海军活动、宣布在亚洲裁军20万的计划,另一方面强调在亚太地区继续保持一定数量海空力量以维护其太平洋航路通畅的必要性。美国则在决定减少其在亚太地区军事力量的同时,重申继续在菲律宾的海空军基地的决心。1990年,美国已确定无疑地将它对亚太地区安全关注的焦点,从苏联转向了威慑不确定的威胁。(19)

在美国和苏联收缩它们在东南亚的力量的同时,日本和中国则谋求在该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就日本而言,冷战的结束使它感觉到施展政治大国抱负的时机终于到来。最近一期《当代历史》上刊载的一篇题为《日本在冷战后世界上的作用》的文章,似乎是非常谦虚地表达了日本的这种想法:“鉴于美国不再愿意也不再能够单独负担维护一个稳定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的费用,世界各国也许不得不依赖一个由主要经济大国实行多边领导的体制。日本将是任何这种体制的核心成员。”(20)事实上,日本已把东南亚当作了它开展大国外交的主要舞台。海部首相在最近出访东盟国家前夕,强调日本与东盟关系的重要性仅次于日美关系。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在柬埔寨问题上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也反映出它对印度支那的重视。显而易见的是,整个东南亚在冷战后日本外交中的地位的确是大大提高了。

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因1990年中国与印尼恢复邦交和与新加坡建交而格外引人注目。起初,中国也许主要是为了打破“六四”事件后的外交困境而开展东南亚外交的。但随着冷战的结束,重视与东南亚的关系已不再是权宜之计。中国在柬埔寨问题上采取灵活性和原则性相结合的立场、在南海领土争端问题上采取务实的态度、在华侨华人问题上做出不干涉所在国内政的表示,等等,都反映出中国对于进一步发展东盟国家关系、消除它们对中国疑虑的诚意和长远考虑。而中国与老挝的和解、与越南就改善关系进行的接触,也反映出中国对整个东南亚地区的重视。

在决定冷战后东南亚力量平衡的主要因素中,东盟是唯一的地区内力量。前面我们已经说到,东盟实际上是在冷战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个非冷战力量。1967年,当东盟在曼谷宣告成立时,它确认发展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合作是优先考虑的事项。(21)尽管共同的政治考虑是促使泰、马、新、菲、印尼五国建立一个区域性组织的主要原因,但《曼谷宣言》却避免提到政治合作。这实际上反映了它们避免卷入冷战的愿望。到1971年,东盟国家鉴于美国决定从越南脱身和英国决定从苏伊士运河以东撤离,正式提出了东南亚中立化的目标。五国外长同年11月在吉隆坡发表声明表示,五国“决心作出最初必要的努力以使得承认和尊重东南亚为和平、自由和中立区,不受任何形式和种类的外来国家的干涉。”(22)从此,谋求东南亚中立化便与东盟作为一个区域性组织的发展联系在了一起。

随着冷战的结束,东盟在地区力量平衡中的地位显得越来越重要了。它能否成为该地区各国发展长期稳定的和平和合作关系的基本框架,目前还有疑问,但最近出现的一些趋势是积极的。一方面,东盟六国都表示了在冷战后进一步加强彼此间合作的愿望;另一方面,它们也希望印支三国和缅甸最终也能加入到东盟中来,而印支三国中至少越南也多次表达了同样的愿望。假如东南亚所有国家最后都能加入东盟,那该地区的前景当然就比较乐观。但恐怕这一进程将是艰难和漫长的。

最后,我们来看看第三个问题:以上各种力量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相互作用;这实际上是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斯卡拉皮诺教授曾经指出：“世界上很少有别的地区能比东南亚更鲜明地说明从多样性中寻求统一所会遇到的各种问题。”〔23〕他是就该地区的国家建设讲这番话的，但它同样适用于该地区的国际关系。

由于东南亚国家对地区外的任何一个大国都不完全信任，而这些大国又都要保持或增强它们在该地区的力量和影响，因此大国间的相互作用可能会更多地以彼此制约的形式表现出来。同时，由于地区内部各种矛盾的存在，“东南亚和平、自由和中立区”的理想，也许恰恰需要地区外大国某种程度的参与才有可能逐步接近。

从长期趋势看，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将使日本和中国这两个亚洲大国在东南亚国际关系中逐渐发挥主要的作用，而一个扩大和更新了东盟将为该地区内各国的安全和合作提供一个共同的框架。

四、美国的政策选择

当20世纪最后10年到来时，美国自己也正在经历从冷战到冷战后时代的角色转换。美国必须同时面对来自国内和来自国外两方面的巨大挑战，重新确立它在一个多极力量正取代两极力量、经济因素的重要性正超过军事和政治因素的重要性的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人不得不正视一个被他们自己称作是“具有讽刺意味的结果”：“在取得胜利的时刻，我们的实力和影响减弱了。如果冷战的结束标志着苏联作为一个大国实际上已不复存在（当然是指作为一个欧洲大国），它也标志着美国的作用明显下降了。美国作用的下降是其对手的突然消失及其特殊经济地位带来的结果……”〔24〕

冷战的结束在美国国内引起了一场新的对外政策辩论。辩论的一方认为，美国应再次大大减小它在世界上的作用；另一方则主张，美国在二战后所起的作用应作为美国将来的典范。虽然目前后一种主张似乎占着上风，但主张美国作用应当改变的人最终将占优势。〔25〕

美国与东南亚的关系不能不因此而受到影响。美国继续从该地收缩力量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长期的趋势。实际上，无论是东南亚国家还是美国，都已开始去适应美国作用将改变这一新形势。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离任前曾指出：“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力量也将逐步削减，……安全的平衡将渐渐地但却不可避免地出现变化和变成多极化。”〔26〕事实上，东南亚国家现在越来越倾向于从把美国看作多极中的一极的角度来强调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了。其实，东南亚、特别是东盟国家主要担心的是美国仓促或完全撤出该地区会造成“力量真空”，从而危及该地区的稳定。从这个意义上，它们把美国看作一个“可供选择的外部力量”，强调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存在对于维持地区平衡的必要性。

从美国方面看，鉴于冷战的结束，美国一方面已决定削减它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另一方面仍重申在该地区继续部署一部分美国军队的必要性。美国政府要员多次申明，美国仍决心在亚太地区起平衡和稳定的作用。助理国务卿理查德·所罗门的看法是：“事实是，除了美国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现在能够或乐意接受扮演地区平衡力量的角色。”〔27〕

然而，美国要在亚太地区继续发挥重大作用的决心很可能因国内面临的严重困难而受到影响。在今后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恐怕要把主要力量用于对付国内在经济和社会问题方面所面临的严重挑战。这种政策取向不能不影响到它与东南亚的关系。

同时，鉴于多极力量格局已经形成，美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怎样发展将会直接影响到它今后在东南亚的地位和作用，以及该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其中美日关系、美中关系的走向尤其显得重要。未来的美日关系是否仍将在美日安全保障条约的框架内发展，现在已有疑问。而美中关系究竟需要多少时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走出“六四”事件后的低谷，现在也很难说。

而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是,鉴于冷战的结束意味着战略和政治因素占主导地位的国际关系形态,已开始让位于经济因素和政治战略因素并重的新形态,主要基于战略和政治考虑发展起来的美国与东南亚的关系正面临着时代的考验。美国能否顺利完成从冷战到冷战后时代的角色转换,用新的眼光来看待正经历根本变化的世界,也许才是决定美国与东南亚未来关系的关键所在。

目前正在进行的美菲关于是否延长美在菲海空军基地的谈判,以及围绕柬埔寨问题政治解决所开展的多边外交活动,将是检验美国未来对东南亚政策的两个主要试金石。

不管长期趋势将会怎样发展,也不管美国最终能否成功地对付时代的挑战,在20世纪剩下的最后10年里,美国都将不可避免地在东南亚力量平衡中继续扮演一个主要角色。美国的作用有赖于它在该地区继续保持一定的军事存在、有赖于它与其他大国在涉及该地区主要问题上的协调一致、有赖于它对以东盟为框架的地区性合作的理解和支持,更有赖于它对严重的国内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解决。

注释:

(1) Robert A. Scalapino, *Asia and the Road Ahea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p.194.

(2) 罗斯福1944年12月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演说。载《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下册,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7页。

(3) A. Doak Barnett, *China and the Major Powers in East Asia*,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7, p.179.

(4) 参阅 Harold C. Hinton, *Three and a Half Powers: The New Balance in Asi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5.

(5) Sheldon W. Simon, "United States Security Policy and ASEAN", in *Current History*, Vol. 89, No.545, March, 1990, p.97.

(6) Scalapino, p.194.

(7) 比米斯:《美国外交史》第二分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中文版,第279页。

(8) William J. Barnds (ed.), *China and America: The Search for a New Relationship*,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7, p.23.

(9) 参见 Hinton 前引书。

(10) Kenneth N. Waltz,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p.170.

(11) 《简氏防务周刊》1991年1月5日。

(12) *Asiaweek*, August 26, 1990.

(13) 赵文骝:《美菲军事基地的存废与东南亚的力量平衡》,载《南洋问题研究》1990年第2期第79页。

(14) 长谷川:《迅速变化的亚洲“对立结构”》,载《日本经济新闻》,1990年10月9日。

(15) 吴崇伯:《东盟与日、美、中、苏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九十年代的展望》,载《南洋问题研究》1990年第2期第69页。

(16) 黛安·莫齐主编:《东盟国家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中文版,第273页。

(17) *Guardian*, December 29, 1990.

(18) Waltz, p.121.

- (19) Paul H. Kreisberg, "The U. S. and Asia in 1990", in *Asian Survey*, Vol. 31, No. 1, Jan. 1991, p. 7.
- (20) Hideo Sato, "Japan's Role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in *Current History*, Vol. 90, No. 555, Apr. 1991, p. 145.
- (21) 《东盟国家政治》，第 272 页。
- (22) 前引书，第 279—280 页。
- (23) Scalapino. p. 17.
- (24) Robert W. Tucker, "1989 and All That", in *Foreign Affairs*, Fall 1990, p. 107.
- (25) Ibid.
- (26) 新华社香港 1990 年 10 月 26 日电。
- (27)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6, 1990.

中国和美国的环境问题及其国际合作

茅于軾

环境污染是人类活动时不可避免的一个副产品。这种活动先是从自然界获取各种资源，然后以改变了性质之后的形态返回给自然。这个过程不断地改变自然的物理、化学、生态结构，降低自然的经济效用，最后可能使它完全丧失掉对人类的可利用性。当然，整个地看来，地球的化学成分并没有改变。

污染的产生过程有三个决定性因素，即人口、土地面积和活动的强度和性质。拿这三个因素来看，美国和中国都是大国，但具体条件却极不相同。中国的土地是 960 万平方公里，美国差不多一样大：940 万平方公里。但他们的人口各是 11.1 亿和 2.5 亿，故人口密度各是每平方公里 116 人和 27 人。加之中国人口的分布比美国更不均匀。图一为两国人口的洛仑兹曲线【注释】洛仑兹曲线是将人口密度从稀到密排队，以累计的人口百分比为纵坐标，以累计的土地面积百分比为横坐标画出的曲线。【注尾】的比较（以省和州作单位）。从图中看到，在人口稀的省份中国的人口分布特别不均匀，在人口稠密的省份则中国比美国均匀，但总的基尼系数【注释】洛仑兹曲线下的面积与对角线下面积的比例为基尼系数，当人口为绝对均匀分布时洛仑兹曲线与对角线重合，基尼系数为零；当人口为绝对不均匀分布时（全国人口集中在一省），洛仑兹曲线与正方形两直角边重合，基尼系数为一。【注尾】中国是 0.649，美国是 0.612。

为了使读者能对中美两国的人口密度和分布有一更直观的印象，作者绘出了两国的人口分布图。

污染作为人类活动的结果，显然与人口密度有正比相关。图二也说明了污染在两国国土上的分布是不均匀的。此外，图二并未表明人口在一省或一州内分布的具体情况。在美国，城镇居民占了总人口的 73.7%，而中国只占 51.7%。(1) 这又说明了美国城镇污染的比例比之中国的为大。

从人口变化考虑，将来中国的环境负担将更重。人口的增长率美国是 0.9%，中国是 1.4%。加之中国的人口结构中小于 30 岁的人口比例比美国的高，这决定了在未来 10

年中中国的人口增长将保持较高的速度。人口的年龄结构图如图三所示。

(图略)

同样的人口未必产生同样的污染,因为每人的活动强度不同。决定污染的最重要的活动是经济活动。我们可以比较一些肮脏产品的产量,例如煤、化肥等。表1是两国这些产品年消费量的比较。

表1 一些大宗产品的年消费量比较(单位百万吨)

品名	煤	石油	水泥	化肥	钢	烧碱
中国	994	111	206	18.0	70	3.2
美国	759	751	83.4	22.1	110.2	10.0

表1说明,多数大宗产品的消耗量美国比中国多,而美国的人口只有中国的1/4。

国民生产总值是经济活动的更全面的衡量。1990年中美两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分别是17400亿元和55000亿美元。1990年的官定汇率是4.82元人民币比1美元。但按购买力评价,1元人民币大体上相当于1美元。(2)美国的经济规模仍是中国的三倍多。

经济结构会影响污染的产生,因为每元国民生产总值所产生的污染量在各个行业之间是不同的。例如化工、冶金、造纸业每元产值产生的污染就比之服务业产生的要高。从这方面看,中国经济比之美国经济更为不利,因为中国制造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中的46.7%,不产生污染的服务业仅占26.5%,而美国这两个行业各占18.9%和62.8%。(1987)(虽然统计口径不尽相同)。

单位产量产生的污染也不同,一般来说,中国产品产生的污染较多。例如在美国,如果煤中含硫超过某一比例,燃煤锅炉必须安脱硫装置。但是在中国到1990年底为止,只有四川省的一座火电站安有脱硫设备,虽然该地区的煤普遍有2%以上的含硫量。中国每年排向大气的硫达1800万吨。(3)中国能源使用效率较低,而使用能源是一个主要的污染来源。例如在中国北方,建筑物节能就很不注意:在北京很少有双层玻璃的窗户,而在柏林、慕尼黑、伦敦、波士顿,那里冬天的气温和北京差不多,窗户都是双层玻璃。在北京,旅馆里采暖季节时的室内温度经常达24摄氏度,比上述城市里的旅馆室内温度高出4—6摄氏度。由于每元产值产生的污染大,中国总的污染图景相当糟糕。当人们在城市或农村旅行时,跨越山岭河流时,可以感觉到空气的气味,水的味道,周围的颜色,美国比中国好。

但是中国的主要环境问题还不是工业污染,而是自然资源的糟蹋。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只有12%,为全球平均的一半,为美国的40%。中国的人均木材积蓄量为10立方米,而美国为97.6立方米。中国农民在每亩地上施用的化肥量为美国农民的3.5倍,使得许多农田中有机质的含量降到危险程度。中国依靠地下水供水的城市几乎全都以超过补给的速度汲水。如果没有得力措施,中国首都将从北京迁往有足够水源供应的地方。

1972年中国派了代表团参加由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人类的环境”会议,以后环境保护问题在中国逐渐得到重视。公布了环境保护的法律;拨给了环境保护用的经费;开展了群众性的宣传。一个重要的结果是控制了城市的污染,特别是那些国营企业,他们接受由国家拨给的环保经费。1989年的环保费用拨款达96亿人民币,合国民生产总值的0.64%。(4)美国每年的环保费用达900亿美元(5),合国民生产总值的1.6%。但中国的乡镇企业近10年来连续以28.8%的年增长率在上升,它们采用的工艺较原始,对能源及原材料的使用效率低,产生出较高比例的污染副产品,因而排出大量污染物,毒坏了水中的鱼虾蟹蛙。他们是集体所有,急于赚取利润,不愿投资于环境项目。政府资金只分配给国有企业。要叫乡镇工业遵守环境保护法是一件难事。所以乡镇企业的污染是中国环境保护中的一个主要问题。

环境问题在中国和美国具有不同的性质。在中国,环境的破坏主要是因为穷困和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使用所致;在美国,环境破坏是因富足而引起,因为小汽车太多,塑料、电力、橡胶、农药太多而引起。穷困引起的环境破坏会导致一个恶性循环,即百姓越穷,越是要依靠自然资源的利用,资源的破坏越严重,跳出这个恶性循环的能力越弱。如果没有外界的帮助或内部结构的变化,他们的经济和环境条件很难改进。因富足而造成的环境问题则可以依靠这一过程中产生的力量而得到纠正。因为百姓富足以后,他们有较强的财力,更多的知识和专门人才去对付环境问题。幸亏中国从70年代末以来,有了大量关于环境保护的知识、情报、人员以及资金的流入,特别是10年的经济改革大大加强了中国的经济实力,所以中国的环境问题开始发生变化。由于人口控制以及人员流向城市,农村不断增长的自然资源的负担开始被抑止,而由于过去10年中工业生产增长了2.2倍,工业污染在加剧。这个问题已引起公众的注意。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来改善环境已取得成绩。中国最重要的报纸《人民日报》虽然每天只有8页,2/3的日子里可以看到关于环境保护的题目。这些现象说明,中国环境污染问题的性质正在变化。

如果我们比较中美两国政府在污染控制的手段方面可以发现有趣的现象。中国基本上是一个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但采取了比美国更多的经济手段。中国公布了整套排污收费的规定,包括空气、水体、固体、放射物及噪音,所收的费用已达全部环保投资额的15%,而美国却没有。一个精心设计的排污收费制度可以将污染的社会成本内化为生产者的成本,从而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但这种办法仅当资源流动由价格导向的市场经济中才有效。但在中国,价格存在着扭曲,计划经济仍占有主导地位,尤其是在要素配置领域内。在这种情况下,价格并非是资源流动的唯一信号,甚至还不是主要信号。外部性的内化并不能对改善资源利用效率起到多大的作用。特别是对那些排放污染的大企业,它们都是国有企业,经理和厂长对工厂的利润不甚关心。那些名为集体所有的小企业实际上是个人在经营,它们倒是按市场法则在运作,价格和收费会影响资源的流动。但他们大部分还处于发展的初期,他们缺乏环境意识。即使有环境意识,他们也没有足够的知识、人员、技术和资金来改进他们的工艺过程。

收费或罚款的作用很大程度取决于司法系统的工作及政府机构的效率,尤其是官员的能力和廉洁。所谓在社会主义国家内企业的“软约束”,实际上指的是权利和责任可以讨价还价,它很少被严格地执行。

可交易的排污权是经济有效地减少污染的一种措施。它最初于1979年在美国出现,到1986年里根政府时代批准为法案。这一方法最先在市场最发达的美国被提出来并不是偶然的。可交易的排污权证明了市场机制在实现一个既定目标时有巨大的能力。大多数人未必真正深入了解市场的要义,因为我们对它太熟悉,太习惯了,它似乎是一种自然的安排而不是精心设计的产物。正像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地球的重力场中,但在牛顿发现地心引力之前,谁也不知道引力场的存在。但是排污权交易制是一个人为设计的产物。在排污权市场上,如果各个工厂减少污染的边际成本不相等,供应和需求之间的交换便会发生。边际成本相等是保持总排污量一定使各工厂减少污染的总成本为最低的一个必要条件。排污权交易可使酸雨达标的花销减少1/3,即每年20亿到30亿美元(6),其他方面的效益可能更大。排污权交易虽然在欧洲国家有过讨论,但迄今为止还只有美国一家在实行。中国注意到排污权交易带来的巨大效益,正在仔细地研究它,特别是上海和沈阳。其实,市场经济在中国还只处于发育的初期,完整的所有权观念还有待确立,交易的监督和仲裁体制还有待完善,司法的执行还在建设,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排污权交易不可能在中国被有效地应用。但向往市场机制的趋势是很明显的,这也值得我们深思。

就世界范围而言,应用经济手段来保护环境的呼声在不断上升。部长级的OECD国家环保委员会会议(召开于1985年6月20日)宣布,他们将“寻求采用更灵活、有效、

成本效益高的手段,要符合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与条文管制的同时采取经济手段来对付污染”。1988年11月西德“全球挑战网”召开了国际会议,题目是“将自然包括进价格系统”。次年OECD组织出版了一本书,书名是《环境保护的经济手段》,此书由奥泼斯肖尔教授主笔。经济手段已成为环保政策设计中最受注意的课题。确实,经济手段已经在环保政策中大大提高了成本效益,尤其是和早期所制订的一些条文管制的效果相比较。然而经济手段并不能改变污染问题经济外部性的本质。如果污染的社会成本可以完全地内化,那就不存在污染问题的外部性了。一个设计精良的条文管制措施可以达到经济手段所能达到的同样的经济效益。这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一个研究小组得到的结论之一。(7)

经济手段的相当程度的成功,引起了一种危险的趋势,即想利用它来解决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如全球变暖。从理论来看,诸如税收、价格等经济手段既可在一国国内发挥作用,也可以在国际间发挥作用。所以不少学者提议在全球范围内采用碳税和可交易二氧化碳排放权。(8)显然,采用的任何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必须是经济上有效的,而碳税及交易权如果行得通,是可以改进经济效率的。然而我们可以发现设计这些政策时存在一些无法克服的障碍。以碳税为例,这些障碍如下:

1. 气温变暖造成的经济损失在不同的国家里是不同的。如果税率划一,看来并不公平。如果税率按受损程度而不同,请问受损大的国家应多缴税以便使和他们因减少损失的得益相称,还是应该少缴税以补偿他们所受的较大的损失?而且税率不同会导致经济效率的降低。另一个问题是实际受损程度如何估计。此处我们清楚地看到,私人成本或利益(现在个别国家代表私人)不等于社会成本或利益的问题。

2. 除了受损程度的不同,各国的能源资源构成也不同。有的国家水力资源丰富,它不排放任何碳,有的国家煤多,它比之其他能源排放更多的碳。如果碳税按统一税率征收,则煤多的国家将因资源的构成,而不是因为他们的努力不够而被惩罚。确实,资源自然秉赋的不同已经对一些国家形成了经济上的惩罚,我们是不是还应该增加一些人为的安排,如税,来增加这种不公平呢?

3. 富国的人均GNP约为穷国的50倍,相当于GNP的1/50的税未必能在富国产生足够强的激励,然而同样数目的税将剥夺穷国人民最后的生存基础。虽然穷国人民用的能也少得多,他们纳的税也会少些,但收入水平的巨大差距说明了税负能力的不同。

4. 碳税应以什么为税基?有人建议应以边际增加量为税基,也有人建议按碳的总排量为税基。另一个争议的问题是税应按总量征收,还是按人均排量计算。他们各有各的理由,找不到任何折衷方案。

5. 所征的税应在一国国内使用,还是在国际间重新分配使用?前一情况下,如果各国税率不同,会产生国际贸易的不公平竞争,如果各国税率划一,则发生前文所述的各种问题。在后一种情况下,碳税变为国际间的转移支付,而转移支付总会引起一大堆的争议。

6. 如果征碳税的国际协议达成一致,税应该用什么货币支付?是本国货币还是硬通货?有些国家实行外汇管制,且官定汇率与市场汇率相差若干倍。如果用硬通货,各种硬通货的比价经常在变化,又引起一些难解决的新问题。

7. 如果某一国不遵守碳税的国际协定,谁负责去加以纠正?

8. 排碳要征税,那么吸收碳是否可以得到报偿,或用来抵销碳的排放?

9. 碳的排放及吸收量如何监督?监督的费用有多大?

上述问题中没有一个是容易解决的,或者解决起来代价很高。其原因很简单,因为经济手段是基于经济人的假定,亦即每个人都关心自己的利益,而全球环境却是一个公共问题。经济人的前提导致“免费搭车”的结果,即每人都等别人支付环境保护的费用,自己则可以免费搭车。环境是每一个人共同享受的公共财富,不论此人为它付了款或没有付款。环境学家,政策制订者,尤其是经济学家不应忘记了这个特点。

那么,出路何在呢?出路像问题一样的简单:环境问题只能由每人对环境的责任感来解决,由无私奉献,或由道德来解决。

无私奉献并非永远产生好的效果。在市场运作中,各人必须寻求自身私益,而不是去作什么无私奉献,这反而会降低经济效率。工业革命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奥秘就在于:以自利为动机的行为并不妨碍整个经济的发展,而是促进繁荣的巨大力量。因为每一笔交易都给参与交换的双方带来利益。然而环境问题却是另一类问题:当某人付出努力改善环境时,它的有益后果为全社会的人所分享,所以他的净所得永远是负的。这一情况正如囚犯难题中所述的:不论另一囚犯选择承认与否,每个囚犯的最佳选择总是承认,结果造成对他们两人都不利的结局。现在环境问题中的支付矩阵具有同一性质:不论别人的选择如何,社会中每一个人的最佳选择总是不要为环境保护而付出代价,结局是对所有的人都不利。避免此种困境出现的唯一办法是鼓励每人改善环境作出不需要报酬的无私奉献。一旦这种精神成为一种被大家普遍接受的规则,每人都按这一规则行事时,地球的状态将变得舒适得多。这个普遍规则就是道德。

有些人怀疑,我们都生活在一个追求物质享受的世界里,道德的约束真能起作用吗?但事实上自从人类社会形成以来道德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即使在以自利为动机的商业活动中,不遵守道德规范也不会导致成功。最近以来环境道德的觉悟在普遍上升。以在公园里保持清洁为例,虽然有对乱扔脏物的罚款规定,但很容易不被人发现。人们保持清洁主要不是怕罚款,而是希望享受公园的清洁,这个清洁是其他来公园游玩的人已经共同保持的。相反,在一所肮脏的公园里尽管有罚款的规定,人们也倾向于乱扔脏物。这说明,如果一个人不能享受别人提供的道德,他(她)也会忽视道德对自己的约束。全球环境保护的主要任务是建设一个普遍接受的道德风尚,而不是制订经济政策,甚至陷入每个国家应该征多少税的争论。如果环境问题的国际会议陷入了关于各国征税税率争论,其目的注定要失败。

也有人担心,和经济手段相比,道德约束的行为是经济上低效率的。但事实上,人们的道德行为总是高效率的。如果一个人决定做一件有益于环境的事,他一定会在他的体力、金钱、知识的限度内最有效地实现他的预定目标。如果价格系统不扭曲,价格可以同样有效地引导人们从事道德活动或从事经济活动。而且通过经济手段保护环境总是会发生手段执行中造成的费用,包括行政管理费、监督费、诉讼费、强制执行费等,而道德行为不会引起任何上述的费用。所以道德行为的经济效率比起经济手段的经济效率更高。

但是道德行为有它自己的效率问题。即它的工作量是取决于个人的道德觉悟程度,它不是一种必须完成的义务。有的人道德觉悟很高,他为改善环境花费了很大的精力,或者说他的边际成本很高;有的人道德觉悟低,不愿花大的精力,边际成本低的活动都不愿去做。完成一件事各人支付的边际成本不同,不符合效率最高,或资源配置最佳的必要条件。这是道德活动中存在的效率问题。但是类似的低效率的问题同样存在于价格机制中。例如价格配置资源的一个结果是豪华的住宅只住了很少一些人,而贫民窟的破烂房子里却挤满了人。任何人也没有理由说这种分配是有效率的。因此,认为价格机制是有效率的仅当忽略各人所拥有资源的差别时才能成立。同样地,如果我们忽略各人道德觉悟水平的差别,则道德约束同样是有效率的。

“人类是自私的,道德不可能主宰人们的行为。”这是一些人怀疑道德力量在环境保护中能否起作用的一个理由。事实上如果我们回顾人类的历史,道德力量和宗教力量相仿,一直在起着重要的作用。道德约束了个人的私利,道德和利益的矛盾是个人决策过程中的普遍的心理过程。近一个世纪以来出现的新情况是,由于经济的繁荣,人们的物质欲望得到了巨大的满足。由于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增加一点物质享受所能提供的人生价值相对于非物质要素提供的人生价值在降低。所以人们越来越多地注意那些非市场交换所能获得的人生价值,例如创造性、社会的承认、健康、环境。这一现象尤其在富国中更为明显。换句话说,

现在存在着比过去更大的可能，发挥道德的力量来追求每个人都能享受到的公共利益。

依靠道德力量并不是说什么事也用不着做，坐着等待就行了。相反，我们为了树立道德新风而需要倍加努力。市场系统的建立花了人类社会200多年，但树立保护环境的道德新风大概用不到再来200年，因为信息和人员交流的速度现在已经比过去大大地加速了。

如果我们在下列方面作出努力，环境保护的道德觉悟就可以较快地建立起来。

1. 表扬那些对环境保护作出或大或小贡献的人。人之所以愿意做好事是因为他享受了或者将来有可能享受别人做好事为他提供的服务。这就是说，道德行为是一种公共服务。一个人的道德行为只有通过大众媒介才能为别人所知晓，因而成为具有公众影响的事。

2. 对那些粗暴地破坏环境的行为要施加压力。批评而不是法律行为或经济后果，是纠正不道德行为的主要手段。当然，法律行为和经济后果有助于施加这种压力，因为不道德行为和违法行为之间并不存在一条清晰的界线。

3. 传播有效地保护环境的知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开一公里汽车和用一度电何者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更大。只有环境专家才知道一吨水泥和一吨钢材哪一种产品中包含的总污染量（直接和间接）更多。人们对一件产品中包含的总价值（直接和间接的），或产品的价格知之甚详，但对总污染却未必了解。

在上述方面我们做得越多，一个良好的环境就能更早地来到。

注释：

(1) 中国在1984年改变了城镇的定义，故1984年城镇居民增加了8.4%，1984—1987年则增加了23.1%，而从1950—1983年的33年内只增加了12.3%。

(2) Kravis, Irving B. et al, *World Product and Income. —Internatioanl Comparisons of Real Gross Product*, 1982, Johns Hopkins Press, p.11.

(3) 李金昌：“每人都应关心环境战略”，《环境保护》1984年1月5—7页。第八个五年计划规定1995年SO₂排放不超过1900万吨，2000年不超过2000万吨。中国现每年消耗10亿吨煤，如果煤的平均含硫为1%，则燃煤产生的SO₂即达2000万吨。洗煤只占煤总产量中的20%。

(4) 曲格平：1990年12月22日在全国环保局长会议上的讲话。

(5) Paul R. Portney, Economics and Clean Air Act,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 Full, 1990, p.174.

(6) Ibid, p.175.

(7) Thomas C. Schelling 等著：*Centives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1983年MIT出版社。作者写道：“设计精良的价格机制所能达到的大部分效益，同样可由设计精良的条文管制来实现。”

(8) Pearce, David: Blue Print 2. (1991)专门有一章“全球变暖：碳税的经济学”。另一个例子是O E C D的环境委员会于1991年1月建议：“环境政策中应用经济手段”。

美国在香港制造业投资的发展状况及趋势

孙海顺

美国是香港制造业的最大海外投资者，长期以来居外来资本的首位。

一、投资的发展状况及特点

美国资本在香港制造业投资始于1950年。二次大战前香港除造船与制绳之外，没有什么制造业，当时香港是一个渔业和转口贸易港。朝鲜战争爆发后联合国实施禁运，香港失去了同中国内地进行转口贸易的主要收入，随着资金和专业人士从中国流入，制造业开始发展。1960年以前，香港的制造业还刚刚起步，所以外资在香港制造业的投资是非常微小的。

从60年代开始，香港的工业经济已显示出活力及多面性，加上香港与中国内地的关系，即香港的政治地位有所明确，现状将予维持，外国投资者消除了香港政治地位不安定的疑虑而逐渐为香港的地理位置、通讯系统、基础设施、税制、外汇制度等方面的有利营业环境所吸引，投资开始发展。

从1970年到1979年，平均每年有6项美国资本投入香港制造业。80年代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为香港带来了更大的经济发展机会，加上香港自身经济的更趋成熟，外资投入香港有了长足的发展，美国投资的增长也明显加快。1980年至1989年，每年平均有9项美国资本投入香港制造业。每年的投资增加额近7亿港元，平均每年增加13.1%。到1989年，美国对香港制造业投资的累计总额达到92.9亿港元（约12亿美元），是1980年时投资额的三倍。美国在香港制造业投资企业达到147家^{〔1〕}。在这147家企业中，雇员超过3.8万人。

美国投资在香港制造业的外来资本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多年来一直居首位。在1980—1984年五年中，美国对香港制造业新增投资30.89亿港元，占同期外商在香港制造业新增投资总额（44.35亿港元）的70%^{〔2〕}。在这一期间内，美国在该行业的投资平均增长率高达18.7%。自1985年起，美国调整其海外投资的地区流向，加快对西欧和日本的投资，而相对减缓了对亚太发展中地区的投资。在这样背景下美资流入香港的速度和规模开始缩小。在80年代后期（1984—1989年），美国对香港制造业投资的年平均增长率降为8.6%。而同期内日本和英国对香港制造业的投资平均增长率分别高达29.1%和22.6%。这就使美国资本在香港制造业外资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从1984年的53.7%降至1989年的31.2%^{〔3〕}。但是，综合比较，美国仍是香港制造业的最大海外投资者，占全部外来投资的1/3。

美国对香港制造业投资的发展变化，详如表1所示。

与其他外国投资相比较，美国在香港制造业的投资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1. 从企业规模看，美资企业以大中型企业为主

表1 近十年来美国对香港制造业投资的发展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	------	------	------	------	------	------	------	------	------	------	------	------

投资总额 累计 (亿港元)	23.86	26.07	30.62	34.57	35.76	36.18	61.51	56.59	80.53	76.95	89.07	92.90
占外来投 资总额比 重(%)	45.1	45.5	40.2	43.6	46.6	46.2	53.7	36.4	41.2	36.4	34.0	31.2

注：1982年以前数字引自历年《香港经济年鉴》，1984年以后数字引自历年香港政府工业署所编的 *Overseas Investment in Hong Kong'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企业的规模可以从企业的从业人数和资本额来衡量。1989年美资在香港的制造业企业的平均雇员人数260人，其中，20人以下的小工厂为数极少，只占5%，20—99人的工厂数占35%，100—499人的工厂数占40%，500人以上的工厂数占20%。而同期内香港制造业全部企业的平均雇员人数仅为16人，外资企业的平均雇员人数(170人)也显著少于美资企业。在企业的资本规模方面，美资企业更为突出，平均资本额为6319万港元，超过外资企业的平均资本规模(5048万港元)(4)。可见，工厂规模大，资本和劳动力相对集中，是美资企业区别于其他外资及香港本地企业的一个明显标志。这与美国投资的行业结构有一定联系。

2. 行业结构倾斜于资本与技术密集型

美国在香港制造业的投资，在行业结构上显示出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为主，以劳动密集型行业为辅的特点。从1989年美国在香港制造业累计投资的行业分布看，总投资的70%是投向电子、电器、化学和光学仪器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度高的行业，其中，对电子行业投资占美国在香港制造业总投资的51.1%；美资占香港电子工业外来总投资的55% (5)，居主导地位。在香港电子工业的发展过程中，美国的资本和技术起了领导作用。美国对香港制造业投资的其余30%是投向纺织成衣、非电动机械、玩具、金属加工、印刷出版和食品饮料等劳动密集度较高的行业。

下面的表2向我们展示了美国在香港制造业投资的行业结构及在外资中的地位。

表2 美国在香港制造业投资的行业结构(1989年底)

	电子	电器	化学	纺织成衣	非电动机械	玩具	金属加工	印刷出版	食品饮料	光学仪器	其他	总计
投资额 (百万港元)	4748	823	726	560	501	472	390	238	176	150	506	9290
占美国投资比重%	51.1	8.9	7.8	6.0	5.4	5.1	4.2	2.6	1.9	1.6	5.4	100.0
占全部外资比重%	55.0	23.9	31.3	20.1								31.2

资料来源：香港工业署：*Report on the Survey of Overseas Investment in Hong Kong'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1990*。

注：表中空格数字尚缺。

美国在香港制造业投资侧重于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体现了美国在高技术行业的优势。这种技术优势与香港的熟练又相对廉价的劳动力结合起来，使资源达到高效率的配置，既使美资企业效益增加，又促进香港工业的升级、发展。

3. 股权结构以美国独资企业为主

股权结构在这里指投资企业中独资企业与合资企业比例分布。在香港制造业的外资企业中，电子工业与化学工业主要是独资，而纺织工业与食品工业则以合资为主。电子及化学工业在香港的发展主要是由外资引入的，外资占主导地位。美资在港制造业绝大部分是投入电子工业，所以美资企业的独资比例较高。

表 3 从股权方面划分的美资企业结构

年份	独资企业	美港合资企业	美与非港合资企业
1979 年	45 (65.2%)	20 (29.0%)	4 (5.8%)
1985 年	80 (64.0%)	39 (31.2%)	6 (4.8%)
1988 年	101 (63.9%)	48 (30.4%)	9 (5.7%)
1989 年	90 (61.2%)	43 (29.3%)	14 (9.5%)

注：表中括号内百分数为各种企业占当年全部美资企业的比重。

资料来源：香港工业署：《Overseas Investment in Hong Kong'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1986, 1989, 1990#FK 年》。

独资企业比例高是美国在香港投资企业股权结构上的一大特点。如表 3 所示，1989 年香港美资企业中 61.2% 是独资企业。与此对比，同年香港日资企业中独资企业的比例只有 55.5%；英国独资企业的比例仅为 42.6%。独资企业在全部外商投资企业（589 家）的比例为 54.3%。美国投资者在资本和技术上占有优势，是他们在香港投资企业中较多发展独资企业的主要原因。

然而，历史地看，美资企业的股权结构正在发生着变化。表现为：独资企业的比例逐渐下降，而合资企业、尤其是与香港以外企业合资的比例上升。1979 年，美商在港独资企业的比例为 65.2%，到 1989 年这一比例下降为 61.2%。美资与香港及其他资本的合资企业则从 1979 年的 34.8% 升至 1989 年的 38.8% (6)。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主要是美商想通过与香港及其他资本的合资合作，利用后者在人事管理、销售网络等方面的优势，实现企业经营管理的优化组合，以达到更大的利润。

4. 资本结构中用于购买土地与厂房的投资比重在增加

资本结构指投资在固定资产与流动资产之间的分布以及在固定资产内部各种形态中的分布。从香港全部外资制造业企业情况看，1989 年的外资构成中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比例为 59:41；前者大于后者。在美资企业的资本构成中，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比例为 49:51；前者尚低于后者。近几年来，美资制造业企业的资本构成明显发生变化。固定资本在整个美商投资中的比重由 1985 年的 40.8% 上升到 1989 年的 49%。在其固定资本中用于土地和厂房等基础设施的投资比重由 25.5% 升至 30.0% (7)。

美国在香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及其变化，详如表 4 和表 5 所示。

表 4 当年净增固定资产构成

	1985 年	1988 年	1989 年
土地与房屋	49 (13.3%)	113 (19.2%)	312 (26.9%)
机器与设备	265 (72.0%)	379 (64.5%)	667 (57.4%)
交通工具	3 (0.08%)	9 (1.5%)	
其他固定资产	51 (13.9%)	87 (14.8%)	183 (15.7%)
合计	368 (100.0%)	588 (100.0%)	1162 (100.0%)

表5 固定资产原值构成

	1985年	1988年	1989年
土地与房屋	587(25.5%)	951(26.4%)	176(30.0%)
机器与设备	1467(63.6%)	2133(59.2%)	2437(53.1%)
交通工具	22(0.9%)	33(0.9%)	
其他固定资产	230(10.0%)	489(13.6%)	777(16.9%)
合计	2306(100.0%)	3606(100.0%)	4590(100%)

注:(1)表中资产值均以百万港元为单位。(2)资料来源:Overseas Investment in Hong Kong'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1986年、1989年和1990年。(3)1989年的“其他固定资产”中包含“交通工具”项。

从表4和表5可清楚地看到,在1985—1989年美国在香港制造业固定资本投资中,无论是在当年净增固定资产,还是在固定资产原值累计额中,土地与房屋的投资比重都有显著提高。这一事实正在改变过去几年中美资企业的厂房及用地主要靠租用的现象。这表明,美国投资者比过去更注重在香港的长期发展,对在香港的投资信心有所加强。

5. 香港美资企业产品以返销美国市场为主

在香港的外资企业的产品销售值1989年达到660.34亿港元,其中64%是出口,36%是在香港本地销售。在外资企业产品出口中40%(达167.04亿港元)销往美国市场。在外资企业中,美资企业的产品销售以向美国市场返销为主。1986年香港美资工厂产品销售额达170.20亿港元,其中49.8%是返销美国市场的,在香港本地市场的销售额只占16.4%(8)。同年,香港日资工厂产品销售值为106.42亿港元,其中44.0%是在香港本地市场销售的,18.7%销往美国。1989年美资企业产品返销本国市场的比例,估计已超过50%,日资企业产品在本地销售的比重也将提高到一半以上。美、日在港企业产品市场分布的差别表明,美国在港投资企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利用香港技术素质高又较为便宜的劳动力资源,使产品达到优质低价,增强竞争力,以美资海外企业的产品来替代本国市场上的外国进口产品。而日资在香港投资主要是为占领香港市场,进而向中国及周围地区延伸。

以上是美国在香港制造业投资的主要特点。作为最大的海外投资者,美国在香港制造业的投资拥有技术与资本两方面的优势,这决定了美资企业资本规模大,投资的行业倾斜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以及独资企业为主的股权结构。美国企业加强在香港固定资本尤其是对土地厂房的投资,反映了美商的投资信心和长期发展的策略。而通过投资实现美国的资本技术与香港廉价劳动力的结合,降低生产成本,并把国内一些劳动密集度较高的工业转移到香港及周围地区,是美国增加在香港投资的主要动因。

二、美国在香港投资的未来发展趋势

在未来若干年内影响美国在香港制造业投资发展趋势的因素很多,主要有以下几个:

1. 美国海外投资的调整变化

近年来美国跨国公司正在调整其海外投资流向。由于西欧地区将于1992年建成统一的市场,成为一个在其内部实现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而对外又实行壁垒的经济共同体。为了在1992年之前及共同体建成后初期打入这个庞大的自由市场,美国公司于80年代后期即加快对西欧地区的投资,相对减缓对其他地区的投资,这一投资趋向的变化随着1992年的来临而加强。这已经并且将继续影响到美国对亚太地区投资的增长,成为制约美国对香港投资发展速度的一个重要因素。近两年来,美国对香港制造业投资的增长率

下降与这一因素密切相关。今后几年内美国海外投资流向的调整将继续影响其对香港制造业投资的增长。

2. 美国国内经济发展状况影响其对外投资

1989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并于去年第四季度陷入经济衰退之中。目前,美国经济还没有走出衰退。在国内经济增长放缓或处于衰退阶段的情况下,国内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相对减少,因此导致国内过剩资本的形成和增加。这将扩大对外资本输出的物质基础,促进美国的对外投资。这也将成为促使美国在今后一、二年内增加对香港投资的一个因素。

3. 过渡时期内香港的经济与政治状况

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成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能否顺利实现这一历史性过渡,不仅关系到香港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而且对外资在港投资有直接的影响。

从经济方面看,近年来,香港的制造业正面对成本上涨令竞争力削弱的威胁。亚太区其他新兴工业国在面对同样威胁的情况下,更多地是发展资本与技术密集型工业而带动产业结构升级。香港制造业的生存与发展也必然要经历结构转变。1990年6月的《恒生经济月报》分析道,这种转型有三种方式可达到,一是将制造业重点转向发展一些较复杂的工业;二是生产高附加值的优质产品;三是将缺乏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生产迁往外地。前两者皆需要更高技术、科技及更多资金,而香港制造商在结构转型中大多选择了第三种方式。香港的制造业在衰变。驻港美国总领馆在1990年4月的一份报告中说,未来投资者会慎重考虑,香港的地理位置,良好的基础结构以及有素养的人力资本,能否补偿当地成本的提高。报告最终还指出,香港的制造业的重要性正在减弱,而服务方面的重要性正在强化,香港正恢复它的传统的贸易中心的作用,以及担当一个新的外国技术与投资通往中国的管道的角色(9)。这个分析暗示着美资不会在香港制造业有过大的投资增长。但是毕竟美资企业在资本与技术方面相对密集,受工资与地价成本上升的影响相对较轻,因而对高层面的制造业投资仍会有所增加(美国原计划于1990年对香港制造业增加0.94美元的投资)(10)。只不过这种投资不会像对贸易、金融以及对美商兴趣正浓的香港基建与环保工程那样同步而已。不管怎么说,随着美国越来越重视香港在东南亚地区经济中的地位以及对开拓中国市场的意义,美资在今后几年内仍会对香港有可观的投资增长。

从政治方面说,香港在主权过渡时期是否维持政治稳定,对外国资本的流入与流出有着直接的影响。随着1997年的临近,许多外国资本对香港未来政治稳定性的担忧增加,对在香港投资表现审慎,一些大的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开始将公司总部迁出香港,对投资结构也有调整,更多地投向金融、贸易、服务业等行业及短平快项目。而较少投向中长期的、高技术产业。相对于其他资本,美国资本仍比较注视在香港的资本技术型行业的投资。但是,香港未来政治环境状况对美国在港投资仍将是一个影响因素。

综合上述几个因素的作用,在未来几年内美国对香港投资仍将保持一定速度的增长,但增长率将比80年代上半期有所下降。

注释:

(1) 香港政府工业署: *Overseas Investment in Hong Kong'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1990。

(2) 香港政府工业署: *Overseas Investment in Hong Kong'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1986—1990。

(3) 同(2)。

(4) 根据香港工业署1990年外国投资报告资料计算。

- (5) 同(4)。
- (6) 根据香港工业署 *Overseas Investment in Hong Kong'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1985—1990年报告资料计算。
- (7) 同(6)。
- (8) 1987年《香港经济年鉴》。
- (9) 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 *Investment Climate Statement*。
- (10) 香港《明报》1990年5月30日转引自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分析资料。

海明威与中国当代创作

董衡巽

到今年(1991年)为止,中国翻译海明威已经有62年的历史。自1929年《两个杀人者》(*The Killers*)翻译出版以来,他的重要作品都有了译本,有的还不止一个。它们是:《太阳照常升起》(*The Sun Also Rises*);《永别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又译《战地春梦》);《丧钟为谁而鸣》(*For Whom the Bell Tolls*,又译《战地丧声》《丧为谁鸣》)三种译本;《老人与海》四种译本;《不固定的圣节》(*A Moveable Feast*)两种译本;《伊甸园》(*The Garden of Eden*)、《海流中的岛屿》(*Islands in the Stream*,又译《岛之恋》)两种译本。此外,我们还翻译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In Our Time*)和《尼克·亚当斯故事集》(*The Nick Adams Stories*)和多种评传、传记。散见在报刊上的短篇译作还不计在内。(1)

翻译出版海明威的高潮是近十年来的事。这反映了我国读者对这位文学大师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恰恰是在这开放改革的十年间,中国作家们发现了海明威,他们为他“精湛的叙事艺术”(2)所触动。

如果说惠特曼的自由诗体对我国五四以后的新诗起过催生作用,那么对中国当代小说创作发生影响较大的美国作家是J·D·塞林格和海明威。塞林格的少年主人公对二战后的美国社会、学校、父辈和正统观念的怀疑与不满给了中国作家以启迪,他们用同样迷惘的色调来描绘太平洋此举“后文化革命”时期一代青少年的心态,而美国“迷惘的一代”经典作家海明威的影响倒不在“迷惘”,而在他所创造的意象。

有两篇受海明威影响的中国当代小说值得评议。

一篇是刘亚洲的《一个女人和一个半男人的故事》(1985)。它描写在对越反击自卫战中的两个战士——营长陈淮海和参谋罗一明在战场上的表现。还有一个女人,罗一明的妻子,她崇拜陈淮海的男子汉气概,憎恶丈夫罗一明的女人气。这个标题、这种人物的设计,使人想起海明威的《弗朗西斯·麦康伯短暂的快乐生活》(*The Short Happy Life of Francis Macomber*)。这篇小说也写了一个女人两个男人,一个勇敢的男人和一个胆怯的男人。不过,背景不同,处理胆小鬼的写法也不同。当陈淮海知道罗一明怕死而“自伤”时,“淮海感到一阵反胃般的难受。他的第一个感觉是:‘在旅馆里开错了房间,看见一个可耻的场面。’这是海明威说的。大作家真厉害,他的话似乎就是专门为某些人和某些场面准备的。第二个感觉是:他被欺骗了。”小说中,陈淮海和罗一明是朋友,前者饶了后者一次,没有处决他,

让他冲锋以立功赎罪，但罗一明在敌人的炮火下装死躺下，再次背叛，这时陈淮海打死了他。

小说提到海明威的还有两处。一处是陈淮海看到“一个负了重伤的战士在艰难地向前爬去”，“一个敌人从堑壕里跳出来，冲锋枪对准那战士。哒哒哒。陈淮海清楚地看见战士的半个头仿佛都没有了。可他还在向前爬。淮海想起了海明威笔下那只爬向猎人的濒死的非洲狮子”。第二处是：陈淮海自己负伤了，“他低头看见血从一个窟窿里涌出来”，“他跪着向前移动。此刻，他觉得自己不折不扣就是海明威笔下那只将死的狮子，艰难地爬向那个毁了它的东西……”。〔3〕

在这篇小说中，海明威说的话，创造的意象直接进入了创作。

《一个女人和一个半男人的故事》是一篇有争议的作品。由于勇敢的男人和那个女人存在着爱情，他对胆小的男人的处决被误解为“情杀”。这篇小说看得出海明威的直接影响，邓刚的《迷人的海》（1983）虽然不那么直接，但几乎处处都有海明威的影子。小说的主人公——“老海碰子”，在大海“炙烤了五、六十年”，“有岩石般坚硬的骨架，牛筋般扭紧的肌肉，黑胶板一样富有弹性的皮肤，伤痕累累的身躯”〔4〕，这副外形活脱像海明威笔下的桑提阿果。“老海碰子”不满足于在平静的海流去捕捞海参，非要到峭陡艰险的火石湾去寻找“珍贵的宝物”，就像桑提阿果去远海深水一样。他们都是男子汉，都要到男子汉的海上去。“老海碰子”对海的观察，对海的感情，对鲨鱼的种类和特性的了解，甚至对太阳直照海水时光柱的变化……好像是中国的海明威在描写他所熟悉的渤海湾。

桑提阿果有一个小伙伴，“老海碰子”也有一个“小海碰子”。可是，就在这里，邓刚与海明威分道扬镳。《老人与海》中的小伙伴是为同情、照顾老人而存在的，“小海碰子”对“老海碰子”来说，是一个“挑战”。这个20岁的年轻捕捞手不用“鱼叉”而用“鱼枪”，打水不是用“脚板”而用“橡胶脚蹼”，上岸暖身不用火柴点草，而用“打火机”和“汽油”，他还有对付鲨鱼的办法：脚蹼上绑两条红布。更重要的一点：他的勇气不下于“老海碰子”。“老海碰子”一开始看不起“小海碰子”，包括后者那套现代化的工具。他凭着丰富的经验，捕捞的成绩大于年轻人。但是“小海碰子”在海上的表现，加上那些先进工具，尤其是他的无畏精神，使老人感到困惑。是共有勇气使他们默契配合，老人用无声的语言引导年轻人对付变幻莫测的大海，年轻人用现身说法告诉老人先进工具的优越性。最后，“迎着冉冉升腾的红日，一老一少两个海碰子又并肩扎进了浪涛滚滚的大海”。

可以看出，《迷人的海》不是重复《老人与海》“人不是生来要被打垮的，你可以消灭他，可就是打不垮”的主题。《老人与海》给人一种浓厚的孤独感，含蕴悲剧的内涵。《迷人的海》则散发着乐观的坚韧毅力，主人公的选择建立在对社会、对人生坚定的信念之上。这反映了经过十年浩劫的人们的痛定思痛和对生活的希望，也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现代化精神的来临。

刘亚洲和邓刚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作家，他们跨越了当时盛行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阶段，以一种新的视角勾勒我们的生活。他们都喜欢海明威的。尽管作为成熟的小说家，他们超越了模仿阶段，用海明威式的叙事技巧表现中国当代生活的经验，但是，有没有对海明威的借鉴，还是十分重要的。邓刚最近发表在《作家》（1990年10月号）的《当代传说》，写一个老人咒诅大海的故事，无论从气势还是叙事艺术来说，都没有达到《迷人的海》的水平。

海明威对中国当代创作影响之大，还可以从作家的创作经验谈中看出。汪曾祺、王蒙、王朔都谈到过海明威，其中马原说得最充分。他以《永别了，武器》结尾部分主人公与护士间四句对话为例说明海明威冰山原理的妙处。这四句话是：

我往房门走去。

“你现在不可以进来。”一个护士说。

“不，我可以的。”我说。

“现在你还不可以进来。”

“你出去。”我说。“那位也出去。”

马原说：“这些语调上的变化其实在上边文本中全无提示，作者也没有用叙述的方式告诉我们关于主人公我的任何情绪变化，然而我们都知道了。”“作者利用了人所共有的感知方式及其规律，他知道大家都知道的的东西，你不说大家也会知道这个原理，他就不说大家都知道的的东西”，结果“产生了完全出人意料的新的审美方式”，“是最具有效果的方法”。

作家们的体会与学者不同。学者们，包括我在内，常常把海明威关于八分之一露在水上、八分之七埋在水下的冰山原理说成是“含蓄手法”，并且把它同历代有关空白的美学理论等同起来。作家们认为“这是一个大的失误”，“海明威省略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实体经验”。他们称之为“经验省略”，不是言犹未尽而意无穷的那种情感省略。（5）

深知创作甘苦的作家也许是对的。他们说，在创作中，尤其在写短篇的时候，什么应该省略，什么不应该省略，分寸极难掌握。你认为应该省略的地方也许是读者弄不明白的地方，而你认为不应该省略的地方可能是读者不感兴趣之处。这要靠最精微的感觉，靠丰富的阅读经验和创作经验。

在探讨美国文学对中国影响的问题时，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美国作家在中国影响的大小未必同他们在国内的声誉和文学史上的地位成正比。美国20世纪文学出现一大批群星灿烂的作家，可是到了中国，他们的待遇与在国内的待遇有的一致，有的并不一致。海明威在美国是大作家，在中国也是大作家，可是欧·亨利、杰克·伦敦和德莱塞在美国可能是次要作家，却获得大量的中国读者。罗伯特·罗威尔、威拉·凯瑟、T·S·艾略特、尤金·奥尼尔、斯坦贝克也有不少读者。但庞德、辛克莱·路易斯、舍伍德·安德森、司各特·菲兹杰拉德却并不享有他们应该享有的地位。约翰·多斯·帕索斯和福克纳刚刚介绍到中国来，还不能看出他们的影响程度，但我们这样估计，如果他们会有所影响，那只是限于并不太大的圈子。二次大战后的美国作家在中国的被接受的情况更加复杂，也更加难测。不过，我可以肯定：像纳博科夫、托马斯·品钦、小冯尼格、西尔维亚·普拉斯这些大作家，得不到中国读者们的赏识。索尔·贝娄、约瑟夫·海勒和约翰·厄普代克，他们声誉太大了，中国读者争相阅读，想知道个究竟。拥有大量读者的美国当代作家是塞林格、阿瑟·米勒、欧文·肖、马拉默德和赫尔曼·沃克。当然，要说读者的绝对数量，他们谁也比不上通俗作家。80年代初阿瑟·黑利受欢迎，80年代后期被悉德尼·谢尔登所代替。通俗文学的读者群大于严肃文学的读者群，这情形同美国相仿。

这里对美国作家受中国读者欢迎程度的估计，完全是个人性的，不同的美国文学工作者会对许多具体作家作出不同的估计。我这里要指出的只是他们的地位在美国和在中国并不完全一致。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作品翻译介绍的迟早；二、译文的好坏，这直接影响到读者的阅读兴趣；三、也许是最重要的原因：社会文化心理问题，包括不同的价值判断和鉴赏习惯等因素。中国社会存在大量的小生产者或者说小资产者，他们和他们有文化的代表者是读书界的主体。这个阶层在现代中国求生存求温饱求发展的历史也可以说是求文化的阅读史。杰克·伦敦、欧·亨利、德莱塞、欧文·肖、马拉默德……等作家之所以受到中国读者欢迎不完全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受苏联文学批评的影响，而主要是因为他们作品中的小人物的挣扎与奋斗，痛苦与喜悦符合中国读者的精神文化需要。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读者很能理解理查·赖特、阿瑟·米勒、马拉默德、欧文·肖笔下人物的处境、愤怒与辛酸。有些作家提出的超级大国面临的问题，或者占美国社会结构主体的中产阶级特有的问题，中国读者没有深切的体会。至于一些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作品，即“实验小说”，或由于技巧过于复杂，或由于把高科技内容引进文学创作，超越了中国的鉴赏传统。

如果我们明白读者欣赏的社会文化背景，我们也许可以把这种接受情况称为“阅读文化

的需要”。在这条规律的作用下，可以说符合中国读者社会文化心理的，阅读接受面就大，反之就小。

对那些不但受读者欢迎、而且影响到中国创作的美国作家，那就不仅仅是“阅读文化需要”问题，而且还是“创作文化的需要”。

“文化大革命”后的文学创作面临开放改革的形势，我们打破了封闭状态，扩大了创作视野，汇入世界文学的潮流。海明威、艾尔玛托夫、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些世界知名作家一度成了中国作家的借鉴对象。我们很快就超越了单纯模仿的学艺阶段，把学来的东西变成自己的经验，变成中国的东西。某些外国作家具备契合中国“创作文化的需要”的因素，就有可能融入中国作家的经验。刘亚洲、邓刚等作家写战争、写大海，在海明威身上找到的不但是灵感，还有气势、意象、反讽和“冰山原理”等叙事技巧。虽然经过一道翻译，海明威在文字风格有所损失，中国作家体会不到海明威在净化文学语言方面的贡献，〔6〕但是其他许多方面还是能领会的。作为成熟的作家，他们没有留下明显的痕迹，让我们去识别这一段或那一段是海明威笔法。不过我们也看得见海明威的影子。例如，刘亚洲用这样的技法写战争。

他甚至回头望了望身后的大青山，团指挥所就设在那里。大青山与老山高度相等，又挨得很近。阳光下，大青山半山腰有许多闪烁的亮点，那是望远镜。在某一具望远镜背后，团长正望着我哩。……

他转过脸来望着钢盔下那张清秀的面孔，心里叹了口气：在这里碰上罗一明（团长派来的作战参谋）可不痛快。

突然，他觉得自己的腿被什么东西重重的捣了一下，不由自主地跨了下来。紧接着，右肩被一道凉丝丝的风穿透了。他低头看见血从一个小窟窿里涌出来。

……………

终于，他意识到自己再也不可能向前了，不禁呛然叫道：“我上不去了，我上不去了呵……………”

他用尽气力翻了一个身，仰面躺着。

……………

伤痛难忍。他想叫，但忍住了。山坡上静悄悄。那些和我一样倒下的人呢？他们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7〕

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这里用的都是陈淮海所能见到的战争的一视角。这种写法从斯蒂芬·克莱恩《红色英勇勋章》开始、经过海明威继承发扬之后引进了中国。在第一段中，第一，背景描写是淡化了的；第二，包含了人物的主体印象，不是文献式的客观描写；第三，叙事程序是由远到近（大青山——罗一明）。第二段中，主人公受伤过程全由感觉到动作再到感觉——孤独的感觉，都常常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使人想起《丧钟为谁而鸣》中两个受伤的战士——艾尔索多和乔登。

海明威这个例子说明外国作家在什么情况下契合中国“创作文化的需要”。他们主要在叙事艺术方面给予借鉴，这包括新的透视角度，新的叙事模式和技巧。所谓“新”，不是时间概念而是空间概念，即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叙事艺术。当这些“新”的技法经过作家们的试验和运用变成中国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叙事艺术就会丰富和充实起来。它们会变成中国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注释：

〔1〕关于大陆出版情况，详见《海明威研究在中国》，邱平壤编写，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

(2) 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海明威诺贝尔文学奖的表彰词, 见 Nobel Lectures, Literature 1901-1987, Ed, Horst Frenz, Elsevier Publishing Co., 1969, Amstredan, The Nethew Lands.

(3) 均引自《有争议的爱情——近十年爱情小说选》561页, 漓江出版社, 1986年。下同。

(4) 《迷人的海》引文均见《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评选获奖作品集: 1983-1984》, 作家出版社, 1986年。下同。

(5) 马原:《小说》, 见《文学自由谈》, 1989年第1期, 天津。

(6) 1947年海明威自己说:“海明威的影响只是在对语言的一种净化, 这一点公众现在还在受益。”见 Conversations with Ernest Hemingway, Ed. Matthew J. Bruccoli,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86。

(7) 见《有争议的爱情》。

《黑奴吁天录》——第一部译成 中文的美国小说

陶 洁

1862年, 美国总统林肯接见《汤姆叔叔的小屋》作者斯托夫人并称她为“发动一场大战争的小妇人”。但他一定不会想到, 40年后, 这部抨击黑奴制的小说会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引起广泛的影响, 对唤起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产生巨大的作用。

从《汤姆叔叔的小屋》到《黑奴吁天录》

《汤姆叔叔的小屋》是在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由林纾同魏易合作翻译成文言文出版。林纾嫌原书名不够典雅, 易其名为《黑奴吁天录》。这是林纾翻译的第二部外国小说, 也是第一部译成中文的美国小说。如果说林纾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是事出偶然, 或为解除丧妻的岑寂, 或是在友人王寿昌和魏瀚的劝诱下进行的, (1) 那么, 他翻译《黑奴吁天录》一书的目的性是很明确的。他在译序中说, “华盛顿以大公之心, 官其国不为私产, 而仍不能弛奴禁, 必待林肯奴籍始幸脱, 迹又浸迁其处黑奴者, 以处黄人矣……黄人受虐, 或加甚于黑人……方今器讼者, 已胶固不可譬喻; 而倾心彼疾者, 又误信西人宽待其藩属, 跃然欲趋而附之。则吾之书足以傲醒之者, 宁可少哉!” (2) 在《例言》中, 他又说: “是书系小说一派, 然吾华丁此时会, 正可引为殷鉴。且证诸秘鲁华人及近日华工之受虐, 将来黄种苦况, 正难逆料。冀观者勿以稗官荒唐视之, 幸甚!” (3) 他似乎意犹未尽, 在《跋》中再次强调: “余与魏君同译是书, 非巧于叙悲以博阅者无端之眼泪, 特为奴之势逼及吾种, 不能不为大众一号……今当变政之始, 而吾书适成。人人既蠲弃故纸, 勤求新学, 则吾书虽俚浅, 亦足为振作志气, 爱国保种之一助。” (4) 可见, 林纾译斯托夫人小说的动机是出于爱国热忱, 想通过译书给我国同胞敲起警钟, 使他们认识到亡国灭种的危险, 这也是林纾的

合译者魏易的目的。魏易在他的译序里谈到美国驱逐华工的行为和中国人“为奴而不得”的耻辱。他并且说，“近得美儒斯土活氏所著《黑奴吁天录》，反复披玩，不啻暮鼓晨钟，以告闽县林先生琴南，先生博学能文，许同任翻译之事。……语云：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窃愿读是篇者，勿以小说而忽文，则庶乎其知所以自处已。”〔5〕

林纾魏易希望通过小说来唤醒民众的苦心收到了应有的效果。当时美国政府正在迫害我旅美华工。《黑奴吁天录》的出版，一石千浪，立即引起各界的注意，也更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情绪。灵石著文介绍林、魏在译书时“且泣且译，且译且泣，盖非仅悲黑人之苦况，实悲我四百兆黄人将为黑人续耳”。〔6〕灵石还大声疾呼，希望家家户户都来读这部小说：“我读《吁天录》，以哭黑人之泪哭我黄人，以黑人已往之境哭我黄人之现在。我欲黄人家家置一《吁天录》，我愿读《吁天录》者，人人发儿女之悲啼，洒英雄之热泪。我愿书场、茶肆、演小说以谋生者，亦奉此《吁天录》，竭其平生之长，以摹绘其酸楚之情状，残酷之手段，以唤醒我国民。”〔7〕

其他读者也纷纷给报社写信，抒发读《黑奴吁天录》的感想，有位读者特地以“醒狮”为名在1903年给《新民丛报》寄一首《题〈黑奴吁天录〉后》：“专制心雄压万天，自由平等理全无。依微黄种前途事，岂独伤心在黑奴？”〔8〕《国民日报》刊登另一位读者慧云的读后题诗：“厉禁华工施木栅，国权削尽种堪哀。黑奴可作前车鉴，特为黄人一哭来。”〔9〕鲁迅先生当时在日本求学，于1904年才看到《黑奴吁天录》。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叹息道：“漫思故国，来日方长，载悲黑奴前车如是，弥益感喟。”〔10〕

也许是由于译本的影响，1904年金陵江楚编译官书总局出版的陈寿朋译、薛绍徽编《列女传》卷四《文苑列传》中就有斯托夫人（译名为“斯多”）的词条，对她的生平，尤其是《黑奴吁天录》（译作《叔舱房》）的出版、发行和翻译的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11〕《黑奴吁天录》不仅受到读者欢迎，还受到当时的教育部门的重视。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负责教育调查、筹款兴华等事务的机构劝学所在各地开办宣讲所，并有行文规定供宣讲的40本书，其中之一居然便是《黑奴吁天录》。〔12〕

这部林译小说还曾被改编为剧本在国内外上演。1907年，为了对受迫害的华工表示道义上的声援，我国在日本的留学生组织的春柳社在东京本乡座剧场上演由曾孝谷改编的五幕话剧。〔13〕几个月后，另一个剧社“春阳社”又在上海公演由许啸天改编的剧本。〔14〕

对于《黑奴吁天录》的影响，文学家们早有公论。郑振铎在林纾死后不久发表的纪念文章《林琴南先生》一文中把《黑奴吁天录》定为他所介绍的“许多重要的世界名著”之一。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也称之为除《巴黎茶花女遗事》外“最大影响的书”。他还在《晚清文学丛钞·域外文学译文卷》中评述：“美国的小说，当时在政治上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应推林纾翻译的斯吐活的《黑奴吁天录》（1901）。这时美国政府正迫害我旅美华工，此书译本遂更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情绪。”〔15〕由于译本流传很广影响极深，1932年，李伯钊在瑞金为庆祝全苏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编写剧目时还借用《黑奴吁天录》来作为她剧本的标题。〔16〕

虽然林纾的译本流传很广，但《黑奴吁天录》的出版过程似乎并不清楚。郑振铎在1924年底纪念林纾的文章里列举了出版林译小说的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和中华书局，但又说“至于《黑奴吁天录》一书，则不知何处出版。”〔17〕阿英在1955年的《晚清小说史》中对这部小说的描述是“《黑奴吁天录》，史托活夫人原著，木刻初印本四册，年代不详。小万柳堂本：吴芝瑛圈点，廉泉（南湖）校阅，光绪三十一年（1905）版，魏易口译。”〔18〕但他在《域外文学译文卷》第一册（1961）的《叙例》中却说“……译本销行甚广，先后有两种木刻本，有大、小号铅字排印本，有吴芝瑛校点本”，并且说明他所收的《黑奴吁天录》是“据1905年文明书局排印本，并用1901年魏氏木刻本参校”。〔19〕马泰来编订的并在1981年发表的《林纾翻译作品全目》指出，“《黑奴吁天录》，斯土活原

著，魏易同译。武林魏氏刊本，光绪二十七年（1901）。”然而，1987年出版的由北京图书馆编纂的《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外国文学卷》却指出现存《黑奴吁天录》分上、下册，是“上海文明书局出版，1915年12月3版，1920年12月4版。卷首有林纾的序、跋及例言。封面题：上海进步书局印行，1901年初版。”田汉在《谈〈黑奴恨〉》（1961）中还提到魏易写的序，仿佛另外还有一个版本。看来，当年此书流传颇广，版本也许不止一个。根据《民国时期总书目》，上海启明书局还在1937年出版过由赵苕狂用白话翻译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书名为《黑奴魂》，仍是节本，销路似乎也很好，因为到1941年7月已经是第3版了。但由于资料欠缺，难以查证。

然而，《黑奴吁天录》是第一部译成中文的美国小说，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5年以后，林纾才翻译了欧文的《拊掌录》，爱伦·坡的故事还要再过17年才为中国读者所了解，这本小说的影响其实并不仅限于政治方面。关于林译小说的影响，阿英作过十分中肯的评价：“他使中国知识阶级接近了外国文学，认识了不少第一流作家，使他们从外国文学里去学习，以促进本国文学发展。”（20）郑振铎在《林琴南先生》一文中一再提到：“中国的‘章回小说’的传统的体裁，实从他而始打破”，“其实不仅周先生以及其他翻译小说的人，即创作小说者也十分受林先生的影响的。小说的旧体裁，由林先生而打破……”（21）这一切当然不能完全归之于《黑奴吁天录》。有意思的是，斯托夫人的原著最初是在杂志上发表的，为便于阅读，每章均有标题，有些章节还在标题下加有能点明主题的警句、引语或概括性词句，跟中国的章回小说颇为类似。但林纾却把这一切统统删却了。他还在《例言》中强调：“是书开场，伏脉，接笋，结穴，处处均得古文家义法，可知中西文法，有不同而同者。”并且希望读者“勿贬西书，谓其文境不如中国也”。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从“叙述和描写的技巧”及“语言”两个方面作了详尽精辟的分析，指出《黑奴吁天录》的译笔“比较晓畅明白”。（22）由此看来，这部小说的功绩是不可低估的。林纾在译文中增加的注解，如指出“约旦河”在《圣经》里的含义，Mulatto为“白人父而黑人母所生”等等都很恰当。他对honey moon的译法及注不仅传神，而且流传至今。关于《黑奴吁天录》的魅力，老作家冰心始终念念不忘，她在90高龄时写的《我和外国文学》一文中还提到：“以后我进了中学和大学，上了英文课，能够自己阅读小说原文了，我却觉得《汤姆叔叔的小屋》不如林译的《黑奴吁天录》……那么生动有趣。”（23）

《黑奴吁天录》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很难估计或证明，但它与我国早期话剧运动的关系却是早有公论，任何一本研究话剧文学或话剧史的著作都要提到春柳社1907年在日本东京公演由曾孝谷改编的剧本的盛况。这是春柳社演出的第一个完整的五幕剧，而且先后在东京公演了三天，张庚说：“这次演出是中国话剧史上十分值得纪念的一次演出，这是春柳社第一次的正式演出。无论从内容，从形式，从技巧上来说，都有相当的成功，对当时的观众及后来剧运的影响是很大的。”（24）欧阳予倩回忆说，“这个戏分五幕，每一幕之间没有幕外戏，整个戏全部采用的是口语对话，没有朗诵，没有加唱，还没有独白、旁白，当时采取的是纯粹的话剧形式。”（25）他还说：“《黑奴吁天录》这个戏，虽然是根据小说改编，我认为可以看作中国话剧第一个创作的剧本。因为在这以前，我国还没有过自己写的这样整整齐齐几幕的话剧。”（26）曹晓乔在论证“中国话剧不是从自己土地上生长演变而成，却是从世界上广采了既成的优良成果远洋舶来”的文章《舶来品与遗留物》一文中特别以《黑奴吁天录》为例证明：“首先是思想内容上的舶来。第一是民族平等的思想……春柳社在改编时完全去掉了原作的宗教色彩，突出了民族和阶级的对立与斗争，歌颂了独立、自由、反抗的精神……所谓‘舶来’也不是被动接受，而是吸收其中有益的健康的思想内容。”（27）可见，《黑奴吁天录》无论是在话剧的形式上还是在思想内容方面都起了革新作用，对我们话剧运动的发展作用很大。

从《黑奴吁天录》到《黑奴恨》

解放后,无论是出版界还是戏剧界都没有忘却斯托夫人的这部名著。1958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曾请人重新翻译,但由于译者被错误地划成右派,这部译稿未能如期出版。1957年纪念中国话剧运动50周年的时候,曾有人建议排演《黑奴吁天录》作为纪念性的演出,50年前参加春柳社公演的欧阳予倩也已开始构思新的剧本。可能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这事情就搁下了。(28)阿英编的收有《黑奴吁天录》的《晚清文学丛钞·域外文学译文卷》第一册倒是在1961年底由中华书局出版了。有意思的是北京图书馆在该书的目录卡片上除介绍选本都是“在当时有广大影响的名著、名译或早期译本”外,还特别强调,“由于作者的世界观以及写作历史时期的局限,其中不乏消极、错误思想的成分。必须特别审慎,破除迷信,分辨精华与糟粕,并根据原著和翻译时期的情况,进行分析研究,认清其历史和现实意义。”(29)

幸好,斯托夫人的小说以其进步的思想内容在中国著称。1959年,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时期,欧阳予倩认为,“《黑奴吁天录》还有它的现实意义,应该好好搞它一下。”(30)他化了10天的时间写成剧本,改名为《黑奴恨》,1960年发表在《剧本》月刊,1962年又出了单行本。欧阳予倩在《后记》里说,“我以对被压迫者深切的同情,对殖民主义者极端的愤慨写了这个戏。凡属美国绅士老板们虐待黑人的情形,都根据斯托夫人小说所描写,没有增加一丝一毫的夸大。至于书中认为善良的绅士如地主解而培、工厂主威尔逊等,我不能不撕碎他们的面纱,揭露出他们的本来面目。”(31)他还说,“观点不同,写作的目的不同,对人物的造型、情节的安排不可能和原小说一样,甚至也可能有相当大的出入……我这个剧本不能不根据今天的意图从新编写也是理所当然。”(32)

由此可见,欧阳予倩的《黑奴恨》和50多年前曾考谷改编的剧本都同斯托夫人的原著有较大的出入。1907年的《黑奴吁天录》“强调了民族自觉,戏的结尾是:哲而治同意里赛夫妻会合,杀死了追捕的人,逃出美国……以斗争胜利为结束的。”(33)《黑奴恨》的主人公不是哲而治而是汤姆。欧阳予倩并没有安排一个斗争胜利的结局。但是,他让汤姆在火刑前义正词严地发表了一篇痛斥奴隶主的演说,揭露“美国大老板们都是李格利——和李格利一样凶恶;也认识到血债必定要还,总会有一天要和压迫者算总帐。”(34)在初稿里,他还在第九场安排凯雪逃走后又潜回汤姆受伤后所居住的牛栏并且杀死了奴隶主李格利。原剧还有第十场,由哲而治和战友们评价汤姆的死和他的精神,并展望黑人解放运动的前途。但在单行本和正式演出中,这些情节都被删除,全剧由十场改成九场,以汤姆壮烈的火刑场面作为结局。

现在来看,《黑奴恨》是当年“左倾”思想指导下的产物,受了片面强调戏剧从属于政治和思想内容第一的错误思潮的影响。但在当时,这出戏的上演还是起到一定的积极的效果。1961年正是斯托夫人诞生150周年,是《汤姆叔叔的小屋》创作110周年,也是林纾译本出版60周年。《黑奴恨》剧本的发表和演出帮助了又一批中国读者认识并了解斯托夫人和她的名著。

《黑奴恨》不仅于1961年在北京公演,上海、贵州等地的剧团也先后排练上演。评论界对该剧的上演还是十分重视的。《人民日报》在一周之内发表了两篇评论,其中田汉的《谈〈黑奴恨〉》篇幅很长,从林纾的《黑奴吁天录》谈起,介绍了这部小说在中国的出版史,斯托夫人的生平,《黑奴恨》上演的意义(“不只是对我国话剧运动启蒙时期有怀旧意义,对于支持今天美国和非洲黑人解放斗争也将起有力的鼓舞和启发作用”(35)),并且对剧中人物,尤其是汤姆和哲而治等形象都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看来,演员们并不完全赞成欧阳予倩对汤姆这个人物形象的处理,对于汤姆是否能够具备剧本中所描写的高度的阶级觉悟也有不同的看法。田汉用了相当长的篇幅,引用黑人领袖杜波伊斯和美共主席福斯特的文章

来证明汤姆是可能具备这种阶级觉悟的,火刑的场面是成功的。它赞扬欧阳予倩“能够从社会主义思想高度来处理这一百多年前的历史故事……今天的《黑奴恨》比起半个世纪前的《黑奴吁天录》有了质的飞跃。”(36)

显然,田汉是从思想内容的角度来评价《黑奴恨》的,希望它能使“今天的观众从这些生动真实 陆寇沸蜗蟥攻浇逃豕成为“对美帝国主义百年如一日的反动面目的有力暴露”。

(37) 其他评论文章的观点跟田汉大同小异,有的甚至更为激进。《人民日报》发表的另一篇评论说,《黑奴恨》“在主题上,反对种族歧视,反对阶级压迫,鼓舞被压迫民族斗争的意义更突出了。它成为一首颂扬黑奴争自由,争人权的斗争精神的热情赞歌。”(38)《贵州日报》更以《出路#0&——斗争》为标题发表评论,肯定剧本“阐明了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必须斗争,不能幻想’的主题思想……是一首褒扬黑人解放斗争的颂歌”,能使我们“清楚地洞察了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越发同情和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39)

如果说,20世纪初林纾译《黑奴吁天录》和曾孝谷改编为剧本供春柳社演出是出于爱国主义思想,为了唤醒民众,提高民族自觉,那么,欧阳予倩的《黑奴恨》是为当时的国际政治服务,为了声援亚、非、拉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也为了教育人们认清当时的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的真面目。这一切当然是斯托夫人所始料不及的。但是,这种以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做法却又使斯托夫人的名著在中国具有深远的影响。60年代前后,上海、北京、贵等地的话剧团都上演过《黑奴恨》,报章杂志的评论文章再一次使这部小说在中国观众和读者中广为流传,引人注目。

文学名著——《汤姆叔叔的小屋》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我国政府开始执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在沟通中外文化交流方面起重要作用的翻译出版事业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可喜局面。虽然80年代以来的外国文学翻译工作以现、当代文学为重点,但是,中国的翻译界和出版界并未忘却斯托夫人和她的不朽的名著《汤姆叔叔的小屋》。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以来的译介工作并不局限于小说的思想性,而是考虑到它的文学价值。

1981年,商务印书馆重新印刷出版10部林译小说,其中之一便是《黑奴吁天录》。虽然这是个文言文译本,但第一版印数便高达40500册,可见读者对该书的浓厚兴趣。译本的出版说明还特别提到“美国小说《黑奴吁天录》的出版,正值美国政府迫害我旅美华工,因此更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情绪”,用以突出重印的必要性。同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世界文学名著缩写本丛书》,也收有《黑奴吁天录》。

1982年7月,专门翻译出版外国书籍的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了中国第一部用白话文翻译的全本《汤姆大伯的小屋》,第一次印刷为59000,很快又印刷了30000册。译者黄继忠不仅在《前言》里详细描述了斯托夫人的小说在中国翻译出版的历史、斯托夫人的生平、美国奴隶制的由来及废奴运动等情况,还特别论证了小说的文学价值。他肯定现代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爱德华·威尔逊的观点:“《汤姆大伯的小屋》尽管有其不足之处,但不失为一部具有巨大影响的文学作品”(40),并且从全书的布局和人物形象的塑造等方面来评述这部作品的优缺点。他认为斯托夫人“通过穿插轮叙的方式,描述两个黑奴不同的遭遇、对奴役不同的态度和不同的结局”(41),这样的布局“颇具匠心”。在人物塑造方面,他认为最成功的人物形象是汤姆,“读来有血有肉,感人至深”。乔治·哈里斯也比较成功,但作者没有详细描述他的发展过程,使“这个人物给读者的印象不免失于浮光掠影,不够完整”。(42)黄继忠在充分肯定斯托夫人的成就以后还指出小说的两个缺点——宗教色彩“太浓,有损于小说的艺术性和真实性”,以及两个故事不够平衡,“汤姆这条线索就写得比较充实、真切,

而乔治、伊丽莎夫妇这条线索就写得比较简略，显得有些单薄。”〔43〕黄继忠的《前言》是我国第一篇从思想到手法技巧全面评价《汤姆叔叔的小屋》的评论文章，对这本书的译介和研究工作起一定的指导意义。值得一提的是，他还从汤姆跟他主人谢尔贝的年龄出发，认为“汤姆较谢尔贝大八岁，所以乔治应叫他‘大伯’才对”，主张把书名改为《汤姆大伯的小屋》，从而在通用的、流传甚久的《黑奴吁天录》和《汤姆叔叔的小屋》以外又增加了一个译名：《汤姆大伯的小屋》。

同年，新成立的也以译介外国作品为主的漓江出版社也推出另一部用白话文翻译的全本《汤姆叔叔的小屋》，书名仍为《黑奴吁天录》。虽然译者张培钧在《前言》里仍重点赞扬该书“对于黑奴各方面所受的深重苦难，作了十分真实的描绘”，〔44〕但他还肯定作者“不用浓墨重彩就使人物跃然纸上，可见其笔力的深厚”。〔45〕漓江出版社把这部书收入“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并在《出版说明》中指出，“这套书主要选收外国古代和现代有代表性的优秀中篇小说。所选书目注重文学价值和艺术水平，并反映不同的流派和风格。”〔46〕可见，编辑部是从文学价值的角度来看待《汤姆叔叔的小屋》的。另一方面，读者的需求似乎并未因商务印书馆和译文出版社已经印行出版两种译本而有所降低。漓江的译本初版印刷数仍高达43500册。

其他版本还纷纷问世。从50年代后期，《汤姆叔叔的小屋》的简写英文本一直是我国学习英语的人的一种辅导读物。1986年，原来的注释本改成英汉对照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为这部小说又增添了一个缩写译本。1985年，四川少儿出版社的“小图书馆丛书”又推出一本以少年儿童为读者对象的带插图的《汤姆大叔的小屋》，以帮助小朋友们“不仅可以知道在美国这个资本主义社会里，黑人受压迫和歧视的情况，同时还可以了解一点历史地理知识和美国的风土人情，开阔我们的眼界”。〔47〕

70年代以来出版的《外国名作家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2）、《外国妇女文学词典》（漓江出版社，1989）、《外国名作家大辞典》（漓江出版社，1989）等大型工具书都收有斯托夫人辞条。我国学者编写的美国文学史——如《美国文学简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美国小说史纲》（北京出版社，1988）也都有专门的章节介绍斯托夫人和她的名著，有些美国文学选读还把《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个别章节作为分析阅读的篇目。

80年代，我国学者对斯托夫人的介绍不再局限于《汤姆叔叔的小屋》，即使是对这部小说的评价也不再局限于它的思想内容。《美国文学简史》作了十分中肯的评论，指出“它的题材取自现实生活中的尖锐矛盾，所以在创作方法上也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突破了在小说方面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浪漫主义传统……不失为美国文学史上一部重要的现实主义小说，也是内战后现实主义小说运动的前驱。”〔48〕

熊玉鹏在《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轫之作》一文中更进一步从反面人物形象刻划的深度、典型人物的塑造、创作方法与世界观的矛盾以及艺术结构、表现方法和语言风格等多方面来论证《汤姆叔叔的小屋》“既是美国废奴文学中的丰碑式的作品，又是一部现实主义的著作。”〔49〕

熊玉鹏一反以往评论家对斯托夫人过于强调宗教作用的批评，列举事实证明《汤姆叔叔的小屋》不仅是“宣扬基督教精神的劝善惩恶之作……它同时又是一篇批判宗教的战斗檄文”。〔50〕斯托夫人塑造了一个怀疑上帝的黑奴乔治·哈里斯和一个对宗教冷嘲热讽的白人圣·克莱等。她“一面肯定美化汤姆的不以暴力抗恶的精神；一面却又对乔治·哈里斯的离经叛道的行为击节赞赏”。〔51〕熊文认为“这种创作方法与世界观上的矛盾，正是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通病”。〔52〕

熊文还举例说明《汤姆叔叔的小屋》采用多层次结构，让汤姆和乔治的“两个故事，一悲一喜，交错进行，掩映对照，疏密相间”。〔53〕斯托夫人重视细节描写，并且“通过

生动而具体的细节描写在人物之间进行多层次多侧面的对比”。(54)她采用的是“冷峻而含蓄的讽刺语言”。(55)而这一切正是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所共有的特点。熊文批评了美国文学研究界对这部小说的冷落,强调它“作为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轫之作,它的地位理当得到确认;而斯托夫人作为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先驱作家,她在美国文学上的地位应该大书特书”。(56)

熊文的观点也许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轫之作》标志着我国对《汤姆叔叔的小屋》的研究工作进入了新的更深刻的阶段,说明它在我国流传了七、八十年以后终于确立了它的文学名著的地位。

注释:

(1) 东尔:《林纾和商务印书馆》,见《商务印书馆90年》,第531页。关于后一种说法,钱钟书的《林纾的翻译》中有关黄浚《花随入圣庵摭忆》的脚注中有更详细的说明。

(2) (3) (4) 林琴南:《黑奴吁天录》的《序》、《例言》和《跋》。

(5) 转引自田汉:《谈〈黑奴恨〉》。

(6) (7) 灵石:《读黑奴吁天录》,见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第282页。

(8) (9) 见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第591页。

(10) 鲁迅:《致蒋抑卮》。

(11) 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第300页。

(12) 东尔:《林纾和商务印书馆》,见《商务印书馆90年》。

(13) (14) 葛一虹:《中国话剧通史》。

(15) 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域外文学译文卷》。

(16) 葛一虹:《中国话剧通史》,这剧本其实是依据她在苏联看到的一个话剧改编的。

(17) 郑振铎:《林琴南先生》,《中国文学论集》。

(18) 阿英:《晚清小说史》。

(19) 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域外文学译文卷》第一册。

(20) 阿英:《晚清小说史》,第182页。

(21) 郑振铎:《林琴南先生》,《中国文学论集》上册。

(22)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

(23) 冰心:《我和外国文学》,见《外国文学评论》1990年第二期。

(24) 张庚:《中国话剧运动史初稿》,《戏剧报》1954年1—5期。

(25) (26) 欧阳予倩:《回忆春柳》,《欧阳予倩全集》第六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

(27) 曹晓乔:《舶来品与遗留物》,见《话剧文学研究》第一辑。

(28) 孙维世:《回忆欧阳予倩同志创作〈黑奴恨〉》,见欧阳予倩《黑奴恨》。

(29) 见北京图书馆目录室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域外文学译文卷》的卡片。

(30) 孙维世:《回忆欧阳予倩同志创作〈黑奴恨〉》。

(31) (32) (33) (34) 见欧阳予倩:《黑奴恨》的《后记》。

(35) (36) (37) 所有田汉的评论均引自《谈〈黑奴恨〉》,见《人民日报》1961年7月12日。

(38) 水景宪:《斯托夫人和她的小说》,《人民日报》1961年7月16日。

(39) 伯平、赖强:《出路——斗争》,见《贵州日报》1961年12月31日。

(40) (41) (42) (43) 黄继忠《译本序》,见黄继忠译《汤姆叔叔的小屋》。

(44) (45) (46) 张培钧:《一部影响巨大的世界名著》,见张培钧译《黑奴吁天录》。

(47) 黄新渠:《前言》,见黄文军编译《汤姆大叔的小屋》。

(48) 董衡巽、朱虹、施咸荣、郑土生:《美国文学简史》上册。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熊玉鹏:

《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轫之作》,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4期。

美国现代派传教士教育家的形成 与中国教会学校的改革

史静寰

在近代中美关系史上,传教士是一支很重要的力量,他们在两国的相互交往中所起的作用曾引起不少研究者的注意。本世纪20年代,美国教会史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研究近代中国基督教运动的著名历史学家赖德烈就曾经预言:“未来的历史学家将发现,在华传教是过去300年中最重要的运动之一。”(1)半个世纪以后,美国著名中国学学者费正清则总结说:“在19世纪的中西关系中新教传教士是研究最少而又最有意义的人物。”(2)他还说:“研究在华传教事业是了解中美关系的主要钥匙。”(3)

美国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社会曾广泛涉足于各个领域的工作,但“基督教影响在教育方面最强”。(4)因此从教育方面入手,重点研究美国新教传教士在华教育工作的演变,对于我们全面分析传教士的在华活动、正确认识其在近代中美关系中所起的作用无疑是有益的。

—

美国新教传教士在华教育活动的发展演变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大体上来说,这一过程可以被分为两大阶段。

从新教传教士入华到19世纪末以前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中国虽然已经出现了教会学校,甚至在传教士中形成了以从事教育工作为主的第一批传教士教育家,但绝大多数传教士仍然集中于“直接布道”,“那些已经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从事教育工作的人也把教育视作传教活动的从属品。”(5)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登州文会馆的创办者和主要负责人狄考文,公理会传教士、华北协和大学的首任校长谢卫楼等人的经历和思想是这一批人的最好代表。他们作为福音布道师进入中国,但长期鲜见效果,针对成人的直接布道工作使他们感到失望,转而从事教育,希望从幼稚、单纯、更易于接近的儿童身上打开传教工作的缺口。从这种工作中,他们逐渐悟出教育对发展传教事业的潜在作用,并成为这一工作的积极宣传和推动者。总的说来,第一批传教士教育家在环境的推动之下,完成了由牧师向教师的转变。但是他们的思想基础和本身素质,使他们的教育工作仍保持着浓厚的宗教色彩。他们希望通过教育培养出有知识、有地位、有社会影响力的基督徒,利用他们控制中国未来的发展。因此教会学校对于他们是中国的“西点军校”,是培养“未来的统帅和指挥者”、“一般人民的教师和领

袖人物的地方”。(6) 由这样的培养目标所决定的教会学校, 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以及学校风气和教育精神上, 都具有强烈的宗教性, 而且宗教教育的进行带有很大的强迫性。学生入校要与学校签订契约, 毕业生“无不于毕业前先皈依基督教者”, (7) 成为这类学校最典型的代表。

第二阶段是20世纪以后。这一时期, 无论是世界局势, 还是中国社会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要求入华传教士修改其传教政策, 在教会学校的工作中也进行全面改革。然而, 持传统观点的传教士教育家已不足以胜任这一工作, 取代他们, 在教会传教和教育工作的改革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具有自由思想的现代派传教士教育家。燕京大学校长(校务长)、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司徒雷登, 岭南大学校长(校务长) 香雅各等人是这一派的主要代表。本文将重点论述这一派传教士教育家的形成及其在中国教会学校的改革中所起的作用。

二

入华传教士中的现代派传教教育家, 作为群体在中国真正发挥作用是在20世纪, 特别是20年代以后, 但是作为其理论基础和思想武器的新的神学理论和传教观点却早就孕育于其母国大地。

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 以基督教作为其文化的核心。但是从最早的坚持自己独立信仰的清教徒离开英国在美洲定居以后, 那种不同于传统基督教的新教教义和它所表现出的勇敢追求信仰自由, 并由此承担宗教责任和义务的精神就在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 独特的地理位置、社会环境和人的精神生活的需求又为它注入了看重个人力量, 强调社会组织、个人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德行获得灵魂的拯救, 上帝通过世俗社会表现其威力等新的直接反映和服务于美国社会生活现实的内容。美国基督教的那种强烈的世俗性和社会使命感, 那种以基督教的伦理精神, 而不是信仰本身来论证教条教义的特点在19世纪末达到高峰。

传教历来是教会的重要职责, 在美国也不例外。从根本上来说, 传教并不仅仅是教义的传播, 而且是一种民族精神和社会方式的外拓。当一个国家国势强盛、其成就为世界瞩目的时候, 传教作为显示其实力、表现其成就、宣传其精神的手段, 必然得到特别重视。而且由于美国在历史上曾经是欧洲遭受宗教迫害的人们的避难之地, 这种环境形成了美国人性格中“与生俱来的一种传教士动力”。(8) 这一切再结合美国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时期所必然出现的对外扩张、谋取霸权的趋向, 终于在19世纪末酿出美国历史上规模宏大的一次海外传教运动。这场运动对美国的大学产生的影响最大, 最直接的结果是使大批大学生投身于海外传教事业, 形成美国历史上有名的“学生志愿赴外国传教运动”。这些新一代的传教士不仅年轻, 充满传教热情, 而且受过高等教育, 具有较好的文化修养和专业背景。他们加入海外传教士的行列, 提高了传教士队伍的素质, 同时也使传教士在布道之外从事某种专业工作成为可能。1918年, 美国在华传教士总数为4800人, 其中从事教育工作的专职教师就有1500人。(9) 这么多的人从事专业世俗工作不能不说是20世纪传教事业上的重大变化。入华传教队伍的成份和工作性质的改变为现代派传教士教育家的形成准备了人力条件, 而这一时期神学理论上现代派与传统派的争论则为其提供了理论依据。

神学理论上的现代派(在1910年以前称为自由派) 开始出现于南北战争以后北部和西部的一些大教派中, 在20世纪前30年迅速发展起来。他们与传统派(1910年以前称为保守派) 的最大区别在于强调上帝的内在性, 认为每一宗教形式或派别都以一种共同的普遍的宗教感情为基础, 因此, 不应以信仰上帝的外在形式决定一切, 而应理解造成信仰不同的历史和文化原因, 寻求不同信仰之中的共同要素, 以更广泛的形式显示基督的力量。这一派理论产生的重要社会原因, 一是19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人类探索自然界奥秘所

取得的新成果对基督教信仰,特别是僵死不变的教义所形成的冲击;二是本国资本主义飞速发展所引起的人口集中、贫富悬殊等社会问题和大量移民涌入所带来的文化冲突给予教会的挑战;三是由于海外传教和殖民扩张活动的扩大,西方国家与不同文化系统的接触所产生的对自身文化的反省。在涉及海外传教的问题上,现代派与传统派的不同表现得非常明显。

总的说来,现代派并不反对海外传教,但对传教的目的、作用、手段和方式的理解与传统派已不尽相同。例如对于传教目的和作用的看法,传统派把传播福音、使人皈依基督教、免受地狱之苦看成是第一要务,而现代派则更注重传教的人道主义和社会性职能。对于传教的手段和方式,传统派将其局限于布道,而现代派却认为可以借助于教育、医疗等世俗性专业活动。在如何看待传教士所代表的基督教文化与所在国原有文化之间的关系上,传统派认为基督教真理只有一个,因此他们强调的是基督教与当地文化的冲突性,以及用基督教文化取代当地文化的必要性;而现代派则主张对不同的文化应理解和尊重,应使基督教和当地文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神学理论上的现代派与传统派之争,以及现代派理论对指导海外传教活动意义的增加,虽然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传教的性质,但却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美国海外传教工作的改革。

三

入华传教士中的现代派传教教育家虽然在历史渊源和思想基础上与美国的学生志愿运动和现代派神学理论有着密切联系,但他们更多地是受到中国社会的影响,作为20世纪初中国变化了的社会环境的产物而出现。关于这一点,传教士自己也承认。美国传教士柴约翰曾于1925年在《生命》杂志上发表一篇长文谈论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他说:“我现在(1925年)的信念较1916年我初次启程赴华时所有的信念大不相同了。这种改变由于两个原因,(1)我对于中国及中国的民族比从前明白多了;(2)我对于宗教的性质及宗教教育的方法观念改变了。”八年前在神学方面,“我坚信上帝,认为自己的责任不在于发明新原则,而在将耶稣的教训切切实实地在人生上运用”,在教育方面,“我坚信个人布道、讲演等,但思想上大有闭关自守、不容讨论的态度”,在社会方面,“我信仰救社会必先救个人”,在国际方面,“我相信来世的世界文化必归于一”。然而入华后,“我所处的环境一方面使我对于西方的文化表示怀疑,另一方面又催促我去重新估定东方文化的价值,……西方各强国对于进步较迟的国家,一方面遣人去宣教,同时又用野心的商人、兵舰去侵略,无怪乎中国的青年要起来反抗呢。经济的侵略、欧战的汹烈,以及和约的不公正都是不能辩护的事实。……我认为:传教士中以基督教为独一无二的宗教,用基督教中含有无上真理的成见也应更改。”〔10〕

中国社会环境对传教士思想的巨大影响作用在中国出生的传教士后代身上体现更为明显,而这一批人在20世纪入华的美国传教士中占有重要地位。据统计,从1868年至1949年,在中国出生的新教传教士子女共有3700—3800人,其中美国人占一半以上,大约1875人。〔11〕这些人大多在中国度过童年时代,以后回美国读书,毕业后,不少人又步其父母后尘,重返中国。由于传教士子女生在中国、长在中国,中国文化及社会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伴随着他们成长,不可避免地在他们身上留下印迹。1939年芝加哥麦克米克神学院学生埃弗拉为论文需要曾以问卷方式对在美国各大学读书的传教士子女进行调查,问题包括:是否想家,是否适应美国学校的生活,学习情况如何,以及毕业后是否准备回自己的出生国等等。大部分被调查者承认尽管学业上不困难,但很难适应美国的学校生活,几乎所有人都表示毕业后要重回自己的“祖国”。〔12〕在梅森为写作其博士论文而访问的73名入华传教士子女中,只有两名认为自己回美国后未经历困难的适应过程,很多人都认为自己的根在中国。〔13〕这种状况并不出自人的主观意识和愿望,而是由他们所处的

生活环境造成的，因此当传教士后代说自己既爱美国，也爱中国时，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归为虚伪、欺骗，而要看到造成这种情况的客观历史原因。

四

入华传教士中的现代派教育家在20世纪初的20年，初步形成自己的观点。2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精神的高涨，特别是以“非宗教及收回教育权”运动为标志的反对宗教教育和教会学校运动的兴起，现代派传教士教育家的势力迅速发展起来。其基本观点和思想对这一时期教会学校的改革起了很大作用。

在具体论述现代派传教士教育家的主要观点及其与中国教会学校改革的关系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说明这样一个问题。本文所使用的“现代派”、“保守派”传教士教育家的概念并不完全等同于神学理论上的“现代派”、“传统派”，尽管两者具有一定的思想联系。作为远离美国本土、在中国的土地上主要从事教育工作的专业人员，他们的思想和理论有着自己独特的内涵。两派的观点分歧也主要表现在对中国社会所特有的社会和教育问题的不同意见和看法上。概括起来说，在20年代，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如何看待中国的社会变革和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第二，如何对待教育部要求教会学校注册立案的规定，在行政管理体制上处理与中国政府的关系；第三，如何改革学校的课程设置，特别是解决教会学校的宗教教育问题。下面我们就从这三方面入手，具体论述现代派传教士教育家的主要理论，他们与保守派传教士教育家的分歧，以及在他们的影响之下，教会学校所进行的改革。

首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社会变革和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问题。这是这一时期最敏感、最尖锐、对人的政治倾向和立场最有鉴别力的一个问题。由于这一时期，中国人民的斗争矛头已由中国的卖国政府、军阀、官僚，转向其后台——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因此，理解和支持中国人民的爱国活动，对于西方人来说，不仅需要清醒的政治头脑，还需要克服狭隘民族主义的束缚。在这一问题上，现代派传教士教育家采取了一些不同于保守派传统观点的思想和作法。下面我们仅以燕大校长司徒雷登和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舛济处理学潮问题的不同作法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

1919年中，司徒雷登从南京北上，接任燕大校长时，北京正处于“五四”运动时期。6月8日，在预定的司徒雷登的就职典礼上，学生们因欢迎“五四”游行时被捕释放的校友而没有出席。如何对学生们的行动作出反应，对司徒雷登来说已不仅仅是治学办校的策略问题，而且是其政治立场和观点的直接表现。第二天，他在与学生们见面时，首先以校长的名义对他们的爱国行动表示了充分的同情与理解。(14)同时也以朋友和长者的身分要求学生不忘自己的职责，努力学习，用科学和知识为自己国家的进步作出贡献。司徒雷登的头一次亮相给学生留下良好的印象，为他自己在任期间处理学潮问题打下了基础。司徒雷登处理“6.8”风潮的方式是明智的，这与他对中国社会环境的深刻了解，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正确估计有关。他在“6.8”风潮之后写给美国华盛顿中区长老会的信中这样评论学生运动。他说：这场运动“表现了中国人民的潜在力量”，“是世界民主运动的一个方面”，“学生是这个四分五裂的国家的巨大希望，他们正在把整个国家永久地组织起来，形成反对外国侵略和卖国政府的巨大力量”。(15)1925年“五卅惨案”之后，燕大也出现大规模学生示威抗议活动。当时正在美国的司徒雷登对燕大师生的行动表示了明确的支持态度。6月7日，他两次写信称赞学生的爱国行动，并为燕大师生不分国籍与种族的联合行为感到自豪。他在9月份答朋友关于中国学生运动及动乱情况的询问时说：中国的一切起因于“民族意识的真正觉醒”。然而“居住在这里的外国人所表现出的种族优越感”和“西方政府拖延修改给外国人以特权的平等条约”，使这种“健康的民族主义”变得“多疑和忿忿不平”，而这种“郁积在心中的情绪又被上海的枪杀事件及有关政府的无动于衷所激化”。(16)同月，他在美中

关系讨论会上发表演讲,公开提出:美国应主动放弃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一切特权。由于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表现出理解,在处理学潮问题上采取了顺应潮流的政策,因此这一时期的燕大虽然处于政治风暴的中心,但基本维持了稳定,没有出现大的倾覆。

对比另一著名传教士教育家、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处理同一事件的作法,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西方传教士对学生爱国行动的不同反应和看法。“五卅惨案”发生后,同处一地的圣约翰大学学生群情激愤,立即举行抗议活动。然而从一开始,卜舫济就采取了反对和镇压的手段。5月30日,当全校学生召开紧急会议,报告南京路外国巡捕枪杀中国同胞的实况时,卜舫济突然来到会场,将演讲的学生赶下台,并宣布禁止学生集会。6月2日,当学生不顾校长反对,举行罢课,并组织出校宣传时,卜舫济亲自把守校门,不准学生外出,甚至斥学生为强盗。第二天,圣约翰爱国师生在校内悬挂半旗,为五卅死难同胞志哀,卜舫济闻讯后立即将旗子取下,并以学校停办来威胁学生,命令他们放弃爱国活动。卜舫济的倒行逆施激怒了学生,学生们通过决议,脱离圣约翰大学,永不再来。在决议上签字的共有500多名学生,还有部分爱国教职工。(17)以后,这些退校师生共同组织了光华大学。这一事件使卜舫济连他经营40多年的圣约翰大学名声大落,学生寥寥无几,学校不得不提前放假。

司徒雷登与卜舫济处理1925年事件的不同作法,不仅是由于两人不同的治校方法,甚至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对学运的看法不同,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传教和教会学校性质具有明显不同的认识。在司徒雷登看来,燕大是一所“以中国生活为根基,与西方国家同中国签订的条约或任何别的外部因素都没有关系”的“中国大学”。(18)而卜舫济则认为圣约翰是在“治外法权庇护下,设在中国土地上的一所美国学校”。(19)司徒雷登因为要使“燕大成为训练爱国青年之场所”,(20)因此,支持学生的爱国活动是很自然的事情,而卜舫济由于坚持教会学校的特殊地位而将学生的反帝爱国活动宣布为“非法的政治骚乱”也是合乎逻辑的表现。(21)同样的情况,我们在岭南大学两位传教士教育家那里也可以清楚地看到。

20年代以后,岭南大学和全国各地大学一样,也不断地发生以爱国运动为主旋律的“学潮”。属于保守派的岭南大学副校长、英国传教士白士德和现代派传教士教育家、岭南大学校长、美国传教士香雅各在前期和后期采取了相当不同的政策。

对于白士德说来,岭南大学是一所纯粹的基督教教会学校,因此其任务是“以宗教作为教育的核心”,而不是建造一个“与国家体制相并行的教育制度”,或“按国家的需要提供教育”。(22)因此,对于学校内日益增长的爱国情绪和运动,他采取了反对与镇压的政策,特别是在著名的“6.23事件”期间,白士德最初反对学生参加示威游行。枪击发生后,又避而不对这一事件明确表态。他的行为受到岭南大学学生、中国教师和校友们的强烈反对。校园中出现了要求中国人接办岭南大学,驱逐一切帝国主义分子,清除基督教的传单。最后,白士德被迫离校。

在学潮处于高峰时刻,正在美国筹款的校长香雅各赶回学校。他是中国出生的传教士后代,其父香便文是岭南大学的前身——岭南学堂的创建者。与白士德不同,他对中国正在兴起的民族主义并不抱有敌意。相反,把它看成是“中国觉醒的标志”。(23)因此当岭南爱国师生要求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帝国主义分子在上海的暴行时,他尽管并不认为示威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但还是投票赞成这一爱国行动。枪击事件发生后,他又在抗议书上签了字。他的举动在岭南师生中获得好感,也为他以后领导岭南大学的改革打下了基础。

20年代,随着“非宗教及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发展,特别是教育部正式颁布外人捐资学校必须向中国政府注册立案的规定以后,是否向教育部注册,如何在行政管理体制上处理与中国政府的关系问题就成为传教士教育工作者争论的重点,也成为教会学校改革要解决的最现实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总的说来,现代派传教士教育家走在了前列。

1925年3月,中国政府正式颁布私立学校认可规定以前,司徒雷登在提交给托事部的报告中已经谈到这一问题,并明确表示了自己对立案的积极态度。(24)1925年底,

中国政府正式实行私立学校认可规定以后,司徒雷登一方面立即动手为燕大注册进行各种必要的准备,另一方面多次写信给托事部,介绍中国情况,说明燕大应该、而且必须向政府注册的理由。他在1926年5月写给托事部秘书诺思的信中明确指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尽早向政府注册”,“拒绝和拖延只能是灾难和愚蠢的”。(25)1926年11月和1927年12月,燕京大学先后向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申请立案,得到批准,成为“第一个向教育部申请并获得正式批准的外国人捐资开办的高等教育机构”。(26)

在这一问题上,香雅各主持之下的岭南大学也开始得很早。1925年夏,岭南风潮刚过,岭南大学“同学顾问部”即致函纽约董事会要求改组董事局,由华人主持,并设行政部常驻广州,学校行政改交由华人自主。(27)他们的主张得到香雅各的支持。1926年上半年,在国民政府颁布私立学校立案规定之前,岭南大学已向纽约董事会提出学校立案要求。1927年初,岭南大学新校董会成立。钟荣光任校长,香雅各改任校务长。3月11日,学校正式呈请广东省教育厅核准立案,成为教会大学中最早立案的学校之一。

卜舛济对注册问题的看法却代表了另一批传教士教育工作者的意见。在20年代,他不但明确拒绝中国政府要求圣约翰大学向教育部注册的规定,还强烈反对由中国人担任教会大学校长的意见。他认为:“中国人中能胜任教会大学校长的基督徒太少,即使能找到这样的人,他们也很难顶住来自政府、学生会等方的压力。”(28)他所说的“压力”,其实就是反映中国人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推动教会学校进行改革的一些进步的主张和运动。很明显,他是站在这些主张和运动的对立面。

进入30年代以后,在中国方面,特别是圣约翰师生的压力和影响之下,卜舛济虽然对学校注册的态度有所缓和,但仍将其作为不到万不得已不采取的行动。在整个30年代,圣约翰大学成为中国13所教会大学中唯一不向中国政府注册的学校,其原因固然很多,但卜舛济的态度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之一。

与注册密切相连的是学校的课程改革问题,特别是如何解决学校的宗教教育问题。长期以来,进行宗教教育,具有宗教特性是教会学校不同于其他学校的重要特点。作为传教士,现代派传教士教育家并不否认教会学校的宗教性质,甚至从其本意来说,他们也不想削弱这种特性,但是对于教会学校宗教性的具体含义、对于如何在教会学校中进行宗教教育等问题,他们发展出不同于保守派传统观点的思想。

他们论证自己新观点的理论基础是社会福音论、宗教进化论和基督教中国化。基于第一种理论,他们认为基督教信仰主要是一种精神上的需求,而不是对上帝形式上的崇拜。传教士的任务是使整个社会认识基督教的力量,并以社会的进步来体现这种力量,而不是使个人成为教徒。因此传教士和教会学校的任务不是教人熟读经书、背诵教义、遵守教条,而是使人获得解决人生和社会问题的精神力量。根据宗教进化论的发展观,他们不但不反对人们对基督教中已经陈旧过时、不能适合于现代社会需要的东西进行批判,甚至认为“科学上的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信仰的怀疑,反映了人们知识上的进步,应该受到欢迎”。(29)从第三种理论出发,他们强调基督教必须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的宗教,才能真正在中国产生影响,这种发展一方面要求西方传教士认真学习中国文化,“洞识中国国情”,另一方面则是培养中国自己的基督教领袖,尽快实现中国教会的独立。

具体到教会学校的宗教教育问题,现代派传教士教育家大都认为宗教教育主要是一种精神影响,质量取决于学校的整个生活环境和气氛,而不在具体的课程和固定的形式。因此对于教会学校是否开设必修的宗教课程,是否强迫学生参加宗教仪式等问题,他们的态度比较开明。早在1923年,司徒雷登主持之下的燕大就宣布废除要求学生必须参加主日仪式和教堂礼拜的旧习,并缩减了学生必修的宗教课程的时间。(30)1925年,教育部公布私立学校立案条例以后,燕大将宗教课也改为选修。这一作法在燕大校园中受到普遍欢迎,但在国内外传教士圈子中却受到不少人的反对。面对各种攻击和指责,司徒雷登这样论述自己

的观点：“宗教是神圣的，不能强迫已经成年的学生接受，特别是在涉及种族对抗时。”“我们是在中国的首都建立大学，这所大学即使在外国条约所提供的保护和特权被取消以后，在所有的外国人撤离以后，仍将长期存在”，因此它必须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获得承认。在对比燕大所采取的新方法与教会学校的传统作法的利弊时，他说：由于教会学校实行圣经课必修和强迫参加宗教仪式已经多年，人们习惯于用教堂中拥挤的人群和圣经课良好的出勤率来衡量宗教教育的成绩。然而人们常常忽视了这种强迫方式所产生的恶果。事实上，许多教会学校的学生由于这种强迫产生了对基督教的反感，而他们的反叛进一步刺激了其他人对基督教的攻击。燕大所采用的方法，就是要避免这样的问题，使基督教影响渗透于学校生活的各个方面，将基督教信仰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之上。（31）

对于坚持传统观点的保守派传教士教育家来说，司徒雷登的观点和作法很难被接受。仍以卜舛济为例，作为教育家，他非常强调学校的学术水平和教学工作，甚至在涉及教会学校的培养目标上，他也反对只招收教徒学生，只注意学生的宗教素质，而希望圣约翰培养一流的专家、学者，希望自己的毕业生广泛在商界、政界等世俗领域工作。在他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圣约翰大学非基督徒的学生比例一直很高，毕业生从事世俗性专业工作的人数也很多。但是，在学校的宗教教育问题上，他的观点也相当明确，必须保持教会学校的宗教性质，“要求学生参加教堂祈祷必须是教会学校最主要的特点之一”。在整个20年代，圣约翰一直没有放弃已坚持多年的要求学生参加宗教课程和仪式的一系列规定，直至1931年才勉强作出修改，但仍规定参加上述活动是教徒学生的责任和义务。（32）

五

综上所述，20世纪，特别是20年代以后，以现代派传教士教育家为主力，教会学校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以他们的理论为基础，教会教育工作也形成了一套不同于传统的措施和方法，具有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特点。例如，在办学方向上，教会学校不再仅仅是教士的养成所，其培养造就基督徒的功能也有所削弱。教会学校的教育目标被校正为培养具有基督教气质的专家学者，造就能为改善中国的面貌作出贡献的一代精英；在课程设置上，教会学校的传统重点——宗教内容被缩减，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学术性、专业性课程则得到加强。在教会学校最敏感的宗教教育问题上，新型教会学校注重的是精神影响，而不是具体形式。师生不但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参加宗教活动，而且可以自由发表对宗教问题的不同意见和观点。

从保守派到现代派，传教士教育家在教育思想上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从19世纪到20世纪，教会学校的发展、变化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传教士在教育上所做的一切努力，却始终未能真正解决它与中国社会的深刻矛盾，教会学校作为一个整体也始终未能真正从危机中解脱出来。

其实公正地说，传教士教育家的失败并非由于其教育工作，教会学校与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也不在教育问题上。传教士教育家个人不乏远见卓识者，但在华传教和教育政策的制定却受到了传教士所依靠的西方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利益的限制。在近代中西（以美国为主要代表）政治对抗越演越烈，到40年代末、50年代初，终于导致两方关系中断的情况下，教会学校所代表的西方势力失去了在中国社会继续存在的条件，教会学校本身的消亡也成为必然。

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演进已使中美关系出现新的面貌，双方多渠道、多层次、多领域的文化教育交流活动也已完全取代了传教士教育家们曾经担任的角色。但是作为近代中美关系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一幕，传教士教育家所从事的工作仍然有它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对它的研究与分析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注释：

- (1) Latourette, K. S.,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p. 5.
- (2) Barnett and Fairbank, *The Place of Protestant Writings in China's Cultural History*, Christianity in China -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 p. 2.
- (3) Fairbank, "Introduction", in Kathleen Lodwich comp., *The Chinese Recorder Index -- A Guide to Christian Missions in Asia, 1867-1941*.
- (4) Fairbank,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 p. 13.
- (5) Lutz, J. G.,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 p. 12.
- (6) 参见狄考文和卜舛济等人在第二次全国新教传教士大会上的发言, General Conference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 1890.
- (7)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第7页。
- (8) 黎安友:“美国对中国的态度”,《知识分子》1985年第4期。
- (9) Peake, C. H., "Report on China Missionaries Oral History Project", *Claremont China Missionaries Oral History Collection*, p. 18, p. 22.
- (10) 柴约翰:“一个传教士思想的演变”,《生命》1925年1月。
- (11) Mason, S. R., *Missionary Conscience and the Comprehension of Imperialism -- A Study of the Children of American Missionaries to China 1900-1949*, Doctorial dissertation (North Illionis University) 1978, Introduction.
- (12) Ibid.
- (13) Ibid.
- (14) J. L. Stuart's Letter to Friends, June 16, 1919, Edward Mack Papers.
- (15) Stuart's Letter to Friends, June 16, 1919.
- (16) Stuart to Mr. Bell, Sep. 26, 1925, the United Board.
- (17) Lamberton, M., St. John's University, the United Board, 1955, p. 102.
- (18) 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第66页。
- (19) Lamberton, 前引书,第78页。
- (20) 司徒雷登:“我所见的中国问题”,《燕大友声》第3卷第6期。
- (21) Lamberton, op. cit. p. 80.
- (22) Rhoads, E. J. M., "Lingnan's Response to the rise of Chinese Nationalism: the Shakee Incident", Kwang-China Liu,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China- Papers from Harvard Seminars*, pp. 187-188.
- (23) Ibid, p. 196.
- (24) Report of President J. L. Stuart to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Peking University, March 1925, the United Board.
- (25) Stuart to Eric M. North, March 5, 1926, the United Board.
- (26) 中国教育部副部长语, Representative Estimates of the Place of Yenching University in Chinese Education, Dec. 6, 1927, the United Board.
- (27) 李应林:“广州岭南大学改组及筹备立案之经过”,《教育季刊》三卷一期。
- (28) Lamberton, op. cit., p. 108, 109.
- (29) 见司徒雷登:“宗教的唯一要素”,《生命》第2、3期。
- (30) Edwards, D. W., Yenching University, the United Board, N. Y. 1955, p. 129; “司徒雷登年谱”,《文史资料选辑》第83辑。
- (31) Stuard to the Board of Trustees, April 22, 1926, the United Board.

(32) Lamberton, *op. cit.*, p. 139.